

精
忠
大
俠

精忠大俠傳 第三集回次

- 第廿一回 祭皇陵典客懷恩……………援衛輝將軍整旅
- 第廿二回 劍氣凌霄陣前誅劇寇……………金光奪地營內墮頭顱
- 第廿三回 揭地掀天脫皮囊黃蛇證果……………禦災捍忠徵異夢蟲蠱當關
- 第廿四回 黑影飆馳金蛇穿七竅……………琳宮烟冷煞氣透雙瞳
- 第廿五回 散家財有意棄紅塵……………竹高峯無心窺異寶
- 第廿六回 出七首偉男攪眼……………曠黑氣惡丐搜珠
- 第廿七回 勞山豹談笑佔行宮……………天姥狐週游求大道
- 第廿八回 足跡印梅花電掣雷轟羣狐遇劫……………山形似蓮瓣天驚石破仙客除妖
- 第廿九回 袍笏登場妖火引來仙火……………羽冠禮懺假人幻作真人
- 第三十回 牛眠吉地獅太保還魂……………噩耗驚魂狐東翁燬店

精忠大俠傳 第三集

第二十一回

祭皇陵典客懷恩

援衛輝將軍整旅

蛟川雕龍生著
漱六山房校訂

左良玉無心將那人撞了一交。要想去扶他起身。不料那人已經一骨碌扒起來。不講情由。揮手對左良玉就是當胸一拳。良玉忙用手一格。那人拳打了空。順手將良玉右臂抓住。要想用腿踢他。良玉見了大怒。想我並非有意將你撞跌。彼此行路。你來我往。兩不經意。算你跌了一交。便打了我一拳。也就完了。還要將我抓住了。起腿踢我。我不給些苦頭你吃。你必不肯罷休。便一翻手腕。施了箇白馬倒串蹄。輕描淡寫的。將那人按倒在地。這白馬倒串蹄。原是擒拿法中一箇極好極簡便的方法。施起那法。不怕對方兩臂有千觔之力。一經被你搭住。他就有力無處用。所謂借君四兩力。還你八百觔。這是拳術中一箇術字的作用。以巧見勝。與練就的功夫。又是不同。若講功夫。譬如上幾回所講的壁虎功。也是一種。他的名目繁多。有頭功。有指功。有掌功。有背功。有腿功。有腹功。不一而足。往往練拳術的。

人混稱叫練功夫。其實不然。功夫雖然包含於拳術之中。但拳術以形式取巧爲依歸。功夫以練就內部氣力爲宗旨。且說那人給左良玉用白馬倒串蹄法按住了。跪在地下。不能起身。左良玉用手反抓住了。說道：你這不識抬舉的奴才。彼此相撞。我不來怪你。你却來打我。打我一拳。還不夠。又抓住了我。想踢我。你這箇人。這樣不講理。請你吃我一拳。說畢。在他背上只輕輕的打了一拳。已打得那人背脊骨快要斷了。便像殺豬般亂喊救命。左良玉看了。又好氣。又好笑。正想放他。忽見那邊過來兩箇人。一箇是四十幾歲官家模樣的人。一箇是十幾歲的童兒。這箇官家模樣的人。因見左良玉在那裏打人。便過來解勸。左良玉已放了手。便告訴他所以。他聽了。左右勸說幾句。彼此算完了。被打的人。自知打左良玉不過。恨而去。左良玉要想走路。就被這箇官家模樣的人拉住。說道：聽足下口音。乃是遼東人氏。未悉高姓大名。左良玉當時通了姓名。那人聽了。歡喜道：我道何人有這般武藝。原來就是左神箭左都司麼。你道那人是誰。乃是司徒公侯恂。侯恂有箇門生。是鳳凰城裏人。常常對他談起都司左良玉的神勇。所以一聞其名。就如

舊識。他既知道是左良玉，便問有何貴幹。來到京師，左良玉也不相瞞。將在鳳凰城幹錯的事，和現在進關來謀生的情形說了。侯恂聽罷道：「這也是丈夫偶然失足。來日方長，自新有路。既然現在閑散無事，不妨到舍下暫住幾時。如有機會，我便推薦你出去，爲國效勞便了。」左良玉聽了，喜不自勝，就到侯恂家中住下。過了幾時，節近冬至，例須祭奠皇陵，文武百官都去朝謁。侯恂命左良玉招待官吏，充箇行酒之使。那晚在皇陵，大設筵讌。左良玉既爲行酒之使，酒在他掌握之中，他喜歡喝酒，便喝得酩酊大醉。筵席上用的都是金卮，因他醉了，無人管理，不知如何。到天明醒來，竟失去了四隻酒杯。左良玉大驚，忙到侯恂前請罪。侯恂聽了，但不去責他，反而安慰他道：「足下乃是七尺丈夫，蓋世英雄，現在不得志，埋沒此間，豈是作典客的人材，失去金卮，何足介意。左良玉見侯恂不責他，反而安慰他，心中非常感激，認爲平生知己。從此便長依侯氏門下，不作別謀。又過幾時，亂賊圍困榆林，守將告急文書到京。崇禎帝旨下，着侯恂派兵往援。侯恂下面有箇總兵，叫尤世威，進來對侯恂說：「榆林圍急，非得大將前去，不能解圍。」侯恂道：「如此着

中軍將王國靖前去便了。尤世威道：王國靖乃是書生，不足當此。侯恂道：那麼左將軍可去。尤世威道：也不足當此。侯恂道：那末就請總兵一行。尤世威道：卑職更不足當此。侯恂道：依你說都不勝任。到底該派那一箇呢。尤世威道：這箇人乃是當世英雄，就是大人幕下的左良玉。侯恂道：不錯。左良玉我早知他是箇英雄。可惜此人現在幕下，充箇走卒，怎好去領兵挂帥。尤世威道：只要其人才堪勝任，何論職位高低。請大人作速定奪就是了。侯恂本有教左良玉帶兵的意思，恐怕衆將不服。此時聽了總兵所說，知道左良玉的名聲不錯，部下不致反對他，便遣尤世威傳諭，拜左良玉爲統帥。着領兵往援。左良玉感激涕零，星夜馳往榆林，連戰皆捷。賊衆望風遁去。就此得功，升任了總兵。屯守在昌平。過了幾年，李自成由陝西出兵，劫掠河南。崇禎帝已知道了左良玉，便遣他往剿，封爲平賊將軍。遂由總兵一躍而爲大將軍。他到了河南，殺得賊兵亡魂喪膽。賊兵見了他，叫他爲左爺。左良玉在河南屯兵數年，逐次掃清亂賊。河南大定，定不幾時，張獻忠又由山西出兵，進窺河南。與羅汝才羽黨滿天星混天魔，先來侵犯衛輝。左良玉得報大

怒。準備即日往剿。那時他部下有雄兵十萬。戰將數百。這天本在馬。回頭就預備起程。向衛輝進發。不知道旁立的兩箇人。是去後。葉文燦對婷兒道。方才過去的那箇赭面長身的人。係以見得。葉文燦道。你不見大纛之上。有箇左字麼。婷兒道。不錯。倒底是你精細。那末我們可以不必再問將軍府在那裏。就隨在他後面走去。是了。葉文燦道。這倒也不錯。兩人便隨後跟來。直跟到左良玉衙署。見兵士們都向營房中去了。左良玉帶了許多將官。騎馬直進將軍府。葉文燦與婷兒。正想跟隨進去。突被門上兵士們攔住。喝道。這裏是將軍府。並不是貢院。你們讀書人。總是呆頭呆腦的亂闖。快給我退出去。門上人看葉文燦是箇讀書相公。大約不知是將軍府。想進去玩。故而攔住了。不想葉文燦對他笑着說道。你說我走錯了。我不會錯的。方才進去的。不是左將軍麼。我們正要拜會他。請你給我通稟一聲。兵士問有何事情。葉文燦道。你別問。我有重大的事情。快給我通稟。就是兵士道。那末可有名刺。葉文燦道。急切不會帶得。你只替我說聲。姓葉的要見他是了。兵士聽他所說。好似來

頭極大。問他又不肯說。但說姓葉的。且不去管他。或者是將軍的故人。待我去通報一聲便了。便道。如此我給你去通報。你可在外面少候。兵士說畢。進去稟知巡捕官。請他通報。遇到左良玉回來後。正在與諸將商議。今天出兵事宜。忽見外面報入。說道有箇姓葉的和一箇孩子。不肯通名。要見將軍。說有重大的事情。他姓葉的和小孩子。是何等樣人。不知我可認識。又想既來見我。必有事故。且傳他進來再說。便令傳他進見。左良玉作官。倒是不擺官架子的。所以這們一說。就可進去見他。葉文燦與婷兒隨了接帖的。來到大堂前。左良玉望下一看。見一箇是書生。一箇是小孩子。看這兩人。雖不認識。好像在何處見過。忽而想到。方才閱操回來。路過街頭。似乎瞧見道旁。立着這兩箇人。我正想大清早。立着閒着。則甚。原來是特來見我的。左良玉目光如電。過目不忘。雖在馬上一瞥。却已認得。真好天分。只見兩人上前。對左良玉一揖。立而不跪。隨口說道。我

特來助將軍破賊。左良玉聽了。疑異交集。怎的平空地來了。人之命。助我破賊。這倒奇了。待我詳細問過。便問兩人真實姓名。奉

人之命

葉文燦與婷兒通了姓名。道我等奉天涯老人之命。特來相助。左良玉聽了。想這
個天涯老人。是什麼人。便悞會他們是亂賊的奸細。便呼喝道。本將軍領兵以來。
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區區毛賊。何足平哉。我看你們兩人。一箇力不勝鷄。一箇乳
臭未退。竟敢來此信口雌黃。亂說奉了什麼天涯老人之命。助我破賊。莫非你兩
人乃是亂賊的奸細。左良玉說到此處。喝聲人來。給我細起來。交軍政司審問。左
右聽了。一聲吆喝。如狼似虎。犇將過來。這箇將軍府。並不是等閑衙門。禁衛森嚴。
這些過來捉拿的人。都是好身手的旗牌官。葉文燦見不是路。急與婷兒吐出飛
劍。凌空而起。但見兩道金光。直上雲霄。左右犇將攔來。撲了箇空。左良玉不識飛
劍。更加懷疑。說道。果然是亂賊的奸細。那兩人。且是會左道旁門的。可快預備鷄
羊狗血。待他再來時。務必捉住他。左右答應着。立時預備停當。左良玉誤會了兩
人好意。當作奸細。氣得兩人飛起天空。葉文燦對婷兒道。究竟他是武夫。真是狗
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咧。我們好意來助他。他反疑心。我們是奸細。要捉住我們。
不是我們走得快。被他們拉拉扯扯。成何模樣。想來實在氣人。兩人在空中商議。

了一會。依婷兒說。左良玉既然不要我們相助。我們就回去復命完了。葉文燦說。那不對的。我們並非完全來助左良玉的。乃是來報復殺我師父的仇人的。不過順便做些國家事情。算代替我父親盡些忠罷了。兩人商議着。在上面未走。忽聽得將軍府前。砲聲連天。兩人便望下一看。只見左良玉與許多將官。都全身披掛。上馬出府。府門外面。也有不少軍馬。一隊隊向前行去。葉文燦對婷兒道。你看他們都出去了。不知到那裏去的。我們且跟他一陣再說。便隨在上面。跟他們出了城關。到城外一看。但見軍馬如螞蟻一般。漫山遍野。統是左良玉軍隊。原來他今天將各路軍馬。通通調集。總數有八萬多人。預備去大舉破賊。婷兒道。好多的軍馬。今天莫非是去破賊的。我們且隨了去。看事行事。你道如何。葉文燦道。這倒不錯。我們便暗暗隨他前去。到那裏顯些本領。殺些賊。使他也知道。我們不是奸細。婷兒連稱是是。當時兩人便在空中隨行。直到衛輝府離城十里之遙。他們在空中早已望見衛輝城被賊兵圍得緊騰騰地。且見有兩路賊兵分抄過來。與左良玉軍馬接戰。原來衛輝府已被滿天星混天魔兩人圍了十多天了。賊兵共有

五萬多人。虧得城內守禦得法。尙未被他們攻入。但賊兵已經揚言。但等攻破。非將全城屠戮不可。城內百姓們聽了。萬分惶急。想賊兵萬一進城。就沒了命了。與其束手待斃。不如幫同官兵守禦。也可多撐幾日。待得援軍到來。就不怕了。於是男女壯丁。都上城來搬磚運石。相助防守。賊人累次進攻。總是不能得手。今天左良玉軍隊到來。滿天星混天魔兩人得了探報。商議之下。讓混天魔攻城。滿天星帶了兩萬賊兵。分作兩路。包抄過來。到十里之遙。與左良玉軍馬相遇。滿天星已將兩路賊兵。合而爲一。因見官兵比自己多上三倍。自己兵力單薄。看了有些着慌。不但滿天星着慌。就是賊兵見了。對陣官兵。漫山遍野。也早已膽寒。左良玉待滿天星列好了陣。也將自己陣腳壓住。喝聲那位將軍。先去斬箇賊將首級。以壯軍心。喝聲未已。早有人應聲。末將願往。只見一將沖出。原來是左營指揮使何召宗。他手舞春秋大砍刀。沖到陣前。大喝不怕死的毛賊。快過來領刀。滿天星聽了大怒。急令偏將王老虎出來接戰。那箇王老虎。身長八尺開外。赤膊露身。頭裹虎皮帽。腰圍虎皮裙。赤脚無靴。渾身生着紫毛。手中掄着一桿丈八蛇矛。不坐馬。連

縱帶跳來到陣前。葉文燦在空中驟然望見。還當是師父。一想師父們都死了。除非是大風大雄兩兄弟。再一想不會的。他們如何會去助賊呢。仔細一看。果然不是。便在上面靜瞧。婷兒在旁搭訕道。葉兄你看。你的師父來了呢。葉文燦呵道。別胡說八道。不是的。婷兒笑着不响了。再看下面。王老虎沖出賊陣。直到何召宗馬前。更不打話。舉矛向何紹宗脇下搠來。何紹宗忙用春秋大砍刀相迎。就此搭上手。一來一往。一箇在馬上。一箇在地下。殺夠多時。恰是棋逢敵手。彼此不相上下。兩陣上的戰鼓。擂得幾乎將鼓皮打破。左良玉看他倆相持不下。心中想第一天與賊相見。必須立箇下馬威。斬他一將。看賊陣中出來的那員賊將。甚是驍勇。何指揮一時難以取勝。不如助他一箭。讓他成功。左良玉想罷。要顯他神箭手的本領。便搭上箭。拉滿弓。只聽得錚的一聲。射將出去。不料一箭去後。左良玉吃了一驚。欲知究竟。下回再敘。

第二十二回

劍氣凌霄陣前誅劇寇

金光寨地營內墮頭顱

左良玉在陣上。看賊將王老虎。甚是驍勇。何紹宗難以取勝。便攀弓搭箭。放枝冷箭。左良玉號稱神箭。當然箭無虛發。一箭正射在王老虎的肩膀上。只射得火星四迸。箭墮了地。原來王老虎有鐵布衫功夫的。刀槍砍刺不入。何況是箭。這枝箭射他不入。倒不要緊。却引起賊陣中齊聲吶喊。大叫不要臉的。休放冷箭。左良玉聽了。面上發赤。陣上的何紹宗。看他刀槍不入。也着了慌。那王老虎却精神抖擻起來。罵道。小子不曉得俺老子是銅筋鐵骨。刀槍不入的麼。不要說放冷箭。就是給你砍幾刀。也不爲奇。他邊罵邊將長矛向何紹宗亂搨。急得何紹宗不迭還架。賊陣上滿天星見得。想他們會放冷箭。難道這裏沒有箭麼。便也攀弓搭箭。對何紹宗一箭。他的射法。不及左良玉遠甚。並不會射中何紹宗。但射中了何紹宗坐馬肚上。馬中了箭。立即倒地。把何紹宗摔在地上。王老虎見了大喜。舉起矛對何紹宗心坎搨來。這時兩軍陣中。都在大譁。賊人譁聲。是自鳴得意。官兵譁聲。是吃

驚失風。同時官兵陣中。不待左良玉下令。早已飛馬馳出二員上將。一員是右軍都司霍沅。一員是中軍莫榮。兩員上將。馳馬如飛。想去搭救何紹宗。賊人陣中見了。也如飛的馳出二員戰將來。一員是左營頭目張奎。一員是右營頭目丁雲龍。這邊兩員將。那邊也是兩員將。彼此接着。使霍沅莫榮不能搭救何紹宗。兩員將心內着急。又無可如何。忽聽得喊聲又起。霍莫兩將想完了。何紹宗給搨死了一念方罷。聽得官兵陣中。金鼓喧天。號炮亂鳴。只見得漫山遍野。對賊陣冲將過來。賊將看見。撇了霍莫兩人。回馬馳去。二人正待追趕。只見賊陣上。擲矛拋戈。棄旗丟幟。紛紛逃命。又見何紹宗換了匹坐馬。仍舞春秋大刀。大叫霍莫兩位將軍。快去追殺賊人啊。霍莫兩將看了一呆。想這何紹宗原來沒死啊。又看那邊地上。死了箇王老虎。王老虎刀槍不入。且又驍勇。正在結果何紹宗性命。何故何紹宗倒沒死。王老虎恰先死了呢。這是什麼原故。原來在王老虎要掄矛去搨何紹宗。第一矛給何紹宗就地打箇滾。滾開了。第二矛避不開。被他搨在左臂上。虧得有烏金軟甲護着。一時尙未着傷。然而他第三矛又來了。這一矛是對他咽喉上搨的。

要避再也避不開。何紹宗想總是死了。將眼閉起。不料閉起眼。不見有矛擲來。旋聽得官兵陣中。金鼓喧天。號炮亂鳴。心中疑訝。開眼來看。已見官兵拔陣。擁殺過來。那箇王老虎。却身首異處。死在地上了。何紹宗看王老虎死了。大喜過望。急忙爬起身。搶了春秋大刀。早見得自己手下人。帶匹白馬過來。急忙飛身上馬。來照會霍莫兩將。同去追殺賊兵。此時不但三將不明。王老虎死。因連督陣的主將左良玉也莫明其妙。他自從一箭射他不死。知道這箇人。只可智取。不能力敵的。隨後見得何紹宗馬腹受了冷箭。跌倒地上。王老虎過去擲他。料知何紹宗必死。又見得兩將出去搭救。被賊將接着。不能照顧。看何紹宗在地上打滾。閃避矛擲。想這不過是最後掙扎。總歸無用的。自己要想縱馬出去救他。看來也是不及。正在這箇危急萬分當兒。忽見王老虎的頭顱。滾落地上。頸頸裏的血。像噴水池般。冒濺屍身。隨即跌倒。左良玉想這可奇了。好端端一箇人。看他雄糾糾。舉起矛亂擲。何紹宗何故會頭顱落地。再想且莫去管他。何不趁此時。賊人受了驚。沖將過去。我兵多他數倍。定可殺他箇片甲不回。遂把令旂揮動。軍兵得令。立即拔陣。擂鼓。

鳴炮殺犇過去。正是馬出如龍。人去似虎。賊人初見王老虎無故被殺。已在吃驚。此時見得官兵冲殺過來。知道衆寡懸殊。又見得官兵凶勇。都嚇得棄旗拋戈。紛紛逃命。左良玉指揮衆兵。拚命追殺上去。直殺得賊人屍橫遍野。逃生無路。兩萬多賊兵被他殺死的。自相踐踏而死的。總計一萬餘人。只逃得一半不到。退向衛輝與混天魔聯合去了。左良玉邊殺邊追。直追到衛輝城下。纔始收住隊伍。總計此役。殺死賊兵一萬餘人。生擒二千餘人。奪得兵器馬匹輜重等類。不計其數。大獲勝利。官兵到衛輝城下。賊兵已解圍。退到北面。混天魔與滿天星分兵兩處。各守一隅。作爲犄角之勢。左良玉便在城外安下營。與城內兵呼應着。也成爲犄角之勢。左良玉安營後。立即召集諸將。論功升賞。一時談起王老虎被殺的原因。何紹宗說。末將跌下馬後。見避無可避。閉目待死。不見糊來。開眼一看。賊人頭已落地。不知是誰所殺。左良玉道。這也奇了。他有鐵布衫功夫。刀槍不入。即使有人上陣砍他。也砍不死。何況上來搭救你的霍莫二將。俱被賊將接着。無能爲力。這是什麼道理。左良玉帳下諸將。都說奇怪。你道王老虎是何人所殺。就是婷兒殺的。

他與葉文燦兩人一路跟隨下來。在天空中俯瞰地上。看何紹宗與王老虎交戰。又看左良玉引弓射他。箭着王老虎身上。火星四迸。葉文燦自幼練過拳脚。知道這箇人有鐵布衫功夫的。非有吹毛立斷的寶刀。砍他不死。想着。又見得何紹宗坐馬被滿天星射倒了。何紹宗跌在地上。王老虎掄矛搠他。葉文燦看得好看。忘了相救。還是婷兒有主見。急對葉文燦道。葉兄。此時不顯身手。殺箇賊將。更待何時。婷兒說着。已隨劍而下。只輕輕在他頭上飛過。劍光染處。已將王老虎頭顱剝落。殺得神不知。鬼不覺。婷兒殺了王老虎。仍上天空。看官兵擂鼓發炮。追殺上去。葉文燦道。我們且看着追去。兩人便在上面。看官兵殺賊。見得有許多賊兵。被官兵殺了。提了頭顱。拋東拋西。你接我拋的玩着。賊兵被殺得。只恨腸下不生兩翅。否則可凌空飛起逃生。作者要說。偷然賊兵脅下真的生着兩翅。上面有葉文燦。婷兒在着。也要像鵬捉鷄兒。不放他們逃走的。他倆直看到賊兵敗到衛輝。撤了衛輝的圍。退到西面扎營。頑拒。左良玉兵到衛輝城外。遂即安營。葉文燦看到此處。對婷兒道。此次給你殺了賊將。官兵大得勝利。我想左良玉必不知底細。我們

也無須再去見他。就老在暗中幫忙是了。待到我報了仇。再同他說明幾句。就此回去。此時我想進衛輝一走。看看城裏景物。想彼此安營方定。一時不會開戰。就是開戰了。也必有金鼓之聲。可以聽得。你想好麼。婷兒道。去玩玩也好。兩人遂即進了衛輝。落在地上。看城中百姓紛紛紆紆。方從城頭上下來。因爲外面援軍到了。賊兵解圍。都回家休息去了。又見那邊來了一隊官兵。擁護箇將官出城關去。原來是衛輝守將芮炳彪。出城去拜會左良玉的。他們兩人也不去管他。自管自遊去。在衛輝遊了多時。婷兒道。我們此來。本想在左良玉軍中相助破賊。遇到左良玉。見疑我們。弄得萍踪無定。倘若如此相隨。也不是事。不如我們幹了我們的事。他們由他們去罷。你看如何。葉文燦道。這箇我也在想着。省得在空中竟天飄蕩。旣如此。我與你就此出城。到賊人那邊去。待我去誑他一誑。說我們從仙山到來。特來相助。要見混天魔。他聽了必來請見。相見之時。通過姓名。看是真凶無訛。就此了結了他。帶了頭。再對左良玉說聲。就回觀去復命。你看好麼。婷兒道。不錯。這樣辦法很好。兩人計議停當。立即出城。如飛向賊人營中而來。到了營前。就在

營門前落下。守衛營門的賊兵。忽見半空中落下兩人。都嚇得轉身就跑。口裏叫道。有妖怪。葉文燦見了。對他們招招手。且說道。你們不要害怕。我等不是妖怪。乃是奉了仙人之命。到此幫助你們打退官兵來的。可快與我報與你們大王知道。不要誤會了。此時衆賊兵。聽得守門的兵士。怪聲喊叫。不明真相。都犇將過來。見得營門口。立定兩人。一箇是讀書書生。子箇是小孩子。大家並不怕他。走近來詢問。守門的兵士起。初見他們在半空落下。驚慌亂喊。此時見大家圍繞着。也大了膽。都走過來。聽得葉文燦在對他們說。你們不必害怕。我們非妖非怪。乃是奉了仙人之命。來幫助這裏破官兵的。可快與我們通報混天魔知道。守門的兵士至此。膽已大了不少。有幾箇問葉文燦道。你要見我家大王麼。你從那裏來的。可認得我家大王。葉文燦道。你家大王。我不認識。我們從四川峨嵋山仙人洞到此。見了你家大王。他自會曉得的。守門的兵士。想他們會從半空中下來。一定是仙人。就與他去通報。葉文燦落下的營頭。正是混天魔的賊營。因爲外面有很大的一面旗子。繡着混天魔曹四字。混天魔正邀得滿天星在帳中商議對付官兵辦法。

忽聽門兵報入。說道峨嵋山仙人洞有兩箇仙人到此。特來相助。現在營門候見。混天魔聽了一楞。想什麼叫峨嵋山仙人洞。有仙人到來相助。莫非其中有詐。遂問道。怎麼樣的兩箇人。門兵據實說了。又將兩人平空落下的話。指手劃脚添上許多枝節。混天魔聽了。隨吩咐帳中多站刀斧手。以防不虞。一面傳他們進見。傳令出去。過不多時。帶進兩箇人來。混天魔與滿天星並坐在帳上。看了葉文燦與婷兒兩人一眼。早就放心一半。以爲沒甚了得。無須戒備的。直待上得帳上。要待問時。葉文燦倒先開口了。問道。那位是混天魔。曹洪應道。啞家便是。你是何人。奉了何人之命。曹洪末一句。奉了何人之命。命字尙未住口。瞥見一道金光。飛到眼前。他當是眼花。把眼一霎。這一霎眼時。不客氣。就覺頸上一陣寒冷。接着痛入心肺。死了過去。原來頭顱已給葉文燦飛劍剝下。婷兒見了。一飛身將頭從頸子上搶在手中。熱血四散飛濺。濺得坐在貼旁的滿天星。渾身是血。滿天星久闖江湖。知道是劍客到了。嚇得連忙蹲下身。躲到桌子下去。葉文燦想。一不做。二不休。殺了箇混天魔。何不將滿天星也帶了去。省得這裏生靈塗炭了。便飛起一腿。

將桌子踢飛。滿天星去了桌子。無處藏匿。只得跪下來。哀求饒命。說道從今以後。棄邪歸正。只要你饒了我性命。我立即將兵馬散了。削髮爲僧去了。葉文燦笑道。你們這輩賊人。到了危急之時。就胡說八道。什麼都說得出。看你方才與左將軍對陣的時候。何等猖獗。此時敗了陣。還不肯退去。又來與混天魔聯合了。要拒抗官兵。你們賊人。天生成賊心肝。教訓不好的。要你們好。非得讓你去轉箇母胎。換副心肝。你也不必多說。我來成全你。去換副好心肝罷。說畢。劍已剝到他項上。聽得撲碌一聲。頭已掉下。頭落血飛。兩箇賊人。同時結果了性命。葉文燦將頭拾起。看帳中時。這些刀斧手。都被婷兒殺却。因爲當初他們看殺了混天魔。本想各揮闊斧。給大王報仇。可笑他們不知厲害。一動手。就被婷兒發劍。對衆賊人頭上繞了一週。早見許多頭顱。脫離了頸子。滾了一帳中。血也流了滿地。葉文燦兩人身。上都是血。脚下履舄也爲浸濕。兩人殺了混天魔。滿天星與許多刀斧手。賊營中立時大亂。葉文燦道。此時可將兩人首級。帶到左良玉那邊去。關照他。教他來消滅賊兵罷。婷兒點頭稱是。遂各提顛首級。飛身來到左良玉營中。那時左良玉正

在詢問衛輝守將芮炳彪守城經過。忽見帳中有兩道金光。像金蛇般盤旋飛舞。一時帳上諸人。誰都見得。且有失聲叫道。這是什麼。左良玉圓睜虎目。心中驚奇。看不多時。金光中墮下兩顆剛剝下的頭顱。在地上亂滾。左良玉見了。一壯膽。喝聲。提那首級來看。當時犇過一員偏將。拾起兩顆首級。呈上去給左良玉看。他看了。見得額上紅巾。還未脫却。認得是賊人的頭顱。又看一顆。好似滿天星的正看得出神。忽的案前長出兩箇人。看這兩人。正是今天早上。在鄭州將軍府中。進來見過我的。說什麼是奉了天涯老人之命。來助我破賊。我當他們是奸細。此時見他們將賊人首級取來。分明是好人。不是歹人。是我誤會了。左良玉心思靈敏。一見賊人首級。就知道他們是好人。且同時想到這兩人本領高強。不是等閑之輩。不覺肅然起敬。起身對葉婷兩人。拱手說道。今天早晨。下官不知兩位好意。有開罪之處。請勿介意。此時到來。想這兩顆賊首。必是兩位所殺。但不知是何等樣人。且請坐下來。詳細賜教。說畢。教左右看座。帳上諸將。起初都按了刀鞘。預備有甚亂子。待見主將教令賜坐。纔各放心。葉文燦看左良玉前倨後恭。付之一笑。此時

見擺過座來。兩人也不客氣。向椅上坐定。葉文燦遂對左良玉道。左將軍何必太謙。彼此初見。不知者不罪。實對將軍說。今天陣上賊將王老虎的頭顱。也是我們這位小弟弟砍下的。衆人聽了。都對婷兒看。一時人人稱奇。想這樣一箇小弟弟。會有如此本領。說到這裏。忽聽得營外譁聲大起。欲知究竟。下回再敘。



第二十三回

揭地掀山脫皮囊黃蛇證果

禦災捍患徵異夢最屬當關

葉文燦在營中。正對左良玉說話。忽聽得營外譁聲大起。把葉文燦話頭打斷。左良玉傳問何事。外面報入。說道賊營中火光燭天。不知何故。葉文燦聽了。急對左良玉道。左將軍。我等有事要走了。有幾句話奉告。賊中首領已被我們殺却。這兩顆首級。一顆是滿天星。一顆是混天魔。將軍趁賊兵慌亂無主之時。卽刻進兵。一鼓盪平了賊人。也可爲民除害。葉文燦說畢。就與婷兒吐劍走了。他們走後。左良玉要想挽謝。已是不及。再看頭顱。一顆果是滿天星。餘一顆。想必是混天魔無疑了。遂卽傳令調三萬兵馬。向賊營沖去。此時賊營中。因滿天星等被殺。一時軍心大亂。帳中失了火。延燒起來。賊兵無心施救。各攜器械。紛向營後逃命。想逃入山西。去依附羅汝才。一斗穀蠹子塊諸賊。待左良玉的兵沖到賊營。已逃走一空。官兵立卽報與左良玉知道。左良玉傳令分兵三路。追殺上去。一面又傳令拔寨盡起。親督大軍。在後接應。直將賊人追殺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那滿天星。混天魔。

兩枝賊兵。差不多被他剷滅殆盡。他便入山西征勦張獻忠諸賊去了。且丟開不提。要表那葉文燦與婷兒了。他兩人算完了公事。相將飛回太上凌雲觀。進得觀中。不見一人。前後左右。各處尋遍。不但天涯老人不見影踪。連童兒都不見。葉文燦道奇了。怎的觀裏一箇人也沒有。都到那裏去了。婷兒也不信道。觀中人無論如何。幾箇看守爐灶的童兒。總不會走開的。豈有走得一箇不賸之理。兩人一奇怪。東西亂尋。尋到子文雲書室裏。在桌上。發現一封書信。是寫給葉文燦婷兒兩人的。葉文燦拿起。拆開看時。見寫道。你們兩人。報了仇回來。算公事已完。婷兒着在觀中看守一切。葉文燦可到人間去幹些鋤暴安良的功德事。待人間功果圓滿後。再回觀來。葉文燦看罷。給婷兒看過。知道師命難違。遂與婷兒道別。離觀向人間而來。他出了觀門。並不飛劍。緩緩向南而行。一連走了幾月。來到南鄭漢水渡口。在渡口要尋隻船兒擺箇渡。左右望望。船兒一隻不見。原來都被亂賊掠去了。不曾掠去的。也向各處逃開。他尋不到船。正要飛劍渡過對岸。忽見河流中有一股紅水。一條帶似的混在水裏。沖將下去。他看這股紅水。像是人血。不知發

自何處。便逐漸看將上去。直看了五里之遙。這股紅水的起源。依然不見。卻越看越寬了。他初見時。祇有一股水。看到後來。竟半河都是紅的。他不明究竟。再看上去。直看到漢中。一到漢中。更加不對了。河中的水。統比銀硃還赤。他看了吃驚。難道有人在河中染色麼。這樣開闊深湛的漢水。染得如此之紅。不知要多少顏色呢。然而他總不信是顏色。因為顏色的紅。與此不同的。不但顏色不同。且聞得血腥氣。他要根究這紅水的起源。竟會不惜功夫的。尋到礮家山下。一到礮家山下。臭氣四溢。河裏的紅水。像潮水般直湧下來。既到山下。要想再循漢水上去。山上臭氣冲天。實在令人片刻都難逗留。虧得他啖過兩枚仙棗。到了那時。棗子香又從喉間冲到鼻孔。把臭氣沖退。便仗着棗子香。尋將上去。那座礮家山。山脈蜿蜒。山勢嵯峨。山路盤旋曲折。起伏不定。走了陣。走得無路可走了。你道是什麼緣故。也不是荆棘當途。巉岩阻程。乃是路給翻了起來。好好山路。都是一堆堆怪石和泥土。看上去。這座山。從山脚到山腰爲止。還是路。再上去。便沒有路了。不知給誰掏翻的。不但山路掏翻。差不多連山頭都翻了過來。山上樹木。都橫倒地上。也有

壓在石下的。也有壓在土下的。不一而足。這些還不希奇。最希奇的。石上。泥土上。樹木上。都染有殷紅血蹟。他想要是亂賊上山。屠殺民衆。一來有屍首看見。二來也不至連山頭都翻過來的。看了實在不知底細。見路既不好走。只得吐劍飛起。仗劍光飛上山去。到得山巔。不見有異。望後山一看。却看出一個怪異來了。但見有箇小山般大的黃蛇頭。從山腰洞裏伸出去。約莫有幾丈地遠。翻倒在地上。蛇頭以下。已經腐爛。附了不少蟲蟻。亂蝕亂吮。他看了。當時一驚看罷。想道。這樣大的蛇。如何會死在這裏。却是可疑。說到此處。若要說明原委。却要講到建文皇帝了。在本書第一集上。建文帝到太上凌雲觀相助方朴避過雷劫之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要去幹。遂卽走了。你道他去幹何事。就是來幹這條黃蛇的事。那條蛇。在磻冢山中。修煉了千百年。因爲遇不到名師。得不到玄道。要想脫却蛇身。總覺不能。他憤恨極了。以爲長此下去。不知過了若干年。纔可證果呢。他憤恨之餘。撩動了野心。要想將襄城翻了。一消腹中憤慨。作者寫至此處。要說幾句了。那畜類。究竟不講理性的。自己遇不到名師。得不到道。與襄城有什麼相干。去翻了他。不

是反遭天譴麼。褒城面對磻冢山。這蛇洞正對着褒城。他起了這箇念頭之後。便天天對着褒城望着。躍躍欲試。要想翻却他。要是褒城給他一翻。城內百姓都要遭劫。幸而褒城百姓不應遭難。有箇臨時的救星。給他抵拒着。這箇臨時救星是什麼。原來褒城西門內有座洗馬橋。橋旁有隻石龜。這隻石龜本來是在縣學堂前。背負石碑的。其實這也是龍生九種之一。名叫鼃。性好負重。所以碑跌之下。都是刻的鼃。作者因爲大家都叫他石龜。也就只好跟着大家叫他石龜了。不知那隻石龜。在何時通了靈。天天清早要爬下泮宮池裏去飲水。飲了水。仍回到原處。當初無人知道。後來有人見那隻石龜。天天四爪和吐下都會濕的。且爪上有浮萍貼着。一天如此。不足爲怪。天天如此。便惹人注意。有的說。別是那隻石龜通了靈呢。就此便有人來偵伺他。有一天。他照舊爬到宮池裏去飲水。給那箇偵伺的人見了。便大聲呼喝。石龜聽得。急忙返身。竄回去。因爲慌忙一些。將背上負的石碑。墮落池中。石龜爬到原處後。背上石碑失去了。衆人奔聚過來。石龜覺得不好意思。把頭頸縮進。衆人看了。益發怪叫如雷。忙去報與縣官知道。遇到縣官。

剛有事到南鄭公幹去的。要待明天纔能回來。衆人只好將此事暫行擱置。等縣官回來處置。不料那晚縣官在南鄭得了一夢。夢見一箇尖頭長頸。擁腫駝背。闊肚短脚的人。手持短笏。身御黑袍。不倫不類的。對縣官參見。口稱小的姓烏。表字云貴。住在縣學院內。只因偶不經意。掉落石碑。給人窺破。恐有不利。特來懇求老爺寬恕免究。情願移往西門洗馬橋下。抵禦外來災晦。保護闔城百姓。將功折罪。請老爺回衙作主。那人說畢。起陣陰風走了。縣官一驚醒來。乃是一夢。再四推詳不出。弄得一夜天。輾轉不寐。到了次日。公畢回衙。衙役人等。即將縣學裏的石龜。飲水落碑的詳情。稟他知道。縣官聽了。有些不信。將衙裏公事略行料理。遂即帶了人役。往縣學裏勘察。到得那裏。看過情形。果然不虛。依許多百姓意思。打算將石龜鑿碎。免得將來作祟。縣官却猛然想到。昨晚夢中之事。理會到是石龜托兆。他說情願移往西城。抵禦外來災晦。保護全城百姓。莫非襄城有甚麼災劫。想石龜既已通靈。當然有預知之能。不如准了他請求。免他一死。移往西城便了。縣官遂不依百姓意見。遣人將石龜扛了。扛到西門洗馬橋下。並且出示佈告。曉諭百

姓。要一律保護。不准加害。百姓們看了。明縣官用意。過了幾時。城中百姓。一到晚上。就看見有兩道紅光。從磻冢山。出到西門城上。遠看去。像兩道虹霓。百姓們不知究竟。縣官看了。也不懂。一到天亮。就沒了。你道這兩道紅光。是什麼。就是磻冢山上。那條黃蛇的兩隻眼睛。每夜像探海燈般。照着襄城西門。要想沖將過來。西門正對他的洞口。如此照了幾夜。那隻石龜發作了。他也吐出一道紅光。將紅光團結在西門甕城裏。圓圓的。紅如旭日。燦若朝霞。與蛇的兩眼對着。石龜吐光的時間。必在午夜三更。閉城以後。城中百姓。無人知道。那條黃蛇。見了紅光。有些疑懼。便不敢沖將過來。這樣的抵禦了半月。建文帝來了。他在太上凌雲觀中。被天涯老人說了句謝謝的話。靈機一動。想到這裏。便趕來料理。先到蛇洞口立定。唸起佛號。蛇在洞內聽得。探頭來看。見是一箇老和尚。頂放三光。當是活佛。臨凡。蛇便頂禮哀求。要脫却蛇身。證因滿果。建文帝諭道。你要脫却蛇身。只要捨得這箇臭皮囊。就得了。有何難處。豈可別起野心。致干天律。說畢。又在他頭上。畫了箇佛字。畫罷。黃蛇忙對建文帝點頭道謝。建文帝又唸了聲佛號。走了。走後。蛇

已覺悟過來。曉得要脫却蛇身。必須捨却臭皮囊。便在洞內服藥自戕。他服的都是山中毒草。毒發時。痛得盤磨騰攪。難過得將礮家山巔。給他掀翻。你想他的力量怎麼樣。要是給他冲到襄城去。城裏百姓。還有噍類麼。死後。血水沖流出去。直將漢水染赤。真是件駭人聽聞的奇事。蛇死後。一道精靈。飛到滿洲。投在旗人腹內。就是康熙帝。這且不表。且說襄城。從此不見兩道紅光。石龜也不再吐光了。城中百姓。還不知道。日子一多。礮家山上有風吹來。覺得臭氣難當。大家料定山上死了什麼猛獸。或者是人類了。想上山去探視。無奈臭得實在厲害。聞了立時要暈倒地上。大家都裹足不前。連礮家山五里之內。無人走路。今天葉文燦根尋紅水發源。被他尋見了黃蛇屍體。他看了歇。要待走路。一想不好。蛇既死了。不如用土將他掩埋了。免得臭氣四佈。成爲疫癘。貽害百姓。想罷。便落在山巔。打算用劍光去推運泥土。到蛇身上去。忽見那邊走來一人。那人非僧非道。是箇叫化乞丐。看他蓬鬆頭髮。黑漆面龐。破爛衣衫。赤脚。左手裏提箇布袋。右手裏帶根小鍊。小鍊上鎖着隻獼猴。那獼猴伏在右肩。他亂髮裏給他捉蟲。葉文燦見是叫

化並不在意。然而在疑心這樣臭的穢氣。何故並不避忌。來此作甚。倒要看他一看。但見那叫化。一直走到黃蛇頭旁。低下頭。在蛇頭上細細端詳。端詳多時。見他喜形於色。抬起頭。兩手一分。似有什麼舉動。猛抬頭。被他看見。葉文燦了。葉文燦立的地方。距離蛇頭甚遠。且在山巔。但這叫化眼光尖銳。他見了葉文燦。看他立。在山巔。木立不動。便移步向山巔走來。葉文燦看他走來。仍是不動。直待他走近跟前。留心看去。見得這叫化。兩眼被亂髮遮掩着。祇露出一線。從此一線上。已給看出幾次閃動的金光。葉文燦看他形狀。雖是叫化。見了眼中金光。便大起疑竇。想不對。這箇人有來歷。不是平常叫化。方才看他對這死蛇。初則喜形於色。繼則兩手一分。似乎有甚舉動。待見了我。便住手上山。這明明是來察看我幹甚麼的。你看他此時還不定的。在對我打量呢。讀者可知。這叫化是何等樣人。來此何幹。待我詳細說明。那叫化便是腕子辣的大弟子。叫安大年。這安大年。是福建茶山人氏。他原本是箇百萬家財的員外。祇因中年喪子。悲痛之餘。不由厭棄了塵寰。要想修真參玄。出塵入聖。便棄了家室。雲遊天下。訪尋高僧高道。遊了些時。一

無所遇。却將帶來的銀錢用罄。無法可想。只得行乞度日。但他心志堅決。百折不撓。如此行乞了五年。踏遍了名山大川。古剎大觀。仍無所得。到那時。他有些心灰意懶了。想我棄家修道。總以為一片誠心。可邀得高僧高道見憐的。那知走了五年。備嘗辛苦。依舊故我。難道高僧高道。天下少有的麼。還是我沒有尋到呢。又一想。聽說常州天寧寺。有得道高僧。不如往常州一走。如再不遇。也只好回轉福建去。再去過那渾渾噩噩的生活了。他想着。便望常州而走。那天到了常州。問到天寧寺裏。要問這箇得道的和尚。又不知道他法號。且不過是聽人家傳說的。不知道有也沒有。進了寺。看見和尚。要想上去問他。這和尚眼裏多麼勢利。看你是箇叫化。呼喝你出去。尙恐不迭。何況想去同他講話。然而安大年他總是員外出身。忘了現在是叫化。真會上前去問和尚了。這箇和尚是坐在大雄殿前曝太陽的。見得安大年前。當是要向他乞錢。不待開口。先呼喝道。這裏是寺院。我們自己吃十方的。你來向我們要錢。你是吃十一方了。快些出去。這裏沒錢給你的。安大年聽了。纔始悟到自己的形狀。倒也有些慚愧。便忙忙的分解道。大和尚。不要動。

氣小可並不是向你乞錢。乃是向你問箇訊。和尚聽了。把頭一側。問道。你問的什麼訊啊。安大年道。請問這裏可有箇得道的高僧。和尚聽了。哈哈笑道。我道你問什麼。是來問得道高僧的。他叫甚麼法號啊。安大年道。這箇法號可不曾知道。請大和尚指引則箇。和尚聽了。益發好笑了。末了。呸他一聲道。你別是箇瘋子。什麼得道高僧。快給我滾出去。誰同你混纏。安大年聽了。愕然良久。看問不出訊來。要待回身出寺。忽覺眼前有道黑影。掠將過去。欲知究竟。下回再敘。



第二十四回

黑影馳金蛇穿七竅

琳宮煙冷煞氣透雙瞳

安大年問得道高僧。問得無結果。反被他呵斥幾句。要待回身出寺。瞥見眼前掠過道黑影。急忙回頭。見得有箇人。忽的一來。已出寺門。向右轉灣去了。那人影。快同驚鴻一瞥。祇見得箇後身。看去好似也是箇叫化。他看了。心中奇怪。想明明打從身旁掠過的。急急回頭去看。不料已在寺門外了。看大殿前。距離寺門。有三四百步遠。決沒這樣快的步法。他因爲想到有奇怪在裏頭。要去看箇究竟。便撇了那和尚。匆匆犇出寺外。大殿前坐的和尚。總當他是箇發瘋的叫化。看他去了。省得瞎纏。不表曝日的和尚。且說安大年。犇到寺外。向左右先打量一週。不見有人。却見牆脚下。有箇叫化橫躺着。那叫化將一箇捕蛇筐。攔在頸上。側着身軀。呼呼睡去。安大年走近。叫化身邊。去看他。一看。吃了一驚。見得有四五條小金蛇。不斷地在他的面上盤旋。也有從鼻孔鑽入。從耳孔鑽出的。也有從耳孔鑽入。從口中鑽出的。四五條金蛇。輪流出入。並不停歇。看那叫化。却呼呼睡熟。像沒事的一樣。

他見了。一時起了陣幻想。想從前有人說。鼻穿金蛇。有九五之尊。莫非此人是箇未來帝皇。繼一想要是帝皇。最多也不過一條而已。爲何又有這許多金蛇。且同時又想到方才黑影一瞥的事。看去必是此人。想一定大有來歷。若不是未來的帝皇。或許是未來的神仙。我安大年闖了五年江湖。要訪高僧高道。踏過千山萬水。杳不可得。僧道難得。說不定神仙就在目前。我且坐在這裏。看箇究竟。好在他與我是同道。待他醒來。與他談談。看是如何再說。想着。便在牆下坐定。靜看他動靜。他從午後坐起。直坐到日落西山。金蛇依舊在他鼻孔裏鑽着。且愈鑽愈多。初見時。祇有四五條。此時差不多有十幾條了。金蛇尙在互相擁擠。爭先恐後。亂盤亂鑽。且有幾條。在他的鼻上眼上交鬩。他總是死去一般。一任他們去胡鬧。反將鼻息增高了。如牛喘般呼吸着。手足也不住的伸動着。寺外面過路的人們。看見他們兩箇叫化。一箇睡着。一箇坐着。也不來注意。有些慈悲爲懷的人。在寺內燒了香出來。路過身旁看了。拋幾箇錢。給安大年。他們當他坐着想求乞。那知安大年在偵察那人怪異呢。且看來拋錢的人。好似都不曾見得那叫化有蛇在七孔。

之中鑽着。要是見了。一定也要駐足而觀。看箇明白。安大年靜坐默想。從各方面細細推想。越想越覺得這箇人不是凡人。定是神仙中人。好歹要等他醒來。問箇明白。如此靜坐等候。不料直等了半日一夜。到了次朝上午。還是沉沉入睡。安大年坐了半日一夜。遇到那時是正月下浣。春寒正厲。一夜天奇冷難當。天明後。總算有太陽照到。還得些暖氣。但是腹中飢餓。摸摸身邊。還有幾箇青錢。連得昨天人家佈施的幾箇。約摸有十來箇錢。想去賣幾箇餅兒充飢。左右看去。沒有餅賣。須走得稍遠些。纔能買到。他便起身前去買餅。心裏想。等我餅買了來。如他再不醒時。我來叫他幾聲。看是如何。說也奇怪。等安大年去買了餅回來。那箇叫化早已坐起身了。且將蛇筐裏的蛇。捉在手上玩着。玩的蛇。有碗口粗大。在他面上鑽的蛇。已一條不見。祇見得他迷齊着睡眠。掛了兩道濃而且黃的鼻涕。再要比他醒齷的人。尋不出來的。安大年看他已醒了。也管不得他醒齷。坐下身子去。遞箇餅給他吃。想同他談話。那知他看了。毫不理會。遂即將蛇納入筐內。立起身。負起蛇筐走了。安大年看他走了。不肯放他過去。從後追來。一直追出常州城了。來到

城外那叫化沿着護城河而走。走了不遠。重又折回來進城。進城後。重又走到天甯寺牆後。頽然倒地。照前睡去。弄得安大年跟他從城裏跑到城外。再從城外跑進城裏。要想同他談話。機會一些都沒有。且忙於尋命。跑得兩腳發痠。看他一到天甯寺前。又睡着了。這樣一來。不但使他毫不灰心。且反堅定了他的心願。知道這箇人一定不是凡人。他明明要試驗我心田。對於求道之心。切也不切。我既能遇到了他。豈肯輕易放過。必要跟定他。拜他爲師。纔趁心願。他邊想。邊在牆下坐定。一箇又像死人般睡去。一箇又像陪死人似的陪着。那叫化此時睡去。面上金蛇不再出現。但見他面部。不時在自哭自笑。有時哈哈大笑。有時哀哀哭泣。但是人仍舊睡着。弄得安大年如墮五里霧中。想這人。到底是什麼路道。又像瘋。又像痴。實在不懂。這樣的陪伴。又陪伴了一天。陪伴得安大年乏極了。不覺沉沉睡去。待到醒來。已是第三天早上。醒後。看那箇叫化。踪跡不見。却見有封書信。放在跟前。寫着速呈穎州郊外金頂觀中。椀子辣收啓。信封上面。祇有這幾箇字。他看了。有些明白。又有些不明白。不明白的。乃是椀子辣三字。想什麼叫椀子辣。是箇人

名麼。百家姓上沒有姓椀的。莫非是渾號。想且不要管他。這封信一定是這箇叫化遺給我的。我且送了去再說。又一想。他光寫了穎州。這箇穎州莫非就是安徽阜陽那邊的穎州。且到穎州郊外。問箇明白。再作計較。便懷了書信。欣欣然向阜陽而來。問到阜陽。再問到穎州。看外面祇寫穎州郊外。更不知是東郊。是西郊。還是南郊北郊。一想。別管他。且從東郊外尋起。逢人打聽金頂觀。一連尋了三日。被他尋着。原來在西郊外面。離城有十里之遙。是一座破壞不堪的破廟。廟匾已經落在地上。牆上有張紅柬兒。寫着金頂觀三字。想原來是座由破廟而改作的金頂觀。且不去管。待進去看來。看廟門破了一扇。虛掩着。推了進去。進得廟門。蛛絲滿目。虫窠遍地。是箇像無人住的古廟。他想金頂觀倒給我尋着了。這箇椀子辣。不知在那裏。看這裏像沒人住的。莫非已經搬掉了。不過外面紅柬兒。好似很新。或者裏面有人。遂慢慢走將進去。到得殿上。看神龕歪斜。裏面供的那尊黑面神像。不知何神。大殿上不見有人。再進後殿去看。纔到後殿。見得那邊有道小門。呀的一聲開了。門開後。走出一箇老道。那老道眉生三棱。眼露凶光。雪髮銀鬚。威風

凜凜穿着件藍道袍。盤了髮髻。不戴道冠。手握雲帚。緩步踱將出來。安大年見了。想道。莫非就是他。不敢怠慢。急忙上前。跪下叩頭。口稱老法師在上。這裏可有箇。腕子辣的麼。老道聞言。略帶恚意。連聲呵呵。說道。你敢直呼其名麼。可是從常州。送書來的。山人便是。可將書信呈上我看。安大年聽他連聲呵呵。不覺汗流浹背。又聽得說腕子辣就是他。想果有其人。且聽他說來。已知自己送信來意。知道不是常人。心中又懽喜。又驚恐。兢兢業業的。將書信進上。腕子辣接過看罷。笑道。他自己怕麻煩。不肯收徒。倒來作成了我。太不講理了。安大年在下面伏着。不會起來。老道說的。聽得明白。曉得信中。是將他介紹來此。拜腕子辣爲師的。便老實不客氣。對他叩頭稱師。腕子辣見了。也不推辭。說道。既來之。則安之。算你與我有緣。就在這裏修煉一番罷。從此便在這破廟裏住下。住上二十年。腕子辣教他煉了口劍。且學了些土遁。掌心雷。隱身等法術。學成之後。教他遍遊天下。採補外道。安大年得了許多功夫。心滿意足。拜別腕子辣。離開金頂觀。雲遊天下而去。且要一提腕子辣。他爲甚不擇箇名山勝景去修真。會在這圯場頽唐的破廟中。這是何

故。原來其中有大大的講究。這箇講究。此時不及細表。將來自會表明。且說安大年離了金頂觀。想先到家中一走。看看家中情形。便飛劍來到福建茶山安家。啣上他離家有二十五年。家中妻子早已去世。一份家私也被承繼的接管了。那箇承繼的。是他五服之外的子姪。因爲五服以內都沒有男丁。只好由遠房來承繼。承繼來時。祇有五歲。他的妻子在承繼數月後。便去世的。安大年有二十餘年不曾歸家。人家總當他是早作他鄉之鬼了。今天他會回來。是誰都想不到的。那箇承繼的叫安世達。此時有十八歲了。掌管了這份偌大家私。也不讀書。也不習武。竟天合了無賴子弟。尋花問柳。飲酒賭錢。安大年離家之時。這箇孩子尙未出世。那裏認識。今日安大年到了家門。只見門庭依舊。景物已非。鄉村裏壯年時代同遊的弟兄。此時死的死。老的老。見了他。安大年認識他們。他們都不認識安大年了。當他是箇求乞的叫化罷了。安大年想你們不認識我了。當我是箇乞丐。我是這裏聞名遐邇的安員外呢。只因一念好道。便棄了家。雲遊天下。幸而上天不負有心人。雖未成仙成佛。竟得煉成了出世拔俗的功夫。無拘無束。逍遙自在。如今

學成歸來。換了本來面目。你們就不認識我了。且不與你們多說。且去看看老妻。尚在世上否。遂走到家門。拔步上階。要想踏進大門。不料門上看門的。起來呼喝道。叫化子。這裏不佈施錢的。快給我滾開去。不走。給你嘗嘗皮鞭。說畢回身。取過皮鞭。對他面上揚了一揚。安大年見了。不覺怒從心起。要待發作。繼而想到自己是箇乞丐裝束。怪他們不得。且看這箇僕人。並不是自己出門時所僱的。更不認識他。便對僕人道。你別看錯人。你可認得我是誰。僕人聽了。怒道。你這箇不識趣的叫化。我認得你什麼。認得你是箇叫化咧。說着。竟舉皮鞭打來。安大年見了。反笑道。養狗不識主人。你打。你打。邊說邊將手一指。喝聲定。僕人便被定住。動彈不得。他遂踏上階。也不來與僕人多講。直向門內走。僕人被定後。四肢不能動彈。神志却甚清楚。口也能開。見叫化把他一指。就不能動。當他會點穴的。又見他直向裏面去了。便大叫道。兄弟們快來啊。有強叫化進去。搶物事了。那人一叫喊。立時彙集幾箇僕人。問他所以。他動不得手足。但說你們望裏看啊。有強叫化進去了呢。衆僕人望裏看去。果見有箇叫化。穿進花廳。向裏去了。想穿進花廳。後面

是內堂啊。叫化子討錢。進內堂去。被主人曉得。我們飯碗。都要打碎了。這還了得。便一窠蜂。追將進來。安大年剛走到上房門前。那邊來了箇了鬻。年輕的了鬻。都是承繼兒子安世達買來的。更不認識他。見得上房門前。進來箇衣衫襤褸的叫化。不免怪叫起來。驚動了上房裏的安世達。那廝無所事事。白天裏只在房中與妻子調笑尋樂。聽得外面丫鬟怪聲叫道。怎麼叫化子跑進裏面來了。難道外面人都死了嗎。安世達聽得。什麼叫化子進內堂來了。吃了一驚。連忙下床。撇了妻子出來看時。見得了鬻用手指道。主人。你看。這箇叫化子。還敢去高坐在上面呢。安世達看去。果見有箇叫化。坐在內堂正中圈椅上。大模大樣。不言不語。安大年爲何不言不語。原來他也在奇怪。爲何進得家中。情形與前不同。從前我雖有百萬家私。儉樸非凡。內外不過四五僕人。丫鬟從來不用。如今看這裏氣派很大。陳設佈置。也比從前考究。內外人等。竟無一箇認識。莫非換了人家了。繼而一想。不會的。你看我所題的問心堂三箇字。堂匾依舊在。想着。就聽了鬻在叫喊。說什麼主人快來。如此待我坐下來。會會這箇主人是誰。便不管一切。走到內堂正中。

落坐。像座山般儼然坐着。纔坐定。見得上房門帘起處。出來箇白面後生。估量年紀。祇有十七八歲。他想。我的兒子早死了。這箇人是誰啊。看那後生。出來見了他。好似立刻火性冒起。撩起衣袖。過來將要拖他的樣子。正在這箇當兒。外面幾箇僕人。也跑進來了。一看叫化子。坐在上面。又見主人要過去拖他。他們要想討主人好。來補被他沖進的不是。早已挨身上前。大聲呼喝着說。你這箇窮叫化。膽敢闖進內堂來。如今細你起來。打你箇半死再說。說着。幾箇僕人。要待動手。那箇安世達。是已經氣得手足發冷。話也說不出一來氣的門上。爲何會放他進來。二來氣的這箇叫化。膽敢直入內堂。二氣相并。說不出話。他本想過去拖起他。打他幾下耳光。見衆僕人上前說要細起打他。想也好的。便怒目看着。見得幾箇僕人上前要想拖他。被他兩手一分。喝聲定。這幾箇僕人。立時定着。不會動彈。安世達見了大驚。欲知究竟。下回再敘。

安大年學成歸家。家中妻子已死。奴僕也不是舊人。且自己換却本來面目。成了箇叫化乞丐。弄得承繼的兒子。見面不識。許多奴僕。當他乞丐看待。要想得罪他。當時便略施小技。將幾箇僕人定住。安世達一見大驚。更不敢上前。安大年將僕人定住後。纔向他們道。安老夫人在着麼。被定的僕人。其中有箇聰敏的。見得來路不對。不像來求乞的。聽問到安老夫人。便答道。安老夫人在二十年前早經去世了。安大年聽了。點點頭。說道。怪不得你們都不認識我。你們可曉得我是誰啊。在堂上的許多人。看他這般厲害。都不敢開口。心裏都在默想道。曉得你是箇強盜式的叫化子。安大年看無人答應。只得自己說道。我非別人。乃是二十年前棄家修道的安大年。便是你們這班該死的奴才。連主人翁也不認識。敢來得罪我麼。這句話一出口。衆人聽得都發呆。一時傳遍內外宅內的人。都來觀看。安大年說着。喝聲走。把幾箇僕人。解了定身法。恢復了他們自由。看此時堂上人。比方才

多了。是都來看他的。他面面看過。竟無一箇人認識。原來自從安老夫人去世後。家中舊僕。死的死。不死的到後來也給安世達換了。安世達在旁聽說是安大年回來了。想這還了得。他是我的繼父啊。今天得罪了他。這便那處。繼而一想。我繼父出門之時。聽說已有四十幾歲了。離家二十餘年。算來在六十開外。看此人不過四五十歲。莫非其中有假。便上前問道。來者既說是這裏老員外。可有什麼佐證。安大年聽了。問他道。你是這裏的何人。安世達答道。我是這裏承繼的安世達。安大年道。原來是我的承繼兒子。安世達聽了不服氣。心裏想。不知是假是真。你倒先討起我便宜來了。遂道。你且慢討便宜。快將佐證取出來。沒有佐證。這裏容不得你撒野。如再用強。我便召集鄉人民對付你。看你有多大本領。安大年聽了。哈哈笑道。好箇承繼的兒子。你要我的佐證嗎。可拿文房四寶來。安世達便教人拿過文房。當時只見安大年醮墨揮毫。寫出問心堂三字。對安世達說。這堂上匾額。乃是我不會離家數月前所寫。你可將筆蹟對來。安世達拿起三箇字。對上面抬頭看去。確是一手所寫。絲毫無二。但他仍是不信。想或者是騙子光臨。單練

成了這三箇字來騙我的。便對他搖搖頭。說道。筆蹟雖有幾分像。但是不能作爲憑據。再要取幾件出來。安大年道。那也無須。你可把卹上不會死的上了六十開外的父老。一齊請來。待我與他說話。安世達依了。他立時將卹上所有六十開外的父老。請了十幾位到來。安大年箇箇認識。因爲這些人都是安大年總角之交。誰叫什麼。姓什麼。他一見面就叫出乳名來。你是某某兄。你是某某弟。有幾箇自幼與他一起玩耍的。他能道出幼時同玩的樂處。和情形。當初衆人看他。是箇叫化乞丐。一時認不清。待到他說出許多前情。和仔細看他面目。一些不錯。果然是安大年。看他依舊是箇四十開外人。沒有一些老態。請來的父老。既經證明是實。忙叫安世達拜見父親。安世達又詫異。又驚懼。忙對安大年跪拜。安大年笑着。將他攙起。左右僕人丫鬟們也來不及的跪下請罪。安大年統叫起來。說道。不知者不罪。你們管你們作事去。還有幾箇僕人。却跪着不起。安大年問他們跪着何事。他們說。門上那箇僕人。此時還定着身軀。沒有復原。請老員外饒恕了他。安大年笑道。我倒忘懷了。他隨說隨叫了聲走。在內堂裏叫聲走。門上定的人立時活動。

了他還不知底細。長在門上站着。見那叫化多時不出來。連那許多弟兄們。一箇也不回出外面。過了歇。有箇弟兄。匆匆忙忙跑出去。領了許多父老進來。要待問時。他們人多聲雜。一窠蜂進去了。此時忽覺手足活動。倒要進去看看。便轟將進去。纔到花廳上。遇到從裏面叩過頭。教他們出來的許多僕人。便將安大年回來的事告訴了他。他聽了不勝驚奇。忙進去對安大年叩頭陪罪。安大年也安慰他幾句。叫他出去守門。此時安世達的妻子知道公公回來。也整了衣裳出來拜見。且看一箇打扮得花團錦簇。一箇却是衣衫襤褸。相形之下。實在不稱。繼媳見過阿翁。退入房內去了。安世達忙吩咐丫鬟。教廚下快備酒筵。與繼父接風。且請一衆父老。喝杯團敘酒。此時堂上坐滿了父老。安世達坐在末位相陪。衆父老探問安大年出門經過。安大年不肯道實。但說在外面浪迹萍踪。毫無所遇。不過父幾箇江湖上朋友。學得一二手小功夫。也無甚意思。他雖這們說。衆父老都不相信。都說。你在自己弟兄面上。何用相瞞。我們雖是鄉愚。見識淺薄。但看你離家與回來相隔二十餘年。我們都老得髮白鬚花。你却依舊如昔。要是不曾得道。決無如

此修養功夫。可見你一定已經得道的了。安大年聽了。但笑而不答。他笑而不答。一發使人家證實了。於是衆人都當作他是箇神仙看待了。少頃酒筵備上。大家入席。安大年從進金頂觀後。便逐漸辟穀絕粒。烟火食久不上口。想略喝些酒。下肚就吐。便不敢喝。讓衆父老吃箇酒醉飯飽。衆人見他不食烟火之食。益發當他是箇神仙。初見之時。將他認爲兄弟。此時都開口閉口。稱他爲神仙了。在筵上居然有人要請他引度上天的。他想想好笑。你們教我帶到天上去。天上我也不曾去過。把你們去安放在什麼地方呢。實在可笑。酒筵散後。父老們散去。去不多時。喧傳到全邨。說安大年成仙回來了。不論男女老幼。都轟來拜見。安大年一一接見過。這樣又忙了半天。到了晚上。纔始安靜。安世達請他沐浴更衣。他推說不要。說我二十餘年來。長是如此。不論清潔骯髒場所。隨意可安。毫無拘束。比不得穿了好衣服。諸多不便。安世達見說如此。不好相強。要讓上房給他住。他却要到書房裏睡去。便將書房打掃乾淨。安大年就在書房中。養神打坐。到了次日。教繼子世達。將家中財產帳簿。統行取來。自己算核一過。尙有八十幾萬。比較出門之時。

虧去了二十萬相近。想是給他花了。便也不去追究。但將所餘的八十幾萬銀子。先立箇大義莊。劃出四十萬兩財產。做爲基金。賑濟親疎族人。和收埋暴露骸骨。冬則施衣施米。夏則施茶施藥。將其餘的。又想出許多公益用途。指派定當。祇存了幾萬銀子。交與安世達。作爲養家之需。將僕人辭歇了大半。節省家中開支。又教他用功讀書。不可再去浪蕩。他這樣調度。在家中。足足盤桓了半年。纔始將諸事處置完備。安世達看繼父將許多財產。給分派完了。要想說銀子是他的。又不好說。只得心裏難過。安大年看家中事情已了。不便久處。在一天晚上。留下封書。信門不開。戶不動的走了。次日安世達得了封信。知道繼父雲遊去了。又教他上進讀書。勿入下流。旁的也無甚話。那安世達自從繼父將家財散後。也不敢十分荒唐了。待安大年一走。想他一定成仙去了。便連帶想到做人乏味。不如去尋繼父。一同修道。那孩子想得到。做得到。真也會棄家走了。他走時。與安大年出走。祇隔一日。家中人。還當是安大年帶去的。那知他獨自去的呢。安世達到那裏去。且按下不提。只說安大年走後。便雲遊四海。到處訪道。在外面周遊了幾十年。交了

許多朋友。那年在安南。得了隻獼猴。那獼猴深曉人意。聰敏非凡。安大年喜歡他。將他用條小鍊鎖着。負在肩上。作箇夥伴。他從安南回頭。走到陝西漢水岸邊。見得水流發赤。心中大疑。便循流尋去。同葉文燦一樣的。尋到礮家山中。葉文燦是打從前山上去的。安大年從後山上去的。到了後山。被他發見一條大死蛇。對蛇頭看了。知道裏面有好東西。正要下手採取。不料猛抬頭。見得山巔立箇人。不知他是何等樣人。便踱了來看。他從葉文燦跟前。打量了遍。看葉文燦風度翩翩。骨格清奇。飄飄然有出塵之概。且眼中隱隱有金光射出。凡是劍術中人。眼中必有金光。不過有露有藏。葉文燦藏而不露。不去留心。看他不出。安大年露而不藏。一照面。煉過劍的。看了就曉得。安大年的情形。已被葉文燦看出八分。葉文燦的情形。安大年一時認不真。所以在他面前。凝神看了幾眼。又覺有些奇怪。他便一時不去下手。重又踱下山去。一面走着。又不時回頭對葉文燦看。葉文燦老是兀立不動。直待安大年走得被山下樹木隱住不見了。他纔定神想道。看方才那箇叫化。眼露金光。必是劍術中人。且看他對蛇頭喜形於色。兩手一分。似有所舉動。後

來見到我。就斂手不動。逡巡上山。此中必有緣故。甚覺可疑。莫非這蛇頭裏有什麼東西。又想。他雖去了。料定必要再來。我且將蛇頭掩埋了。在天空中望着。看箇究竟。想畢。遂吐劍翻土。將土掠將過去。盡將蛇頭掩埋了。連洞口一齊掩起。舒齊後。遂借劍飛起在空中。飄蕩望着。葉文燦原本想那叫化要重來的。那知叫化倒沒來。看山下又來了兩箇了。一箇挑了幾只破鐵鍋。一箇負了根長釣竿。看去一箇是補鍋的。一箇是釣魚的。葉文燦當是過路的人。並不在意。那知他們不向別處走。直走到埋蛇之處。兩人見有土埋着。似乎有些奇怪。一箇挑鍋的。指手劃脚的。在對負竿的說。說了幾句。挑鍋的。便將擔兒歇下。對泥土吹口氣。看掩埋的土。立時分開。依舊露出蛇頭來。蛇頭一露。兩人又端詳了回。纔由一箇負竿的。吐出口劍。對蛇頭上。劃了幾下。早將一座小山般大的蛇頭。十字劃開。蛇頂上。滾出三顆拳也似大的明珠。看挑鍋的。取了兩顆。負竿的。取了一顆。兩人取了珠。再吹口氣。仍將土掩起。這才笑吟吟的。說說笑笑。相將下山而去。葉文燦在空中。靜看多時。見得兩人在蛇頭上。取出三顆明珠。纔知道蛇頭裏有這樣的好東西。再想到

方才那箇叫化對着蛇頭喜形於色。一定也是爲了這箇正想。間忽見那箇叫化又來了。他想明珠已被人家取去了。看他見後。將作如何模樣。想着無意落下山巔。看叫化緩緩繞道過來。與取珠而去的東西各途。不曾會面。他先抬頭一看。見得葉文燦尙在那裏。便左右逡巡了遍。見得蛇頭上有泥土掩着了。表示有些詫異。抬頭再看看葉文燦。不知自言自語。在說些什麼。看他邊說着邊將兩手一分。喝聲開。泥土立時向左右分開。他一見蛇頭。割成十字形。裏面明珠已被他人取去。不覺把足一頓。再抬頭看了看葉文燦。便走上山來。葉文燦看他的舉動。祇消兩手一分。泥土便分開了。本領與方才兩箇。祇消吹口氣的不相上下。想着見他走上山巔。直望自己走來。葉文燦也是聰明朋友。想到此來莫非來問我明珠下落的。他看我立在這裏。總當是我取得的了。那知取的人。走去還不多時呢。叫化走近葉文燦面前。果不出他所料。真個開口問他道。朋友。這蛇頭裏東西。可是你取了麼。葉文燦聽得心中有些不快。想就是我取了。也用不着你來問我。索性誰他誑。看是怎樣。便道。不錯。那箇東西我取了。你問他則甚。緣大年聽說是他取了。

便道你取了也好。可否給我看看賞識賞識。葉文燦原來是誑誑他的。安大年認以爲真要教他拿出給他看看。他如何拿得出。便推說道。這箇東西不能給別人看的。請你原諒。安大年道。那有什麼關係。同是修道的人。難道會見寶起意。搶了你的不成。葉文燦道。不是這樣說。多分是這箇東西不能給人觀看的。安大年聽了。冷笑道。左右不過幾顆蛇珠。少見多怪。說什麼看得看不得。要是給你得了。舍利珠。那末連你的人形都不能給人家看見了。安大年說畢。連聲冷笑。葉文燦聽他出言不遜。便冷然道。你別嘮嘮叨叨。看不看。是由我的。豈可相強。安大年聽了。低頭想了有頃。抬頭看看葉文燦道聲好。你藏得仔細些。別給人家看見了。說着。隨即轉身走了。葉文燦看他走去。也不在意。想想又好氣又好笑。再想到那三顆明珠。不知有甚麼用處。看去晶瑩奪目。比火齊夜光還亮。取去的人。又不知是何等樣人。講到這箇蛇頭。葉文燦算是第一箇早看見的人。且恐蛇身腐爛。遺害百姓。把他用土掩了。因爲當初不知蛇頭裏有明珠。致被後來者取去。珠既被人取了。掩蛇的土倒又被安大年分開了。忙再催劍掩了。然後離開山巔。下山而來。他

不走後山。仍走前山。將要下山。忽聽那邊鸞鈴响亮。循聲望去。見得遠遠地。如飛的馳來一騎。馬到山下。並不停蹄。直向礮家山上。犇騰上去。看那馬四蹄翻動。自遠至近。只一霎那。已飛上山巔。越過山後去了。打從身旁過去之時。祇能供你一瞥。再要看時。早已過去。在一瞥中。仗着劍客的目光。見得是匹紅馬。馬上馱了箇青袍大漢。面目不大清楚。有些紫膛臉。體格魁梧。坐在馬上有五尺開外。乃是箇偉男子。葉文燦看他馳馬上山。越過山巔去了。且來勢如此驟急。莫非也是爲了這條蛇來的。倒要去看箇明白。想去看。走上山是不及的了。飛劍罷。便吐劍飛身。冲上山巔。欲知究竟。下回再敘。



第二十六回

出七首偉男擐眼

噴黑氣惡丐搜珠

葉文燦下山時。見箇騎馬的偉男子。越過山去。便飛劍冲上山巔。望下一看。見得那人在馬上四面尋看。見了新翻泥土。馳過去。看了週。撥轉馬頭。看看馬後兩蹄。對泥土連翻幾下。把所掩埋的土。掏翻了。立時露出蛇頭。到那時。馬便掉頭。偉男子初見蛇頭。甚是歡喜。待見得蛇頭已被割開。珠已取去。又不勝忪惱。聽他在對馬說道。多是你飲水不飲水。恐怕還在這裏。你看頭上流的血水。還是新的。明明給人取去不久。他說着。在馬臀上。拍了幾下。似在打他。打得那馬怪嘶連聲。偉男子對蛇看了多時。便跳落馬鞍。又自說道。好的。被他人捷足先得了。次的。也不妨取他些去。否則長途跋涉。一無所獲。不是冤枉麼。偉男子自言自語着。在懷中取出一柄匕首。看他將蛇的兩眼。挖將出來。那兩眼足有斗般大。這樣大的眼。手不能提。懷不能藏。他在懷中。掏出兩方紅布。一方包一箇。將蛇眼包好。連環結起。左右分開。攔在馬鞍前。遂卽翻身上馬。再將馬頭撥轉。馬的兩蹄。如前翻動。翻起

泥土掩埋了蛇頭。這纔把兩腿一夾。犇騰而起。依舊躡上山巔。向山前沖下。如飛望南而去。葉文燦看他去後。本想跟踪前去。看他從那裏來的。不知怎樣一想。不打算去了。便落在山巔。立定呆想。想起方才之事。爲時不到一箇時辰。眼前經過許多怪異。想到天下能人真多。不但蛇珠有人要取。看最後來的。連得眼睛也挖去了。眼睛也有用處麼。可惜我不識貨。否則明珠眼睛都是我一人得的。因爲我是來得最早的。而且我給蛇掠土掩埋。忙了多時。白白的辛苦。還同叫化纏了些時。豈不叫人納悶。繼而一想。得失有常。這箇東西大約不是我所應得的。否則我如何會見面不識呢。罷了罷了。還是走罷。他想罷。隨即飛劍下了後山。要想到甘肅一走。不知甘肅如今怎麼樣了。便依大路向前緩緩而行。走不到多遠。見得方才在山巔與他瞎纏的叫化。迎面如飛而來。且後面又隨了箇叫化。須臾對面相值。前行的叫化見了。當時立住。後面一箇也同時止步。前行的就是安大年。安大年見了葉文燦。卽時止步回頭。對後面的道。喏。就是這箇人。他取了蛇珠。教他拿出來賞識。賞識都不肯。要曉得這箇東西。並不是他私有的。不過來早與來遲罷。

了。他早來了取了去。我們後來一步。得不到。就算是他的。看總可以給我們看看。安大年說罷。後面一箇叫化已上前道。朋友。是你得的麼。不要這樣。你拿出來給我們看看就完了。有什麼要緊呢。葉文燦聽了。一時氣往上湧。想我本來是誑誑他的。他居然以假當真。還去叫了箇同伴來攔住去路。你一句我一句。看去是非給他們看上看。不肯罷休的。葉文燦初出茅廬。又是公子哥兒出身。見他們有欺侮他的意思。便大大不服氣。想索性誑他到底。不同他們分辯。就說是我拿的。不與他們看。看他們其奈我何。便對安大年道。我與你們素不相識。得了蛇珠。是我的本領。也是我的福份。關你們底事。你們硬要看。我偏不給你們看。你們打算怎樣。儘說好了。葉文燦說罷。兩手反背一交叉。立着不動。安大年見葉文燦甚是強硬。不知他有多少能耐。要想發作。尙未開口。却激動了帶同來的那箇叫化了。他聽罷大喝一聲。說道。小子聽者。你別蒙了眼。看錯了人。啞們要看看。你敢如此強硬。看你有多大本領。實對你說。如今不但要看。可快快送給我們。算你識趣。同你交箇朋友。否則休想走路。葉文燦聽了。見他們居然說出攔路賊的口吻來了。益

發瞋怒。便破口罵道。窮叫化。不要眼中無人。快些住了口。俺少爺也不是好惹的。你得看仔細些。同來的叫化與安大年聽了。一齊惡笑着。說道。你這人真好大膽。敢來挺撞我們。破口罵人。好好。如今要領教領教你的本領。說罷。同來的叫化已先張口吐劍。對葉文燦劈面刺來。葉文燦見了。道聲來得好。遂吐劍相迎。講到葉文燦從煉劍成功以來。尙未與劍客交過鋒。今天是第一遭。當下接上鋒。那叫化的劍術。却不及葉文燦。戰了些時。被他殺得汗流浹背。叫聲好厲害的小子。安大年在旁見得。便發劍相助。當時雙戰葉文燦。這兩人的劍。都是用銀葉煉成的。比較葉文燦金葉煉的劍。遜讓一籌。雙戰多時。不能取勝。葉文燦同來的叫化。見不能勝他。便一張口。吐出一團黑氣。直撲葉文燦面上。葉文燦嗅得那口黑氣。立即昏迷。不省人事。倒在地。上。那叫化見了。哈哈大笑。說道。小子。看你有多大能爲。如今也會睡在地上了。說着。俯下身。就在葉文燦身上。遍身搜過。不見蛇珠踪跡。便對安大年道。道兄。你說是他取的。怎的他身上沒有呢。安大年聽了。疑訝說道。不會的。我雖不曾眼見他取得。在我上山之時。見那時蛇頭還是好好的。因他立在

上面。不便下手。就到山下去坐歇。過了回。再上去。他還是立在山巔。蛇頭却給泥土掩埋起來。分開泥土看時。蛇頭劃分爲四。看是飛劍劃的。我便上去問他。他直口承認。要是不是他取的。如何肯自己承認。你看此時與我們相遇。還是承認的哩。那叫化聽了。疑信參半。說道。此事恐怕別有隱情。否則他取了。總不至交給別人的。我與你推算不出。且撇了他。回金頂觀。問師父去罷。安大年對倒在地上的葉文燦。看了幾眼。搖搖頭道。真是希奇。我們且去問過師父。也不怕他逃到天外去。說着兩人相將偕去。這箇葉文燦。被黑氣噴面。倒地昏去。在昏倒時。心頭一驚。飛劍已回了丹田。總算未將飛劍遺失。尙屬大幸。講到葉文燦今天算他晦氣。掠土埋蛇。忙了多時。好處被別人得去。不必說。還給叫化用黑氣噴倒在地。這是從那裏說起。葉文燦既昏倒在地。暫且由他倒着。不去表他。先要說明那箇吐黑氣的叫化。那箇叫化。是安大年的朋友。也是腕子辣的記名徒弟。那叫化姓參禪。看他雖有姓名。却不是人類。乃是天姥山上一隻玄狐。那玄狐在已經通了靈。他是隻牡狐。常常幻變人形。去迷惑女子。攝取陰水。

被他迷惑而死的。多至百數。犯了仙律。要遭五雷之劫。玄狐事先大劫臨頭。萬分驚恐。要想躲避。無法可施。那時是五代殘唐之末。柴胤胤屯兵陳橋。玄狐有事在心。坐立不安。便到處去訪尋高僧高道。要他認尋了幾日。毫無所遇。那天路過陳橋。適巧到了雷劫的日期。看清朗晴天。忽然烏雲四合。霎時大雨傾盆。電光閃閃。雷聲隆隆。玄狐見了大驚。想今天性命休矣。趁雷未着頂之時。拚命亂逃。也是他在劫不在數。不知如何會逃進趙匡胤的營中。那時匡胤因見天色驟變。大雨傾盆。雷電交作。想到聖人有句迅雷風疾必變的話。乃整襟危坐。在帳上手持左氏春秋。閃目觀看。趙匡胤是紅臉。關帝也是紅臉。一樣紅臉。都喜歡讀春秋。要是趙匡胤後面配上箇持青龍刀的黑面大漢。人家就要誤會是關帝顯聖呢。閑話少說。且說趙匡胤在帳中看書。忽見一道黑氣。冲入座下。接着便見一道電光。隨將進來。電光過後。轟天也似的一聲霹靂。滾進帳中。在帳中亂轟。像要擊下而不擊下的樣子。趙匡胤是大宋開國之君。福慧過人。當時便想到方才進來的黑氣。一定是妖物遇到雷劫。想在我座下躲避躲避的。

看雷既不能擊下。那末落得成人之美。救他一命便了。他想着。便泰然無事的看書。那雷在帳中。足足响了半箇時辰。左右盤繞。要乘隙而下。嚇得帳中兵士們。箇箇驚悸倒地。因爲從來不曾見過雷不到天空去响。恰响到帳中來的。這箇帳中。變成天空了。這般的過了半箇時辰。算雷劫已過。便見雷熄雨收。天空放晴。雷劫既過。玄狐便出來走了。待到陳橋兵變。趙匡胤黃袍加身。卽皇帝位。夢見獨日重輪。這箇夢就是玄狐給他的。且暗中也幫了他不少的忙。算是報答他救命之恩。玄狐經過這次雷劫之後。便革面修心。不敢再去迷惑世人。安分參禪。化名胡參禪。在山中潛心修道。有一年。孫思邈往天姥山採藥。那孫思邈是陸地神仙。一見面就分得出鬼神。他採藥探到玄狐洞前。玄狐平常很愛清靜。恐防山中野獸。闖進他洞中。便在洞外栽了株辟獸草。百凡野獸。見了辟獸草。都退避不迭。那草一莖雙葉。葉大如蕉。也是希世之珍。孫思邈遊到洞口。見了辟獸草。大喜。便不管他是誰的。順手牽羊。將他掘了走。那天玄狐不在洞中。牝狐和許多狐子狐孫。皆在洞裏。這一羣狐。算牝狐胡參禪神通最大。要是他在洞中。孫思

邈在掘草。他會曉得的。他不在洞裏。牝狐和狐子狐孫。竟會一箇不知。洞前辟獸草。既被孫思邈掘去了。豺狼虎豹。便無所畏忌。闖將進去。洞中羣狐。做夢也想不到有野獸進來的。見了一時毫無預備。慌了手足。牝狐率了羣衆。向後山洞口逃出。這箇洞便給虎豹佔去了。牝狐逃出後。因爲神通不大。無力對付虎豹。只得在就近荒塚古墳裏。安頓了子孫。自己去尋牝狐歸來。尋了幾天。被他尋着。原來胡參禪他在天台曾經遇到孫思邈的。那時他坐在半山亭上。孫思邈從天姥山得了辟獸草。回頭路過天台。想上山一走。在半山亭中見得有箇書生模樣的人在着。便進去一看。見那人頂露黑氣。知非人類。是箇妖物。當時假裝不知。坐下與他談話。請問他姓名。牝狐答過姓胡。叫胡參禪。孫思邈一聽。就明白他是隻狐狸。胡參禪也問過孫思邈姓名。孫思邈詐說姓張。是遊方郎中。在山中採取藥草。這本辟獸草。原被孫思邈藏在下面的。胡參禪同孫思邈談了幾句。無意中去檢視他所採之藥。忽然看見辟獸草。急問道。這本草請問從何處採來。孫思邈雖知道他是狐狸。不是人類。但想不到這本草是他洞府前栽種的。遂實對道。這是天姥山

上採來的。他能辟獸去穢的呢。胡參禪聽了一呆。又問道。不是在天姥山山股裏洞前的麼。孫思邈道。不錯。正在那裏的。足下爲何知道。莫非到那裏見過。胡參禪道。實不相瞞。這本草原是我手植的。我家就住在天姥山上。如何被你掘了來。可。否依舊歸我原主。孫思邈道。那可不能。你說這本草是你手植的。應當栽到家裏去。如何栽在山洞前。山中藥草。不分你我。誰都可掘取。况此草乃是仙家珍品。不易多覯。如今被我掘得。豈肯割愛於人。胡參禪聽了。有些動氣。自己不好意思說。明。我是狐狸。山洞就是我家門。看他好說好話。不肯答應。不如強取了去。看他把我怎樣。想着。便呵呵狂笑說道。張郎中。你真不識趣。我問你討還了。我當然要謝你。你偏不肯。不肯也罷。我要走了。再會吧。胡參禪意思說着走。隱在後面。乘空攝了去。使他神不知鬼不覺。那知這箇張郎中。乃是假的。是箇陸地神仙孫思邈。胡參禪說要走。孫思邈見他面色。早知其意。便在辟獸草上畫了道符籙。待胡參禪走後。也相繼出亭。胡參禪望山下走的。孫思邈朝山上走的。孫思邈走不多遠。回頭一看。不見胡參禪影踪。料定他必用隱身法隱着。遂卽唸動退隱咒。不料此時

胡參禪正隱了身。躡足潛踪。走到孫思邈身後。要去取那辟獸草。一看草上面畫了道正乙鎮邪符。不能下手。心中想道。好怪氣啊。方才在亭中看時。沒有符的。怎的此時有了符了。他心中正在吃驚。看孫思邈將身立定。唸動退隱咒。立時將胡參禪影形顯出。胡參禪一看不好。今天遇到內家了。看此人不三不四。本領莫測。還是丟了辟獸草。免遭毒手。想畢。隨卽化氣逃走。虧他逃得快。要再不走。嘮嘮叨叨想還他的辟獸草。孫思邈要召五雷擊他了。孫思邈法力高強。自得了辟獸草。便往終南山隱居。後來得到龍宮三千方。能醫虎口龍鱗。將來本書上尙有提及。此時暫且丟開。要說胡參禪算他機警。脚下明白。逃離天台。尋路回天姥而來。走至半途。迎面遇到牝狐。哭訴所以。胡參禪聽說洞府被虎豹佔去了。大怒。立時趕到天姥山。略施小法。將這些虎豹盡行驅逐。至百里以外。將全家重反遷入。胡參禪有了許多子孫。洞府裏也像人間一箇家庭。這家庭門前失了辟獸草。便不時有野獸闖將進來。子孫們感覺到十分不安。弄得胡參禪不敢離開洞府一步。生怕害了子孫。有一天胡參禪對牝狐和子孫們說法。說那三乘六道的玄理。忽聽

洞外吼聲連連。他聽了尚不在意。這些子孫們和牝狐聽了。嚇得肌膚生粟。他覩狀大怒。一面恨那孫思邈。一面恨那些野獸。不打聽打聽。常常闖到我這裏來。驚嚇我子孫。我向來不忍傷害他們。今天又來了。非把他殺死幾箇。剝了皮。懸掛在洞口。也可叫他們喪喪膽。不敢再來。想着。正打帳出洞。忽聽子孫們大叫道。不好了。許多豹子闖進來了。欲知究竟。下回再敘。



第二十七回

勞山豹談笑佔行宮

天姥狐週游求大道

胡參禪聽子孫們叫道。不好了。有許多豹子闖進洞來。急忙縱步上前。去攔阻他。他自信略施神通。喝聲走。這些虎豹。便會掉頭沒命似的跑去的。今天他想要結果他們幾只性命。便不用驅走他們的方法。來用擒捉的方法。當時在洞中站定。教牝狐帶了子孫們。在後洞暫避。免得子孫受驚。子孫們還未逃進後洞外面豹已闖進洞中。先進來有四隻。隨後又來了兩隻。這六隻豹比牯牛還大。進得洞中。見了胡參禪。張牙舞爪。撲犇過來。胡參禪見了。喝聲來得好。隨即唵動擒捉咒語。他唵時滿望一念便可就擒。那知儘你唵。他們總是依舊咆哮如雷。對你亂撲。胡參禪大驚。想怎的咒語唵不靈。想着忽見六隻豹子。就地一伏。再起來看時。已化成了六箇精壯大漢。你道六隻豹子是誰。就是嶗山六君子。那時嶗山六君子還未受天涯老人收撫。竟天在外面尋事闖禍。他們六箇原是同母所生。算來弟兄行。今天遊到天姥山。見得這洞口甚是清潔。要進來玩玩。恐防裏面有蛇獸潛藏。

便先在洞外咆吼。打量嚇走他們。直待進來看時。見得許多孩子。和一箇老婆子。向後面逃去。有箇書生模樣的人。攔住去路。當初六君子當他是人。對他亂撲。不過嚇嚇他而已。等到胡參禪一唸擒捉咒。他們曉得是妖物同類了。便大怒。想我們不是好惹的。區區擒捉咒。那在我們心上。便還唸起避退咒。將胡參禪擒捉咒中所召來的六丁六甲。避退乾淨。然後一伏身。幻成人形。立起身。同胡參禪說話。胡參禪見擒捉咒失了效驗。已在吃驚。待見到他們一齊幻成人形。更是着急。知道不妙。看他們來勢汹汹。自己一人衆寡懸殊。料知不敵。還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便回頭牽了牝狐和子孫。齊向後洞逃走。嶗山六君子見他們逃走了。也不來追趕。將洞內整理一番。實行鵲巢鳩占。大君子說這個洞雖好。還不及我們嶗山老巢好。此處祇能做箇行宮。出外之時。路過休息休息。二君子聽了。說老大話來有理。就當我們的行宮。他說着。在地拾起根枯柴。呵口氣化成枝筆。撮方土化成錠墨。傾些水在石上。磨了幾下。提起筆在洞石上寫出嶗山六君子行宮七箇字。寫的字非篆非籀。非石鼓。非鐘鼎。另成一家。寫罷五君子一齊道好。說道終究是

老二聰明。寫得手好字。六君子自相稱贊了一番。這箇洞從此便屬於他們了。胡參禪呢。率領妻小子孫。逃出山洞。一直落荒而走。走到離開天姥山數十里遠。纔始歇住。大家驚魂粗定。胡參禪對妻小子孫們道。我們在天姥山住上數十年。一向安如金城。今天不想來了。六箇野豹子。將我們洞府佔去了。今天要是我一箇人。必要與他們拼箇你死我活。怎奈妻小子孫們有這許多人。偷然一箇不是他的對手。自己失了風。連帶及於你們。都要遭難。俗話見機而作。方爲丈夫。又道君子報仇。期在三年。所以當時帶了你們逃將出來。如今既將洞府丟了。我想再去尋箇去處。把你們安頓妥當。我自己去外面尋師訪道。得了大道。再去報今日之仇。胡參禪說罷。長嘆一聲。淒然久之。牝狐和子孫聽了。竟有流下淚的。胡參禪定過神。忽然說道。我倒忘了一箇好去處。這箇去處。早年本想遷家過去的。因爲那邊山不及天姥雄偉清秀。所以遲遲未行。如今失了洞府。只有遷到那邊去罷。牝狐道。遷到什麼地方。胡參禪道。那去處在甯波四明山東北。地名稱做翁巖。在水灘頭。山雖不大。洞府却很清幽。那洞府在山中四處不見門戶。只有一塊石碑。

將碑推動。轉進去便是。進去後。將碑推上。內外便隔絕。看不見有洞。洞裏面足有三四畝大小。洞頂有箇大孔。可通天光。我們住在裏面。既不怕野獸闖入。又不受人們注目。正是箇世外桃源。難得尋見的。如今既想起了。便速到那邊去罷。牝狐和子孫聽說有如此好地方。都十分快活。催着快去。胡參禪便率領了一直來到寧波四明山東北面翁巖地方分水灘頭。全家進了山洞。將一家門安頓停當。自己便離洞往天涯海角。尋師訪道。尋訪幾年。空勞跋涉。不得已回洞一遭。看過牝狐子孫。都稱無恙。便再出去。胡參禪去尋師訪道。有兩種用意。一種雖說是爲了報仇雪恨。一種要想得三乘大道。超凡入聖。所以不辭勞苦。百折不回。如此在外面。又尋訪了幾年。有一天尋訪到山東登州五鼠山中。時在黃昏左近。他要尋箇山洞。盤坐幾時。到天明再走。四處尋去。尋得那邊山巖下。有座古墳。墳旁有箇大穴。他想山洞一時不見。就在墳裏權坐一夜罷。遂隱身進穴。看裏面桐棺已朽。骸骨狼藉滿地。大約是有同類。或者是獐兔等獸。進內蹂躪所致。看了遍。就在地面上坐定。坐不多時。聽得外面有朗朗讀書之聲。他聽了奇怪。想深山之中。何人會來。

讀書。且我進來不久。左右並不見人。外面又無廬舍。這也奇了。莫非是鬼。待我出去。看來當下隱身離了穴中。要看是什麼人。不想待他一出穴。讀書聲音便沒了。四面一望。人鬼都沒有。他想更奇了。剛聽得有人讀書。立時出來。如何會不見踪跡。我倒不信。且進穴候着。遂又進了穴。說也奇怪。他一進穴。讀書聲又起了。聽聲音並不在遠處。就在穴外。聽他讀的。乃是篇無鬼論。他聽得加快隱身到了外面。一到外面。聲又止了。讀書的人。仍是不見。他越覺奇怪。知道這箇不是鬼。不是人。一定是仙家了。否則人是鬼。總逃不過我眼睛的。他想着。又有些納悶。不再進穴。便在墳旁席地坐下。看兩旁蔓草沒脛。坐下去如坐茵蓐。軟錦舒適。他坐下不多時。忽聽耳旁一聲贊嘆。說道。那篇文字。做得真不錯。怪不得鬼知道了。要在她面前吐舌威嚇呢。這一聲贊嘆。把胡參禪驚得跳了起來。一看就在貼近身邊的蔓草堆中。臥着箇讀書的人。將月當燈。躺在草上。讀無鬼論。胡參禪見了。一時會奇怪得發呆。想想實在希奇。看來那人不是大羅金仙。定是得道高人。否則如何會有這們奇突的舉動。莫非上天見憐我。看我累年奔走。今夜使我遇箇神仙。如

此待我跪下去求他。求他指示三乘大道。好早得金丹。飛升太虛。免在俗塵中受種種鳥氣。想罷。便對讀書的跪將下去。口稱求仙長見憐。賜教我三乘大道。若能得道。感戴無際。胡參禪跪下叩頭哀求。至少磕了幾十箇頭。和說了數十遍哀求的話。那讀書的只管讀他的書。不來理會。胡參禪不管他理會不理會。老是叩頭哀求。這樣的足足求了一箇時辰。纔見那讀書的將書一合。坐起身來。裝着沒聽見的樣子。見了胡參禪。傲然道聲喂。你這人跪在我腳後幹甚麼。莫非你想拜死我麼。那我與你近日無怨。遠日無仇的。快走快走。別再在這裏胡纏。那人說罷。又側身臥倒。翻開書。依然朗聲唸讀。讀書的人這樣磨難胡參禪。可謂到了極點。要是換箇別人。一定弄得無法可想的走了。偏偏遇到他是個通靈的妖狐。你越磨難他。他越發堅心。儘你不睬他。驅逐他。他總是老着面皮的叩頭哀求。求到不可開交之時。那個讀書的又仰起身來。對他笑着說道。你這人真討厭。我千年難逢的。到此地來讀回書。可巧遇到了你。長在腳後嘮嘮叨叨。說要我指教你三乘大道。哈哈。你這人真在妄想了。三乘大道。這們容易麼。老實對你說。我在塵世裏求

那三乘大道。求了八百多年。到了今朝。只落得在這裏讀書。何況是你有彌天大孽。你可記得從前自己幹的好事。迷害生命。多至百數。不要說仙藉除名。就是魔鬼道中。也不許你立足。上次在陳橋逢到雷劫。虧得香孩兒救了你一命。（作者按香孩兒卽是趙匡胤。他在夾馬營中生的。生時異香滿室。乳名便叫香孩兒。）你不去多積陰德。超度冤魂。反起妄念。要得三乘大道。你想三乘大道。是你這殺人害命的孽障得的麼。那個讀書的說話越說越厲害。說到後來末一句。索性罵他是孽障了。罵得胡參禪低頭無語。他何故會低頭不語呢。因爲起初聽他推說不懂的。說到後來。把他歷史罪孽。在幾句說話中盡行包括了。他不是神仙是甚麼。故而低頭敬聽。直聽到罵他殺人害命的孽障。益發悚懼得不敢抬頭。要想再聽下去。他以為那人肯罵他。必定愛他。罵過了。總肯賜教他的。看來胡參禪忍耐的功夫。已到了上乘。那知讀書的罵他以後。便寂然無聲了。胡參禪覺得奇怪。低下頭靜等吩咐。等夠多時。總不聽見聲音。到那時他實在忍不住。抬頭來一看。不由一呆。原來那箇讀書的。已不知去向。看月光映在草上。會返出一片金光。在金

光中顯出一行字。那行字是草葉交結而成的。寫的是欲參三乘拯救萬命。將功贖罪。他勿具論。十六箇字。剛看罷。忽然吹來一陣山風。將草結成的字盡行吹散。月光照在上面。祇見得一片白色。金光也告泯滅。胡參禪見了。大驚。將十六字牢牢記起。味他語氣。是教他去拯救萬命。他想這拯救萬命。題目重大。不是容易做的事。從何入手呢。他邊想邊離開古墳。循山路出了五鼠山。山路走盡了。拯救萬命的方法。也被他想出了。你道如何想法。他擬到幽燕（幽燕卽是北平）去開設家大藥材鋪。自己親到川中。採辦上好藥材。將那些藥材。經過他妖法的煅煉。患什麼病。服什麼藥。這藥靈驗無比。真有藥到病除的功效。這樣好的藥。他祇取半價。照別家藥要便宜一半。算是半施半售。他將方法想出。便乘風到了幽燕。他爲什麼偏要到幽燕。因爲那時幽燕的人口。比任何行省要多。人口既多。疾病的人。當然也多。要拯救萬命。不是人口多的地方。拯救了幾十年。也不能滿額的。要是換了現在。胡參禪的藥鋪。我想一定要開設上海來的。因爲上海有幾百萬人。口區區萬命。恐怕一月就夠了。真的如此。上海病家。倒可搨些便宜貨了。閑話少說。

且說胡參禪到得幽燕。在西直門大街上尋幾宅大鋪面。開起藥舖子來。起名胡參禪堂。開藥舖子要本錢的。這箇他是狐狸。神通廣大。區區本錢。何消介意。不知怎樣施些神通。黃金白鐵。堆積如山。足夠他用途了。他有了銀子。將舖子佈置舒齊。同時又交了幾箇朋友。人家不知道他是狐狸。當他是箇大富翁。他自己只說從南方到來。預備在北方買些名氣。不想趁錢。這些辦事夥友。就託幾位朋友去物色。且請了位經理。那位經理姓白。叫白雲洲。是浙江杭縣人氏。年紀有了六旬開外。爲人老成持重。在藥業中極有聲望。白雲洲由胡參禪所交的朋友。聘請前來。主持店務。他自己專門往來川中。採辦藥材。如此開設以後。不到半月。京城內外。都曉得有這們一家半施半售的胡參禪堂了。傳說是南方人到北方來做些善事。揚揚名聲的。所有病家。便都到胡參禪堂來配藥。他的藥又香又清潔。配回去服下。就見效的。起初人家當是醫生好。開方對症。後來有幾箇病家。在同時一服藥方。在別家配了藥服下去。不見效力。反有變化。到胡參禪堂配了藥服下去。重的二服起床。輕的立時霍然。如此經幾箇病家試驗的結果。都覺希奇。便宣傳

開去。一傳十。十傳百。何消半月。京城內外。不但曉得有胡參禪堂。是箇半施半售的藥舖。且曉得他家的藥。是服下就見效的。你想一箇人不幸的生了病。誰不希望早占勿藥。聽說胡參禪堂的藥。不但便宜。且靈驗無比。於是所有的病家。配藥都上那裏去。胡參禪堂範圍宏大。有十間開闊門面。三進見深的房屋。這樣大的一家藥舖。竟被配藥的擁擠不下。櫃上百來箇夥友。無暇應付。直鬧得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胡參禪自己立在店堂中。笑迷迷的看著。這樣的開設了兩箇月。除却輕恙微疾。不計在內。患那疑難雜症。命在呼吸。服了他藥。得度更生的。足有八九千人。這箇計數。他自己能夠推算的。曉得相距萬命不遠了。心中暗自歡喜。他滿想拯救萬命滿額後。再救濟若干。便將離開幽燕。到天涯海角再去訪道去了。那知胡參禪的孽障魔道。重重逼人。所謂道高千丈。魔高萬丈。這箇魔與修道的人。最犯忌的。因爲不論人是妖。被你成了道。成道之時。魔要遭劫。所謂一人成道。萬魔滅跡。魔要保全自身。看你將要成道。便無微不至的想出方法。來破壞你。使你失敗。這胡參禪拯救萬命的功德將滿。那些魔怕他得道。便來破壞他了。那

天胡參禪正要動身往川。採辦藥材。忽見外面走脚的送進一封信來。欲知究竟。下回再敘。



第二十八回

足迹印梅花電掣雷轟羣狐遇劫

山形作蓮瓣天驚石破仙客除妖

胡參禪拯救萬命。將近滿額。打算再往川中採辦些藥材。動身那天。忽見走脚的送進一封書信。他剛在店堂中。同經理白雲洲說話。當時接過書信觀看。原來是浙江杭縣寄來。寄給白雲洲的。便遞與他。白雲洲接得看了。是封家報。便拆開細看。信裏寫的說道。幼孫某某將於某月某日完姻。要他去主婚。算來定姻日期相去不遠。非即日動身不可。但是東家胡參禪要到川中辦藥去。自己是經理。店中無人管理。便不能離店了。想着有些不快。胡參禪見他看過書信。怏怏不樂。便問他所以。白雲洲據實相告。胡參禪道。既如此。你且先回家中一走。待令孫完了姻。即便前來。我且暫緩往川。等你來了再走。白雲洲聞說大喜。想如此東翁。真是難得。便打點行裝。預備回家。臨行之時。胡參禪送他一份賀儀。又給他一封書信。說道。我有封家信。待你回頭之時。轉道送至甯波四明山東北翁巖分水灘旁。看那裏有塊石碑在着。這箇便是我家大門。因爲舍下僻處深山。提防盜賊。所以築室。

在山中。你如到了那裏。尋見石碑。可在碑上用小石連敲數下。且說道石門開。幽燕有信來。這樣敲了幾下。說了幾遍。那石碑便會轉動的。石碑開後。便可進去。將書信交與拙荆收閱便了。白雲洲不知底蘊。看東翁有信教他帶去。當然不迭的答應着。將書信袖好。拜別胡參禪。起程而去。胡參禪教他帶去的書信之中。大意是去關會牝狐。告訴他在五鼠山中遇到仙家指示他迷途。現在在幽燕開設一家藥鋪。要拯救萬命。廣積功德。看去再過一二月。便可功行圓滿。回家一走。教他們安心。參禪又教管束子孫們。不可出外惹禍。免遭天譴。信中有這些意思。寫着。白雲洲又不曾去拆開觀看。就胡裏胡塗的帶着回去。他先到了杭縣。一到杭縣。孫兒完姻之日。相隔祇有一日。他趕到時。家中不勝快活。白雲洲有九箇兒子。廿三箇孫兒。曾孫也有了十數箇。此番完姻的。乃是最小的孫兒。子孫滿堂的。白雲洲一到家中。看家中充滿了融融喜氣。親戚鄉黨來道賀的。也如雲而集。箇箇都對白雲洲賀喜。快活得白雲洲嘻開着嘴。合不上來。白雲洲因爲子孫這麼多。尙未分爨。趁錢的人不多。開支大。所以到了偌大年紀。還要在遠道經商。他自受了

胡參禪的聘請。做了胡參禪堂經理。進款比別處多了三倍。原來胡參禪對夥友們薪金。都特別優豐的。此次白雲洲回家。拿了過去的幾月薪金。和東翁友人致贈的賀儀。總共有幾百兩銀子。足夠孫兒完姻之費。和來往盤川用度了。到了次日。香車臨門。新婦登堂。照俗禮拜堂合巹。見過長輩。算又添了房孫媳婦了。白雲洲早留起三道鬚鬚。拈着鬚鬚。笑逐顏開。新婚熱鬧。自不必說。光陰如矢。匆匆過了三朝。又過了十日。白雲洲因爲店務要緊。又以東翁打算往川採藥。此次讓我先回家一走。高情厚誼。實在不可多得。必須趕速往店。不可再行耽擱。便起程離了杭縣。想到東翁臨行之時。給他的家書。便轉道向寧波而來。從杭縣到甯波。要過錢塘江的。在過江的渡船中。遇到一箇道士。道士見了白雲洲。對他注視良久。就開口與他通名道姓。攀談起來。白雲洲在渡船中。要過一條大江。時間不少。甚覺寂寞。也樂得與他談談。兩人談了幾句。道士對他道。看白先生面浮妖氣。似有妖人接近左右。試想左右有無可疑之人。不妨說給我聽聽。我當爲白先生除害。否則恐有不利。白雲洲看那道士仙風道骨。不像凡夫。便仔細想來。想我左右所

接近的。都是好人。並沒妖人的。莫非他看錯了。遂對他道。鄙人一生謹慎。所交皆係正人君子。向不與妖異接近。諒必道長看錯了。那道士搖搖頭。連道不會不會。你面上的妖氣重得很。豈會看錯。我且問你。你此行到那裏去的。白雲洲也不相瞞。實說出那給東翁寄信去的話。道士道。如此拿出書信來讓我看。白雲洲想別人的書信。怎可讓他看。聽着面有難色。道士道。你放心。我不來看你信內所寫。只要看看信封就得了。白雲洲因那道士說話奇突。又想到東翁教他帶信。說什麼尋到石碑。就是家門。又說什麼石門開。幽燕有信來。這些話。道士不說我面有妖氣。我倒不去理會得。經道士一說。不覺提起了我的疑心。我從來不曾聽見人會住在山洞中的。莫非我東翁是箇妖物。不如給他看看。看看是如何再說。白雲洲不給書信他看。也就沒事。一給他看。就鬧出駭人聽聞的事情來了。這也是胡參禪的魔劫重重。白雲洲的運氣太壞。且說白雲洲一箇沒主意。將胡參禪的家書取出。給道士觀看。道士一見書信。不覺眉豎目睜。對着書信。喝聲好孽障。我尋找他多年。尋他不見。原來他躲在那裏。道士說畢。將書信還了白雲洲。白雲洲不

懂他意。思要待問。時船已抵岸。看道士一抬身上了岸。說聲回頭。見便甩着大袖。如風吹水湧般去了。道士去後。弄得白雲洲更覺狐疑。究竟我東翁是人。是妖。這封書信送去。有無危險。再一想。東翁待我甚厚。就是他確是箇妖物。總不至來害我。且看他開設的藥鋪。半施半售。待人接物。又甚仁慈。就是妖物。也必定正在修功積德。我又懼怕則甚。便膽氣一壯。將道士所說有不利的话。拋諸腦後。尋路一逕。來到翁巖地方。分水灘旁。左右一望。果見那邊有塊石碑。立在山壁上。遂俯身拾了塊小石。走近石碑前。依照胡參禪所說。連敲數下。又照樣說了幾遍。石門開幽。燕有信來的話。敲了幾下。石碑果然轉動。忽的一來。閃出一箇山洞。在他敲碑之時。但見遠遠地跑來一隻黑狗。那黑狗不向別處去。就立住在白雲洲身邊。白雲洲只管敲碑。不曾在意。碑轉洞現後。就見裏面出來兩箇孩子。一身錦繡。氣度非常闊綽。白雲洲在洞外望去。有些奇怪。想洞內真有人。看出來兩箇孩子。大約是東翁的小輩。待我上前問他。正要上前。兩箇孩子已到跟前。先問道。你從幽燕來麼。請到裏面坐罷。說着。讓白雲洲進洞。方欲進洞。突見那隻黑狗。先奪門而

入。兩箇孩子見有狗犇入。就撇了白雲洲。去趕狗去了。白雲洲也不去管他。整整衣裳。慢步進洞。方進洞。石碑就轉過來。掩住洞口。與外面隔斷。看洞內都甚明亮。望進去。重門疊戶。屋宇連雲。這些都是牝狐幻的玄虛。給白雲洲看的。白雲洲見了。心想東翁家中果然富有。想着又見出來兩箇少年。挽白雲洲進了大門。到了客廳之上。一時奴僕獻上茶來。看奴僕穿梭似的。不知幾許。白雲洲此時已將書信拿出。遞與兩少年。由一箇少年接了過去。白雲洲問過少年。知道他是東翁的長孫。他們說道。貴客遠道來此。家祖母本想親來迎迓。奈因日來身子偶有不適。家伯父等又都在上房侍候家祖母。故教晚輩出來接待。不週之處。幸祈原諒。兩少年談話時。見得那隻黑狗。從家堂前穿過後面。有十數箇小孩子在追逐。連得開石碑來。接白雲洲的兩孩子。也在其內。衆孩子中。也有持棍持棒。喝聲那裏來的野狗子。敢跑進我這裏來。衆孩子追東逐西。追了多時。別想追上那狗。那狗却將洞內四週團團踏了箇遍。凡是踏過之處。都印着五瓣梅花般足跡。兩少年低頭看看足跡。只見足跡踏處。皆成太極八卦之形。他看了面色頓時改變。白雲洲

正想同他攀談幾句。忽見兩少年立起身。一面望着那邊追狗的孩子們。一面用手一讓白雲洲說請貴客暫坐片時。我們去趕掉了狗。再來奉陪。說着已慌慌張張奔過去了。白雲洲想這兩少年起初很懂理。此時都不懂了。從古道尊客之前不叱狗。我雖非尊客。這隻野狗。有孩子們在追逐了。你應當陪我談談。也不能撇了我走的。到底是年事輕。待人接物。還少經驗。想着偶一低頭。見得地上有朵朵梅花。仔細看去。是方才黑狗跑過的足跡。看足跡並不像浸水關係。好似狗足粘着硃砂印泥。印成朵朵紅梅。他看了希奇。再一看。看出太極八卦形來。想又奇了。狗的路上。如何會有八卦。想着。忽見裏面一陣大亂。見兩少年牽了數十箇僕人。連得不少孩子。竟有持刀持槍的。一齊來趕那黑狗。看那狗奔將出來。從座旁掠過。轉灣去了。後面一大羣人。都在慌張似的追逐。且怪聲怪語。邊追邊說。也聽不出說的什麼。看衆人也都從他面前追將過去。好似追出大門去了。他看了更覺奇怪。想跑進一隻野狗。何用如此大驚小怪。舞刀使槍。如臨大敵。難道狗也沒見過。當作虎豹般看待麼。白雲洲此念方纔轉出。覺得眼前黑暗將來。他當是天晚

了。打算起身告辭。左右又不見一人。都去逐狗去了。說時遲。那時快。白雲洲左右一躊躇。忽的會黑暗得伸手不見五指。天一黑。就聽得風聲驟起。坐在座上。覺得屋宇有些動搖。一霎時電光撲面。雷聲隨着而來。等到電光一進洞。雷聲發作。就聽得一片哭聲。悽慘異常。好似死了人的一般。哭聲未過。震天似的霹靂。接二連三。滾將進來。震得白雲洲不敢安坐。蜷伏在地上。渾身發抖。且覺得身旁有物。擁擠挨擠。似來躲避的樣子。洞內黑暗如漆。看又看不見。雷聲像發炮似的。不斷地向裏打進。足足打進了二三十箇焦雷。打得洞中烟火之氣。觸鼻難受。雷聲止後。天光漸漸明亮。洞中一切。都可見得。白雲洲起身看去。把他嚇得閉目不迭。你道什麼。原來方才所見的屋宇。都不見了。自己坐的。那裏是客廳。週圍是箇石洞。坐的乃是塊大石。洞中四週。狼藉滿地的。都是焦頭爛額。被雷擊死的狐狸。身旁也死了不少。一眼看去。足有六七十隻之多。可憐這許多狐狸。都死在一霎那間的雷火之下。白雲洲把驚魂定過。想到一切。知道東翁確非人類。看他家中。都是狐狸。又見那邊地上。放着封書信。就是教他帶回來的。他看了。不敢久留。急忙尋路。

到了洞口。推動石碑。轟出洞外。拍拍胸膛。連說嚇死我也。纔出洞口。見得那邊過來箇道士。到他面前。對他稽箇首。口唸無量壽佛。說道。白居士。多虧你給我看封信。纔知道他們住處。此時給我一齊殲滅了。報了數十年來未消的仇恨。應得謝謝你。道士說罷。忽然隱身不見。白雲洲吃了驚。看這道士。就是在錢塘江中渡船上遇見的。聽他所說。似與東翁有仇。尋不到他住處。如今見了這封信。被他知道了。就用雷火把他家擊死。照此看來。這件事。倒是壞在我手中了。哎喲。這是那裏說起。我是無意的啊。那知他們的底細呢。就是我東翁。他自己也想不到此。我帶封信來。引出這般大禍。這便那處。想要是不回幽燕去。將來他回家。也要知道的。到那時。或者要說我與道士連通了。不如速回幽燕。將這事詳細告訴他。想他聰明過人。總不至十分怪我。冤有頭。債有主。他要報仇。也要去尋找道士的。與我無甚關係。白雲洲想罷。急忙尋道。要向幽燕。在他走開洞前不遠。又聽得平地起箇霹靂。一聲响亮。好好的一座山。對劈爲兩。石碑峭壁。一齊劈去。下面成爲一道溪灘。與山後的溪灘接連了。山仍對合着。猶如兩瓣蓮花。含虛着地立起。上面

一條罅隙。下面一條溪灘。中間都是空的。竹筏小船。可在洞下對穿行過。所被雷火擊死的羣狐。也在這一聲响亮中。滅了踪跡。白雲洲望見了。更加驚慌萬分。不敢回顧。急急向前而去。白雲洲去後。道士又現身出來。對山洞看着。笑了笑。說道。孽障。作得好孽。也有今日。說罷。就走了。道士是何等樣人。與胡參禪有什麼冤仇。那道士不是別人。乃是許旌陽真人。許真人是仙人吳猛的徒弟。吳猛道法高強。能夠噴酒滅火。這是載在史乘的。他的徒弟很多。有一年吳猛帶了一衆徒弟。到江東去除蛇。先在那裏築箇壇。教衆徒弟睡在壇上。每人給他拿根草。待到午夜。這些草都化成了女子。去迷惑衆徒弟。等到天明。吳猛教衆徒弟過來。逐一驗看。看箇箇溷了。下衣。遺了精。獨有許真人不曾。吳猛大喜。便棄了衆徒弟。帶了許真人到蛇窟裏去。剛到半途。遇到一條大蛇。頭有邱陵般大。阻住去路。要吞吳猛和許真人。吳猛教許真人禹步仗劍。直上蛇頭。揮劍斬之。從此便絕了江東蛇患。吳猛遂授了許真人三乘大道。許真人雖得了道。因爲功果未圓。尙在塵寰修功累德。他有家親戚。是孝子之後。被胡參禪迷惑致死者。一家門有五人之多。爲了這

五人連帶死了不少人。就絕了那孝子的後裔。這消息被許真人知道。曉得是天姥山玄狐所爲。便到那邊去除狐。不想狐洞剛被嶗山六君子佔據着。許真人見了狐洞。總當是玄狐所居。一時氣糊塗了。便不問青黃皂白。對洞中吐放三昧真火。那天遇到嶗山六君子在洞中歡宴賓客。慶賀新居。到了不少朋友。那時南山三傑也未歸天涯老人座下。這天也被邀來。還有什麼獐大爺、獅太保、馬二哥、鳳三姐、龍老大、狗官兒、濟濟蹒蹒。坐滿一洞。酒至半酣。狗官兒發起與鳳三姐合演一劇。火燒紅梅閣。剛演到縱了把火。看得衆妖物擊掌稱好之時。不料外面三昧真火燒將進來。欲知究竟。下回再敘。



第二十九回

袍笏登場妖火引來仙火

羽冠禮懺假人幻作真人

嶗山六君子佔據了狐洞。在張筵慶賀。由賀客狗官兒與鳳三姐發起。合演一齣火燒紅梅閣。以娛衆賓。不料剛演到縱了把火。遇到洞外許真人吐放三昧真火。燒進洞來。衆賓客見了大驚。誰還要看戲。逃命也不及了。狗官兒與鳳三姐見得假火引出真火來了。不及卸粧。滾下場。隨衆逃命。虧得有後山洞。許真人一時氣急。不曾將後山洞用符堵住。前洞火燒進去。羣妖都向後洞逃走。羣妖逃出洞後。膽小的早已落荒而去。膽大的像獅太保馬二哥南山三傑等。還簇擁了嶗山六君子。到遠處巖下坐定。討論這火的由來。六君子道。今天兄弟們在宴客。不想外面有人來惡作劇。會縱放三昧真火。想那縱火的人。必定是這些從前被我驅逐出走的狐狸。但是狐狸那裏會有三昧真火。一定是他去請了能人來。如此那位兄弟到洞前偵察一下。究竟有誰在縱火。獅太保聽了。自告奮勇。一挺胸脯。步出衆前。對大君子道。兄弟願往洞前。看是何等樣人。大君子喜道。獅兄肯去。再好沒

了。惟須小心。不可大意。獅太保幌着蓬鬆大頭。答道。曉得曉得。不消老兄囑咐。他說着。早已一擺身。飛步向洞前而來。那時六君子萬想不到。有許真人來與狐狸尋仇。總當是狐狸請人來報復。那箇許真人呢。也萬想不到。狐狸已被六君子趕走。總當是狐狸在着。所以吐放真火。當時他祇吐了三口火。講到這三口火。可燒七里魔窟。厲害無比。區區山洞。怎禁得起一燒。但見火光熊熊。霎那間。把洞中所。有。悉。付。一。炬。燒。了。歇。許。真。人。看。燒。夠。了。收。了。火。要。進。洞。去。勘。看。看。燒。死。幾。個。進。得。洞。左。右。一。看。不。見。半。個。屍。體。想。奇。了。難。道。狐。狸。都。出。洞。去。了。再。看。地。上。有。不。會。燒。燬。的。餚。饌。等。類。殘。物。看。去。方。才。像。有。宴。會。樣。子。想。是。了。一。定。被。他。們。逃。走。了。後。面。或。者。有。洞。待。我。看。來。他。過。去。一。看。果。見。後。面。有。個。山。洞。當。時。抱。怨。自。己。說。道。太。粗。心。了。不。會。將。後。洞。堵。住。給。他。們。都。漏。了。網。一。時。又。不。知。他。們。逃。到。那。裏。去。的。只。得。慢慢推算尋找。想着。便回身出了前洞。剛出前洞。遇着獅太保來探風。許真人見得那邊過來一個頭如巴斗。亂髮披肩。眼如銅鈴的人。又看他渾身不掛一絲。祇有腰下圍了幅紅布。許真人憑慧光看那來者。知道不是人類。是隻通靈獅子。他

本想要除却他。一想。雖是妖物。通靈不易。與我又近日無怨。遠日無仇。上天有好生之德。殺他則甚。況此來。乃是除狐的。與他無關。由他去罷。許真人本想走路。遇到獅太保。不識高低。他自恃驍勇。在六君子面前。要顯威風。前來偵察。被他看見。洞中出來個羽冠道士。他不知許真人有多大能耐。想起方才正在興高采烈。喝酒看戲之時。被他無緣無故。縱放三昧真火。驅散了一衆賓客。害得各人吃得不醉不飽。實在太可惡了。這個獅太保是個饕餮家。最歡喜有好酒大肉吃喝。今天六君子備的筵席。乃是從廣東聚珍樓攝取來的。那天聚珍樓剛辦了十席上好筵席。是總督府預定的壽筵。六君子分頭去攝取。三君子到廣東攝了筵席。四君子到紹興攝了幾十罈陳酒。五君子到杭州攝了幾襲戲衣。老大老二老六在洞中佈置。和邀請朋友招待來賓。獅太保來得最早。他一到就老實不客氣。問酒菜從那裏辦來。六君子告訴他。菜從廣東來的。酒是紹興來的。他想廣東菜調味可口。紹興酒醇厚有味。都不錯。聽了。嘻開了大嘴。等吃。待到賓客到齊。筵席擺上。獅太保見了。早已垂涎三尺。不待主人相請。先入了座。喊着彼此都是老朋友。不要

客氣。快坐下來。趁熱酒熱菜吃罷。六君子曉得他脾氣。看見吃。等不到入口的。便央衆賓客入座。許真人吐火進洞。席上剛端上隻紅燒信豐鷄。這信豐鷄。尤其是獅太保所歡迎的。便喝了一大觥酒。剛正舉筋去嘗鷄味。火就進洞。嚇得連忙拋了筋逃走。害得鷄沒有上口。此時見了許真人。想起鷄味。還覺垂涎。就想到那道士不是好東西。立時發起野性。想鷄不會上口。就將你這個牛鼻子代替罷。遂把頭幌了幾幌。咆哮一聲。露出本來面目。對許真人撲來。許真人正要走路。忽聽一聲咆哮。瞥見那個妖物。現出本來面目。對他奮撲。看時。果然是隻龐大無朋的金毛獅子。那獅子將項上長毛豎起了。看去頭有三四合抱大。那張嘴。兩個人同時塞在他口中。保他不會嫌多。許真人想好大的獅子。見惡狠狠撲來。有傷人之意。見了心中忖道。人無傷獸意。獸有傷人心。如此便收拾了他。遂即將手向巽地上一指。又向震地上一指。巽震兩地纔指過。平地狂風四起。晴空霹靂响亮。再用五指指向空一招。喝聲黃巾力士何在。一聲未已。突見眼前露出個高約數丈。頭戴金盔。身披銀甲。腳踏雲霧。手握狼牙棒的神聖。許真人向旁一讓。避過獅子。那獅子

此時見他平空一指。風起雷响。已是吃驚。又見用手一招。招來個黃巾力士。更知不妙。但是事到其間。若是逃走。未免丟了臉面。只好挺將上去。拼個死活。獅子膽量真大。雖有黃巾力士在前。並不畏懼。照舊對許真人撲來。黃巾力士見狀大怒。便舉起狼牙棒。當頭擊下。獅子一躬身。避過棒。要想再撲時。黃巾力士的左足。已踏到他背上。猶如一座泰山。不用再想起來。便伏在地上。動彈不得。那時黃巾力士舉了棒。專等許真人吩咐。只要許真人說聲打死他。便要一棒結果性命。那獅子呢。却也強項。雖被黃巾力士踏住。並不求饒。睜着環眼。抵庄一死。許真人見他如此猖狂。也管不得有一番修煉之苦。和上天好生之德。喝聲打死那畜生。這聲喝罷。黃巾力士的狼牙棒。已從獅子項門上直劈下來。只一下。了結了獅子性命。獅子既死。黃巾力士便退去。許真人呢。也掉頭走了。許真人走後。南山三傑和馬二哥。嶗山六君子。這一般好東西。在巖下靜等。要聽獅太保回話。不想獅太保被許真人打死。老是等他。等了許多時。不見回頭。大君子着急道。怎的獅太保去了好久。還沒回頭呢。莫非出了什麼岔子了。他是我們邀來的。有甚事情。是對不起

他的待我去看個明白。大君子說着起身要走。二君子道：「老大去，我同去。」老三老四道：「我們也同去。」老五老六道：「我們也去。」南山三傑等聽了，齊道：「那末索性一淘去，省得你去，我不去。」大君子道：「好好如此，由兄弟在前帶路，諸位隨在後面看事行事。」大眾答應着，來到山洞之前。一到山洞前，見得獅太保僵臥地上，見了誰都吃驚，齊聲怪叫道：「不好了，獅太保傷了命了。」眾妖物一時圍集在獅太保四週，說道：「一定是給那個吐三昧真火的害死，看洞外左右無人，想必已經走了。」眾妖物道：「既如此，可把獅太保抬進洞去。」再來說話，當時由南山三傑俯身去扛，大爺扛頭，二爺扛腹，三爺扛後腿，將一隻大獅子扛抬進洞中。這裏幾個妖物都是獅太保的老朋友，看他被人害死，無不落淚。嶗山六君子更加表示歉意，說道：「禍根都是我們種的，我們不佔據狐洞，不請客，獅太保何至喪身呢？」當時由三君子提議說事，既如此，說也無益，只好委屈老獅了。我們且給他尋個好場化，把他安葬定當。俗話道：「入土爲安。」這是要緊的。葬後，我們再去請些高僧高道，做些道場，超度他，使他往生人世，不墮畜道。眾妖物聽了，都附和着說好，便一同出外尋覓安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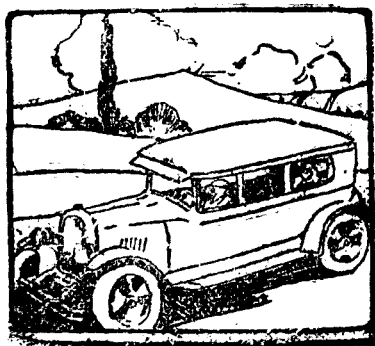
獅太保的吉壤。他們在天姥山上尋了個遍。尋到右面牛眠崖下。發見塊好地。南山大爺道。此處不錯。就安葬於此罷。衆妖看過。都覺滿意。便將獅太保遺屍運來。葬畢。大君子道。我去尋幾個高僧高道來。你們可將這裏佈置妥當。大君子去後。這裏幾個便施起妖法。幻出幾座棚架。預備僧道來時。做道場之所。這裏佈置既定。等大君子尋得僧道來。大君子呢。他離開葬地。向四面一望。天姥山上。雖有座寺院。聽說院中和尙。都是宿娼嫖妓。喝酒吃肉的禿驢。教他們來做法事。不大清潔。不如舍近求遠。到山下去尋。便下了山。來到山東面雙喜鎮上。盡頭的無量觀中。這無量觀中。有兩個道法高妙的羽客。一個叫太虛道人。一個叫太玄道人。兩人是師弟兄。也是天涯老人的朋友。在本書第一集上。曾經出現過兩次。一次在葉淇聲到五泉山去。憑吊兒子之時。一次在葉淇聲逃到岷山。未遇降龍和尙之前。這兩次出現。爲時雖暫。想讀者諸君。總可記得。此次他又出現了。那天兩人都都在觀中丹房中煉丹。忽聽道童報入。說道外面來個長大蠻子。要見這裏當家。請到天姥山上做法事去。太虛道人聽了。靈機一動。早已知道來意。便讓太玄看。

丹爐自己出外來接應。纔到大殿。已見得殿前立了個身長丈外。腰大合圍。赤身繫腰的蠻子。曉得是嶗山大君子。將來要歸天涯老人座下的。便也不去難爲他。裝着不知。含笑出來。到他面前。問他所以。大君子與他見過了。便將要請他上天姥山做法事的話。對太虛說了。太虛並不推辭。答應了他。回答說停歇就來。大君子看那太虛童顏鶴髮。年紀雖老。精神百倍。知道有些道行。但是看不出他有多。大來歷。見他答應了。說明道場所在。便匆匆的回去了。大君子去後。太虛回進丹房。也無須告訴太玄。因爲他在丹房中。也早已算到來意。和他們在大殿上說的。甚麼話。都不問可知。所謂彼此心照不宣。太虛將丹爐略爲看過。看尙未到火候。便對太玄道。我去了却山上事情。再來收丹。太玄道。好的。你去罷。有我在着呢。太虛遂離開丹房。出道觀來到天姥山上。嶗山六君子。南山三傑。馬二哥等。俱昂首候在幻化成的竹棚架下。且幻化了許多板桌木椅。以及做法事用的物件。除却鈸鼓响器和寶劍鎮木等。須待道士自備外。其餘都一概舒齊。他們等了不久。就見山下上來個瘦長老道。那來者。便是太虛。衆妖看他祇有一個人。連挑做法事。

傢具的香工也沒有。別說有其他的道士。想一個人來做什麼法事。看時。道士已到面前。太虛閃目看去。在腦中靈機一轉。把這幾人的根行。盡行參透。看衆妖中。步出來個長頭妖物。就是馬二哥。他問太虛道。道長可是來做法事的麼。太虛答道。不錯。因爲方才由這位朋友到敝觀中來說。所以就來的。說着。指着大君子。馬二哥道。既然來做法事。何故祇有老道一個人。太虛聽了。笑道。何祇一個人。這面站的幾個。不是麼。說着。指向西面。衆妖物聽說。向那邊一打量。果見棚外面一字兒。站定七個。身穿八卦道袍。頭戴純陽巾的。道士。衆妖物見了。大驚。想明明看他一個人上山的。怎的。忽然有七個道士了。難道是土遁來的。不然如何會平地生長。而且最奇的是這邊起初。好似是七株矮松。怎的矮松不見。有了道士呢。衆妖物誰都驚疑。聽太虛在對七個道士道。諸位請進來。做法事罷。那七個道士。便一齊答應。聲是。整整齊齊的。一步步踏進棚內。分向佈置就的桌旁立定。太虛自己呢。假癡假呆的。向中央站定。先對安葬獅太保的地方。看了遍。回頭對衆妖道。這一個地方。風水極好。稱爲牛眠崖。怎的不葬牛。葬馬。葬虎。葬豹。來藏個獅呢。這個獅

字纔出口。忽然又改變口吻道。如何來葬個死人呢。衆妖物爲的方才七個道士。來得太奇突。正在竊竊私語。議論那件事。忽聽道士對他們說出一篇葬牛葬馬的話。似乎把他們幾個妖物。盡行說將出來。又聽他說到末句有什麼葬獅兩字。衆妖物聽了。更是吃驚。見他說到葬獅。忽又改變口吻。說是葬死人了。衆妖物滿腹懷疑。南山三爺却說道。道士說話好沒來由。人死了。葬在這裏。豈有錯的。難道死人不葬。來葬活人麼。太虛聽了。假裝不聽得。不去回答。那時道士連太虛雖然有了八個。對於做法事的傢具。一件未見。衆妖問道。道長你來做法事的。如何不帶一件傢具。太虛道。誰說不帶得。看這裏不是麼。說着。便向懷中摸索。從懷中取出鈸。磬。鑼。鼓。簫。笛。寶劍。鎮木。令牌等物。不講大小。看他都從懷中一件件取將出來。看得衆妖物忘了形。也有伸出長舌的。也有露出尾巴的。你推推我。我推推你。暗暗說道。不對啊。這個道士有講究呀。又見道士將取出的傢具。逐件分給七個道士。教他們敲鈸擊鼓。誦懺做起法事來。一霎時。見得鼓鈸亂鳴。誦聲齊起。太虛自己呢。右手執劍。左手執盃。先踏了八卦。在衆妖物四週踏過。然後踏到中央。香

案台前。用寶劍憑空畫了道天羅地網符。暗暗地將衆妖物收集在裏面。衆妖物不曾曉得。見道士畫了道符。然後把令牌一拍。寶劍一揮。噴了口法水。唵了聲。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這一聲。不打緊。欲知究竟。下回再叙。



第三十回

牛眠吉地獅太保還魂

噩耗驚魂狐東翁燬店

衆妖物爲的死了獅太保。想去請高僧高道來做法事。超度亡魂。使他往生人世。不墮畜道。東不去請。西不去請。會請來個太虛道人。碰到太虛道人。生性愛開玩笑。他早知道衆妖物的底細。不去傷害他們。要與他們尋尋開心。當時暗暗佈好天羅地網。然後拍動令牌。唸了聲急急如律令。一聲未已。忽見法壇前。現出十二尊金盔銀甲的天神。後面又現出不少神祇。這十二尊神。乃是六丁六甲。其餘的。乃是山神土地。當下六丁六甲等齊來法壇前聽令。天羅地網也同時上下開張。把衆妖物圍在中間。且地上曾經太虛道人踏過八卦。衆妖物站的方向。是在離卦門。離門生火。烈火四飛。衆妖物自見得六甲六丁等諸神出現後。都預備拔步逃走。正要走時。忽然又現出天羅地網。各妖急得汗流浹背。又見站的地上。突然飛出炎炎烈火。四面燒來。這一下。把衆妖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大家一想。完了。本來是請個道士來超度死的。往生人世。如今倒反要超度生的。往生陰曹了。

且又都在怪大君子。會蒙了眼。怎麼去請了那箇不三不四的牛鼻子來。簡直是小鬼請到鍾馗。夜叉請到金剛。大鬧天宮的孫悟空。請到如來佛了。大君子呢。也自知失眠。引火燒身。自己遭難不要緊。還要連帶兄弟朋友一網打盡。如何對人得起。正是抱慚無地。死有餘憾。衆妖物腹中各在亂想。且都驚慌萬狀的。想尋出路。又見眼前景像不斷的改變。所有幻化的棚架等。已歸烏有。六丁六甲等。都奉了命撲犇過來。要來擒捉。站的地方。火又逼近。衆妖物無奈。拚命衝出離門。要想逃出八卦之外。此是萬不可能的。便逃進了坎門。坎門生水。一進坎門。就見銀濤洶湧。白浪滔天。霎時浪比高山。潮同奔馬。把衆妖物圍在水中。要是不走。水到跟前。便要淹死。衆妖物見不是路。向前衝既不行。只好向空衝上。上面有天羅。且有六丁六甲守護。衝上去。統被擊將下來。衆妖物實在無奈。只得對水中衝去。好容易被他們衝出水中。出了門。東西亂犇。犇進了震門。震門生雷。這可不得了。纔進震門。當頭就是箇霹靂。起初衆妖物還是幻成人形的。被這箇霹靂一震。驚得都復了原形。這時震門中。虎豹馬等各獸犇騰亂逃。太虛道人召來的五雷正神。驅

着雷車在各獸頭上。隆隆繞走。嚇得各獸走頭無路。大家跪下來求饒。齊把頭像搗蒜般亂叩。雷神雖奉太虛道人之召。但未奉傷害生命之令。故而祇是驚嚇他們。並不將雷針劈下。雷响了有頃。太虛道人在八卦中的太極上站着。見得他們夠消受了。遂唸動退神咒。把所有的神聖。盡行退去。各神退去後。雷神也去了。衆妖物都長跪在地上。渾身汗出如瀉。雷雖退去。一時還不敢抬頭。太虛道人看了好笑。走將過去。用寶劍一指。喝道衆妖聽者。俺今天不念上天好生之德。和念你們過去之事。尙守本分。必將你們盡行擊死。如今恩開格外。網開三面。饒了你們性命。但是你們得了性命。此後須要潛心修煉。兢兢業業。不要妄作胡爲。將來自有好處。牢記吾言。去罷。衆妖物聽得。一齊叩頭謝恩。起身看時。見得天羅地網都已開放了三面。放他們逃走。衆妖物便呼的一聲。齊向空處乘風逃走。嶗山六君子呢。對天姥山的行宮。不要了。逃回嶗山去了。後來被天涯老人收去。南山三傑呢。逃回隴山洞中去了。不久就受天涯老人收撫。馬二哥等呢。逃向別處去的。不去表他。衆妖物逃走後。太虛道人想想好笑。回頭看七箇道士還在着。便喝教他

們走回原處。道聲復。立時復了原形。真是七株矮松幻化的。那裏是什麼道士。這些鈸鼓寶劍等類。已都化爲烏有。太虛道人在這裏。玩了回把戲。尋了回開心。打算動身歸觀。突見眼前金光萬道。金光過時。見得埋葬獅子的泥土。登時高漲起來。看時。原來是獅子復活。掙身起來。把頭一幌。披開了土。縱出外面。正朝着太虛道人縱來。太虛連忙一閃。正待施展道法。萬道金光又起。這萬道金光。會將獅子裹住了。捲起空中。飛向天涯去了。太虛道人見了一驚。急忙運靈光算來。原來是如此。便也不去管他。獅子復活飛去。太虛道人曉得的。不肯言明。待作者在後文細表。此時暫且丟開。且說太虛道人見獅子已去。那塊牛眠吉地。空起來了。他想這箇地方。是箇好場化。非有大忠大孝之人。不配安葬的。待我算來。算罷。知道早已有了定主。不久就要來安葬的。但是必須去幫助他一陣。否則不成功。想着。便下山回觀。將觀事料理一番。與太玄道人一同出門。幹那件事去了。此事後文自明。且丟開不表。要說到許真人了。他自在洞口召來黃巾力士。擊死獅太保之後。便離天姥山。向甯波而去。在他推算起來。這玄狐是逃走在甯波附近。不曾遠出。

但是算不出他詳細地址。如此在甯波四週足足尋找了數十年。終無所獲。直到今年。在錢塘江中。遇到白雲洲。纔始知道。他因前車可鑑。恐防再被他們逃走。便先化隻黑狗。跑進洞中。四面踏遍八卦。把衆妖物困在中央。然後飛身出外。召五雷把他們一網打盡。所不曾死的。就是這隻牡狐。許真人看過信面。雖不曾開拆。信中云。他已曉得。曉得他新近在幽燕行了拯救萬命的功德。行功德事。必有吉神保護。一時不易下手。如今能夠滅却他一門。也可出口氣了。就此由他去了。不表許真人。要表白雲洲了。他闖了這箇大禍。匆匆地回到幽燕。踏進胡參禪堂。見得東翁胡參禪。正朝外立着。看白雲洲回來了。不覺含笑迎將上來。一面與他道喜。一面問他路上安好。談着回到客堂落坐。白雲洲有事在心。胡亂地對答幾句。這箇狐狸。比不得人。何等聰敏。人們稍有表示。他就看出。胡參禪看白雲洲神色不定。言語支離。知道不妙。猛想到。曾經教他寄信的一回事。到家中。莫非被他看出破綻。曉得我底細。見了我膽小。胡參禪是做夢想不到有這們大禍事。何況這妖物不會做夢的。他還當家中子孫們。一箇不小心。被他看出原形。疑心到他。

見了他害怕。纔有這種情形。便開口問道。日前託先生帶回家中的書信。想已送交拙荆了。未悉可有回書。給先生帶來。白雲洲聽了。實在回答不出。胡參禪抬着頭。等回話。等了好久。不見回答。益發疑心。便接連催問他。問道。莫非尋不着舍下。或者帶來回書。給你遺失了。白雲洲看東翁連連追問。看來還是早說爲妙。一看店堂中人多耳衆。不便說話。便拉了胡參禪。到賬房裏。胡參禪不知他鬧些甚麼。跟了他走進賬房。一到賬房。白雲洲便在他面前撲通跪下。口稱。仙長在上。恕我萬死。我纔敢說明。胡參禪聽得。叫他不叫東翁。叫仙長兩字。吃了驚。又聽得什麼。恕他萬死。纔敢說明。這句話。驚動了他的心事。想莫非家中出了事麼。但還不明白。問道。你且起來。講的什麼。我不大明白。可細細道來。白雲洲始終不敢起身。就跪在下面。將過去事。詳細說了遍。胡參禪聽畢。道。聲罷了。雙脚一蹬。白雲洲大驚。看東翁時。却失了所在。原來胡參禪聽罷這箇消息。氣痛得心坎發慌。把脚一蹬。起在天空。發狂似的。在天空中團團亂轉。末了。想這樁事。對白雲洲無甚關係。且不去怪他。須得尋着了這箇牛鼻子。纔可消心頭之恨。想着。撥轉身。乘風如飛。回

甯波而來。他要到洞中看箇明白。這裏白雲洲呢。在賬房中等了好久。不見東翁踪跡。料想他聽了消息。莫非趕往甯波。尋那道士去了。看自己長跪在地上。幹甚麼。便起身到外面去辦事。心中提心吊膽的。怕有禍事發作。因爲他們終究是妖物。一箇不高興。發出野性來。性命難保。不表白雲洲心驚膽戰的。在店堂中。要表御風飛去的胡參禪。他心急意慌。御風疾行。何消半日。來到甯波翁巖分水灘旁。一看地形。完全改變了。山洞劈開。下面成了道溪灘。所有牝狐和子孫們骸骨。也一具不見。不知那去了。他覩景傷情。淚流滿面。不識那箇道士是誰。又不知他住在何處。無從尋覓。看了良久。恨恨地離開翁巖。仍回燕京而來。翁巖那處。現在改稱爲天打巖。雷劫妖狐的事。傳說到今。附近一帶。還歷歷能道的。且說胡參禪回到幽燕。對白雲洲也不去。奈何他。關照他不可告訴別人。自己終朝悶悶不樂。對於入川辦藥的事。也無形打消。過了幾天。不知怎樣一思想。撩起了野心。想道。我胡參禪。遵了五鼠山上仙人的指示。革面修心。來到幽燕。拯救萬命。對於翁巖的子孫。自從天姥山移去後。便教妻小管束他們。也久不到外面闖禍。如此行爲。天

公應得加福於我。和我的子孫。怎的反將我一門全行殛死。連屍體都燒毀殆盡。這箇報應。未免太毒辣了。雖說我從前幹過錯事。傷過生命。想陳橋避劫。也曾受過天譴。打了不再罰。天道人道。什麼道都是一理的。如何對我獨異乎衆。莫非天不見憐。定要得我甘心。那末我這箇勾當。還幹他則甚。其他此念起時。野心蓬勃。想完了。收束了罷。便在那天上午發起一把狐火。霎時店中火起。夥友們見了。大驚。看好好兒沒火種遺下。怎的會燒起來。又看發的火。藍悠悠像是狐火。大家跪下來求。且不迭許願。願立箇仙堂。朔望供奉。衆夥友不明底細。雖看出是狐火。不知爲東翁所放。經理白雲洲。當火起時。正在店堂中叫理髮匠梳髮。解散了髮髻。尙未盤到頂上。聽得火起。理髮匠撇了他。攜了傢具逃走了。急得他握了亂髮。要尋東翁設法。虧得那時是明朝。要是換了目下。倘然剃箇和尚頭。剃了半箇。理髮匠逃了。那末跑來跑去。像箇什麼。且說白雲洲握了亂髮。四處尋東翁。因爲此時他明白東翁不是人類。區區火起。教他設法。總無妨事。那知今天的火。就是東翁放的。他徧尋東翁無着。你道他在那裏。他高坐在屋頂上。不斷地放火。白雲洲尋了

多時。尋不見。看衆夥友都忙不迭的在那裏救火。這火燒得真快。且不在一處起。火東也燒起。西也燒起。你救熄東。他燒旺了西。累得無從施救。在店中配藥的人們。見得火起了。都棄了方案。逃出店外去了。夥友們施救多時。不能撲滅。外面救火的善社來了。潑水施救。水到火上。等於石油。越救越旺。嚇得救火的。不敢救。說也奇怪。十大開間的一家藥舖。被他一陣火燒。不到兩箇時辰。燒箇精光。他燒店祇燒自己的。左右隔壁和對門鄰居。一家不去連累。直可說寸草不動。胡參禪堂是名震幽燕的。一燒去。京城內外。當天都知道了。說道這次火燒得很奇怪。好似天火燒。光燒獨家的。且不見了東翁胡參禪。恐怕燒死在裏面。經理白雲洲。奔走稍遲。延燒了頭髮。燒得焦頭爛額。氣息奄奄。這是京城百姓們紛紛傳說的話。至於胡參禪燒死的話。也不過是推想而已。白雲洲燒得奄奄一息。倒是真的。因爲他披散了亂髮。東西亂尋東翁。一箇不留意。頭髮延着火。立時燒起。急得他就地亂滾。虧得有箇夥友。提了桶水過來。見了他滿頭一潑。纔熄了火。然已燒得焦頭爛額。夥友將他扶出外面。送到親戚家醫治。待到全愈。已有半月之多。白雲洲

傷勢全愈後。他也不說明東翁胡參禪的來歷。對於這次火起。後來想想。却很懷疑。防是東翁悲痛之餘。無心營業。索性付之一炬。想自己偌大年紀。此次遇到箇好東翁。多得些進項。以爲再混幾年。儲蓄幾文。可以回家養老。如此這們一來。不曾燒死。還是大幸。受傷以後。身子不及從前康健。若到別家服務。不但一時無相當機會。且精力也覺不濟。不如南歸。別圖機會。白雲洲想罷。遂離開幽燕。南下回家。他在途中。一天晚上。得箇惡夢。夢見合家老幼。都在他面前哭泣。且各人渾身淋漓。像隻落湯之鷄。夢醒後。推詳夢境。不得其解。但想這箇夢。總非吉兆。便上緊趕程。水舟陸車。行來加快。一天到了杭縣。在未達家門之前。就聽得街坊上人人議論。說道希奇啊。九子廿三孫。一齊會送了命咧。且說死得很奇怪。平風平浪的。怎的會翻了船呢。又有人在說。翻船的原因。據船夫說。像是有箇巨人。從半空中伸下腳來。那隻腳有船樣大。只輕輕踏了下。船就翻了。街坊上人這樣的說着。他聽了覺得離奇。欲知究竟。下回再敘。

精忠大俠傳第四集

第三十一回

一怒踏沉船全家殞命

三霄聞唳鶴絕地逢生

蛟川雕龍生著
漱六山房校訂

白雲洲失業回家。到達杭縣。在街坊上聽人議論。說什麼九子廿三孫。一齊翻船死了。他聽了想奇啊。這九子廿三孫。在杭縣祇有我白家一門。不曾聽見其他的。啊。怎的他們所說如此。待我上前問他聲。遂趕步上前。問他所以。那人看白雲洲是個上年紀的人。便對他道。那事就是城外白家莊上白雲洲的家中呀。白雲洲聽得。哎喲一聲。跌倒地上。那人因為他是箇年老之人。不忍回復他。對他說了。豈料哎喲一聲。跌倒了。不覺大驚。連忙將他叫醒扶起。問他因何倒地。白雲洲哭喪着臉。說道。白雲洲就是我啊。我從幽燕回來。作了甚麼孽。會全家門死在河中啊。那人聽說白雲洲就是他。忙不迭的安慰他道。我們不過聽見人家傳說。有無其事。不得其詳。非到家中看過不可。或者是謠傳。亦未可知。白雲洲想那箇事情。好謠傳的麼。如此我趕快奔到家門。看個明白。遂拭去眼淚。撇了那人。急急忙忙穿

出城關。來到白家莊上。一進莊。父老們見了他。都彘集面前。對他道。不好啦。你家中出了大岔子咧。合家門都在一月前掃墓去。死在橫塘河裏了。白雲洲聽罷。父老們告訴。知道路人傳說不虛。和明白了。是爲的掃墓致死的。當時一傷心。又昏跌地上。衆父老們慌忙將他連喚帶扶。扶到自己家中。此時家中九子廿三孫。連婦女們都死去了。所有不會死的一箇是白雲洲自己。還有一箇就是新娶的孫媳婦。因爲他歸甯去的。不在家。所以不死。講到這許多人。如何會死呢。且據路人傳說。什麼天空中有隻巨脚伸下。踏翻船的這回事情。非待表明不可。原來那椿慘案。是胡參禪幹的。胡參禪不是自己說過。與白雲洲無甚關係嗎。不錯。他說雖這樣說。心裏倒底還有些怪他。怪他不該將書信給道士看。他自從放火燒毀了藥鋪。便離了幽燕。失神落魄似的。在宇宙之內。六合之外。無目的狂彘。彘了幾天。不知如何。會彘到了杭縣。而且奇巧不巧。會彘到白家莊上。停住風頭。一看。知道是白雲洲的家門到了。他想起白雲洲。不知他此時有從幽燕回來否。要想進去會他。忽見裏面出來一大淘人。男男女女。總共有四五十箇。看有幾箇。手裏提了

紙綻香燭等物。看去是去掃墓的。因爲那時是三月裏。節近清明。白雲洲家中老幼。要到橫塘河南面。祭掃祖墓。那天一家門都高興去。祇留了箇老僕在家看門。他們羊羣過嶺似的。擁出門來。胡參禪看了。便隱住身。在一旁想道。看他們家中。子子孫孫。嘻嘻哈哈的去掃墓。何等熱鬧。我的一家門。都給甯殛死了。弄得孤影隻形。淒淒涼涼。以此喻彼。想來好不傷感。他在暗中想着。看他們多從眼前過去。不見白雲洲影子。諒必尙未回來。遂暗暗跟在後面。無精打采地。跟他們到了河岸。白家一門。今天歡天喜地的掃墓去。那知暗中有這們一箇妖物跟着。衆人下了船。船夫解開繩纜。款乃聲聲。向橫塘河那邊搖去。胡參禪見船開了。遇到他無所事事。便起在空中。有意無意地跟將下來。跟到橫塘河中。看船裏有幾箇小孩子。在互相打趣。一陣嬉笑。一陣謾詈。引得滿船的人都齊聲發笑。真是融融洩洩。有說不盡的天倫樂處。他看了。由羨生妬。由妬生恨。提起了心頭舊事。想這白雲洲。真可惡。我待他不錯。怎的託他帶信。去給外人觀看。分明是他壞的事。胡參禪這樣一想。便撩起火性。火性一起。不好了。他就在空中把脚一蹬。說道。玉旣碎了。

瓦也不得完全。說着伸下左脚。只輕輕將船一踏。便翻了過去。待翻了船。忽又悔悟。想我在幽燕拯救了萬命。此時又害起人來。不是自相矛盾麼。想着見禍已闖了。也管不得許多。便掉頭如飛而走。在胡參禪伸脚下去之時。嚇得船上人魂飛魄散。看什麼。半空中有怎麼大的脚伸下來。待到一被踏翻。箇箇做了滅頂之鬼。那箇船夫。幸虧深悉水性。逃出性命。否則同歸於盡。家中的信和如何死的。都是船夫回來報告。待白雲洲抵家後。衆父老將他喚醒。由他的新孫媳過來服侍。并將詳細說了遍。白雲洲痛定思痛。想想這隻脚。很蹊蹺。莫非是東翁胡參禪幹的。雷殛死了他滿門。怪到我。便把我的全家害了。白雲洲的神經。也可說是敏捷的了。一猜。便被他猜着。但是既經死了。又不能去尋胡參禪說話。只好自認晦氣。鬱鬱悶悶的。度那獨翁孤媳的淒涼生活了。這段事。傳到目下。浙江省裏。還有句譬語。譬喻那些子孫滿堂。輕視人家沒子孫的人。還報說他。九子廿三孫。也落得獨自上孤墳。意思教他不要驕矜。現在且丟開不提。要說那個亂轟亂闖的胡參禪了。他踏了船。覺得神志恍惚。心境不安。要去尋個洞府修養幾時。從杭縣返身不

多時來到安徽阜陽潁州郊外。忽見眼前有一縷丹光直冲雲霄。忙低頭一看。見得下面有座破廟。後殿上有個道士在天井中煉丹。胡參禪見了。要去看他煉丹的方法。便落在天井中。當時是隱住身。走近丹爐旁去。那個煉丹的。你道是誰。便是腕子辣。因為胡參禪隱住身子。一時看不出。忽見丹爐內起了道藍光。腕子辣一看不對。知道有妖物在窺視。防被他攝了丹去。害得自己白辛苦。急便唸起退隱咒。立時將胡參禪影形露出。看就在丹爐之旁。立了個八九十歲的老翁。看他頂露黑煞。眼耀綠光。就知道他是隻披毛帶角的畜類。要待發作。此時胡參禪呢。正在觀看丹爐。忽聽道士唸動退隱咒。知道道士不是等閑之輩。本想要走。一想橫豎與他無怨無仇。就與他見一面談談也好。便立着不動。待露出面目後。即忙對腕子辣拱手作揖。口稱道長。煉得好丹。晚輩路過貴處。偶一觀光。恐驚動道長。故而早不拜見。幸乞恕我窺視之過。腕子辣聽了。笑了笑。說道你的膽量真不小。我在這裏煉丹。記得五年前。有個小妖。前來窺視。想順手牽羊。攝我的丹去。當時被我獲住。就把他放在丹爐裏。仿效太上老君在八卦爐中。煅煉齊天大聖的方

法。把他在爐中。煅煉了幾時。煉得那小妖。骨消形滅。此後便誰也不敢來窺視。且當時我曾有一言。要是此後再有來者。便將前妖爲例。你如今違我誓言。竟敢來此窺視。一定不是好意。非將你向爐中一煉不可。如此待我揭開爐蓋。讓你自己進去。免得山人動手。胡參禪一聽此言。不覺惡向膽生。怒從心起。想什麼。莫非那個道士是發狂的。竟會說出一大篇話來。可曉得我胡參禪。不是等閑之輩。前番五雷擊頂。都給我避過了。况此番對他甚是客氣。他却出言這般狂悖。當我是個好惹的了。罷罷。橫豎我現在一身之外。無罣念。該是要倒塌在他手中。也是注定的了。給些顏色他看看罷。想着也不來與碗子辣回話。一回頭。見得那邊有塊大石。便順手一指。喝聲起。這塊石。便凌空飛起。在空中只一轉。變成有泰山般的一座了。再喝聲下。便對碗子辣頂上打去。碗子辣見了。哈哈大笑。說道。小妖。施甚麼法。說着。將袍袖一拂。一座泰山般的大石。輕輕落在袖中去了。碗子辣袖裏乾坤的法術。在上集中。他將尋陽山上石人藏着。帶到潭影洞去的回事。想讀者總可記得。今番他對胡參禪的石頭。只一拂便收去。可見他神通廣大。胡參禪見打他

不着。知道指點東西。是不中用的。下個殺手罷。便一張口。噴出一團黑氣。這團黑氣。稱爲七煞氣。沒有相當修煉的人。遇到他。就要昏迷。當時對碗子辣撲面噴去。碗子辣見了。並不在意也。一張口。噴出一團三昧真火。他曉得這團七煞氣。甚是厲害。非吐三昧真火。不足當他。胡參禪見碗子辣吐出真火。知道不敵。還是腳下明白。免遭毒手。便一飛身上了空中。御風向前逃走。碗子辣見他逃跑。不肯放他過去。縱金光隨後追來。御風而逃。那及金光追來得快。何消片時。已被碗子辣追上。便大喝道。妖物往那裏走。還不跪下來就擒。胡參禪聽得後面喝聲。知道已被追及。一時心中慌亂。失足脫風。墮落地上。下面是臨安郊外。一處森林之中。看那邊樹根上。有個大窟窿。便隱身闖入裏面。屏息靜氣的躲着。希望避過碗子辣眼光。那知碗子辣神通廣大。見他失足墮地。接著隨將下來。早見他闖入窟窿中去。想再好沒有。便過去對窟窿上。畫道符籙。把他困禁在內。不能逃脫。然後再放三昧真火。打帳燒樹。忽然一想。我對他說過。違了我誓言。要將他拋入爐中。做做太上老君煅煉孫悟空的方法。燒死他的。如此且捉他出來。帶了回去。便將符籙

去了。靜悄悄在外面候着。那胡參禪逃進樹中。伏身躲着。忽見窟窿外畫了道符籙。知道是道士到了。一時難以出外。正在憂慮。又見得符籙去了。他想奇啊。莫非那道士以爲這裏沒有的。走到別處去了。如此待我隱身到外面看來。這箇胡參禪不到外面看。倒也沒事。一看。正中腕子辣的詐計。腕子辣早防到胡參禪見去了符籙。一定要出外觀看的。且料必定隱身而出的。當時自己也隱身待着。隱遇隱。胡參禪一出樹。就與腕子辣撞箇滿懷。一看道士在着。知道不妙。急忙隱身進樹。不料腕子辣也隱身進來。胡參禪大驚。慌忙出樹。想再騰空逃時。不客氣。腕子辣的袖裏乾坤的功夫。又施展出來了。他看胡參禪逃出樹去。也隨着出樹。看他想騰空逃走。便將袍袖一拂。喝聲收。那箇胡參禪剛正騰起身。離地不到一丈。從空中倒跌下來。跌入袖中去了。胡參禪一箇昏天胡地。跌入袖中。腕子辣見了。哈哈大笑。甩着袍袖。縱金光回觀。到得觀中。在丹爐旁地上。畫箇圈。算是道地。纔然後袍袖一拂。將胡參禪拋出。落在圈中。一箇偌大的胡參禪。被他縮小了。變成箇小人國的小人一樣。祇有尺來長了。在這圈內。別想逃走。腕子辣見狀。又笑了笑。

揭開丹爐蓋。要想提起他。拋入爐中。忽而一想。要麼看他。是什麼妖物。便放了箇掌心雷。喝聲孽畜。還不現形。更待何時。胡參禪聽得雷聲。早已就地一滾。現出玄狐原形。梔子辣見過。知道是狐狸。便伸手提住他尾巴。顛倒提起了。要打算拋入丹爐之內。胡參禪急得百般哀叫。求他格外開恩。放他活命。梔子辣道。你想活命。何必到此。正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梔子辣說着。將他倒提到爐邊。胡參禪見了。嚇得魂靈飛騰。想一進爐中。我沒有孫悟空那樣法術。如何逃得出。這是性命休矣。便用前爪。攀住了爐邊。也不管爐邊沸燙。也不管爪皮燙焦。攀住了哀求不已。梔子辣怒道。你想攀倒丹爐麼。遂用手一指。爪便滑脫了爐邊。胡參禪想完了。大約是我踏沉白雲洲全家的報應。所以東不走。西不走。走進這地獄來受死。當時把眼一閉。由他去拋。不再求了。正在這箇生死關頭。忽聽得一聲鶴唳。又聽得有人叫道。手下留情。這一叫。梔子辣便將他提着。不拋進爐。胡參禪聽得。開眼看來。見得眼前金光萬道。再看時。天井中落下箇身騎白鶴的道姑。那道姑面如桃花。髮似烏雲。頂上挽起雲髻。插了金釵。身披藍緞道服。手握雲帚。肩背

胡蘆騎鶴落在庭前。下了鶴。走上前來。與椀子辣見禮。椀子辣見了。慌忙將胡參禪拋回地上。圈內迎接道姑。口稱難得仙姑光降。有失迎迓。道姑聽了。一拂雲帚。叫聲道友。何必客氣。好久不見。今日路過寶觀。特來拜訪。椀子辣連道。不敢不敢。裏面請坐。道姑正要隨椀子辣進內。忽然止步問道。這箇東西。爲了何事。觸犯道友。要將他拋入丹爐。椀子辣見他問及胡參禪。便用手一指地上道。這箇東西。說也可惡。貧道在此煉丹。他却靜悄悄進來。想來攝丹。經我點破。他還敢顯能用強。與我抵抗。被我將他捉住。要依照前番捉住妖物的辦法。拋入爐中燒死。胡參禪在圈內想道。牛鼻子說我是來攝丹的。可冤枉了。亂說八道。希望爛斷他舌根。想着。已聽他說完話。再聽那個道姑答道。原來如此。便回頭來看。胡參禪想這箇道姑。滿面慈祥。一定是箇好人。且看道士對他很恭敬。不如求他救命。或者可得一線生望。便幻成人形。屈膝跪下。對道姑叩頭訴冤。說道。小妖路過此地。見得丹光冲天。下來觀看。不料被道長見疑。當作來此攝丹。要將小妖處死。實是冤枉。求仙姑救命。道姑聽得。舉左手在額上撫摩有頃。若有所思。忽然問胡參禪道。你這東

西不是在幽燕開設胡參禪堂的麼。胡參禪聽了。叩頭稱是。說道仙姑所算一些不錯。道姑聽了。便回頭對碗子辣道。看在貧道薄面。和念他在幽燕曾經救萬命的功德。饒他一死。放他去罷。說畢。又將胡參禪一生經過之事。如數家珍。盡情說出。說他從前如何作孽害人。如何陳橋避劫。如何天姥山遇豹。如何五鼠山遇仙。如何到幽燕開店。連及如何在橫塘踏翻白家掃墓船的事。都說給碗子辣聽了。碗子辣聽得說道。原來有這麼一回事蹟。那末就依了仙姑所請。饒他一死。說着用手一指。去了地網。喝聲去罷。胡參禪得了性命。正想拔步逃走。聽得那道姑叫道。胡參禪且慢走路。欲知究竟。下回再叙。



第三十二回

雷驚天奔波傳遠訊

梔子辣遣使探名山

胡參禪得了道姑相救。正要轉步逃走。忽被道姑叫住。便垂手在旁立定。看道姑瞅他一眼。對梔子辣道。道友。那箇胡參禪。雖然人類。算來與道友倒有夙緣。依貧道意思。要介紹與道友。收他做箇記名弟子。帶在身邊。教他煉煉丹。守守爐灶。順便叫他學些功夫。也是兩全其美的事。未悉道友意下如何。梔子辣尙未答應。胡參禪聽了。想這倒不錯。我一向要尋箇高僧高道。研究三乘大道。今天遇見這道士。望他雖不是大羅金仙。估量道行也不算淺。難得仙姑肯介紹。不如拜他爲師。跟他學些功夫。也不會錯。想着。已不待梔子辣答應。早對他跪下叩頭。口稱師父。在上。弟子胡參禪拜見。道姑見了。笑道。聰明不過狐狸。道友就收了他罷。梔子辣被他一拜。不好推辭。就收爲徒弟。但對他說。做我徒弟。須依我一言。我有箇徒弟。叫安大年。是箇叫化打扮。你也得幻成叫化模樣。纔成一式。胡參禪答應道。那箇容易。說着。便一伏身。起來時。看已幻成箇叫化了。梔子辣道。如此甚好。便教胡參

禪看守丹爐。自己讓道姑進殿角門上。到裏面去了。胡參禪對了丹爐。發陣呆想。想不是來了箇道姑。此時的我。恐怕已成焦炭了。想着。不覺還有些心跳。他在外面看守有頃。聽得師父送客出來。那隻鶴。原本立在庭中的。看道姑出來。兩翅一展。高翔上去。齊檐而止。聽道姑在對師父說。道友今天與你一面。不知又要隔去幾年。纔能相會。我願你道心日增。魔心日淨。對於那箇東西。如可別求。饒了他罷。但是要道友自去斟酌的。我可不來硬討情。道姑說着。聽師父在說道。那箇只好再說了。說着。又在說。緩日有暇。定到仙山拜謁。道姑道。好說。有暇請過來敘敘。再會吧。說着。金光四起。見道姑飛身跨上鶴背。那鶴長唳一聲。沖霄直起。胡參禪見了。忙頂禮相送。看師父也在對他稽首。道姑是誰。後文自會提及。此時且慢去表他。他對碗子辣說。這箇東西。如可別求。饒了他罷。這句話。是何意思。也在後文中交待。此時不叙。且說胡參禪自拜在碗子辣門下。做了記名徒弟。碗子辣便教他煉口飛劍。作爲護道之需。又教他學些掌心雷。和燒丹煉汞的道家功夫。胡參禪靜聆默記。用心苦學。不久都學成了。那時碗子辣教他煉爐丹。試試所學功夫。胡

參禪那廝。作者曾經說過。是聰明過人的。當時入手煅煉。煉了十幾年。快要煉成了。一天晚上。正在守爐。忽然聽來陣狂風。胡參禪大驚。防有怪物來偷丹。急便縱放掌心雷。和唵動止隱咒。說也希奇。被他一箇掌心雷。和唵完退隱咒。丹爐旁。便現出箇頭裹虎皮雙耳帽。身穿夜行緊身靠。足登千里跑快靴的人。那人兩道紅眉。一雙綠眼。尖嘴闊顙。露出兩排銀牙。映着血也似嘴唇。身體又高又大。叉着兩手。似笑似慍的。對胡參禪望着。看去又有些怕人。胡參禪不知他是妖。是怪。是魔鬼。是神仙。看他立着不走。急便喝問道。丹爐之旁。豈容他人窺視。這裏是什麼地方。你不去打聽打聽。闖進來幹什麼。莫非是來討死。那人聽了。笑了聲。說道。朋友。不要出口傷人。我問你聲。這裏不是椀子辣道長的修道之所嗎。怎的不見他影踪。胡參禪聽他問起師父法號。知道不對。原來是看師父的。便道。不錯。這裏是我師父修道之所。你可是來找我師父的。那人聽說。便一拱手道。我道你是誰。原來是椀道長的高足。方才鄙人來時。因爲不見椀道長。恐防他不在這裏。所以隱着。如今說來。是自己人了。你道那來者是誰。他姓雷。叫雷驚天。是安大年在天霄寺。

牆外遇到鼻穿金蛇的叫化的徒弟。那叫化無姓無名。叫邈邈公子。與粽子辣有八拜之交。此番差雷驚天到來。有兩樁大事。一樁是叫粽子辣派箇人。到漢中磻家山上。去採取三顆蛇珠。兩顆蛇眼。取得後。將兩顆蛇眼。派人送給邈邈公子。三顆蛇珠。就教粽子辣收下。這是一樁。第二樁。是邈邈公子。有對金絲葫蘆。是李鐵拐過東海時。遺失在雅士島上的。給一箇興風作浪的海和尚取了去。取得之後。看他露光萬道。在海中竟天玩着。一天邈邈公子路過其地。見得葫蘆。知是仙物。便在海和尚手中攝了。藏在懷間。預備貯藏金丹。後來粽子辣要煉丹了。向邈邈公子借來。現在邈邈公子自己也要煉丹了。要收回葫蘆。教粽子辣交與雷驚天帶轉。這兩樁事。第二樁。看去不錯。第一樁。有些疑問。邈邈公子要取蛇眼。何不就叫雷驚天去取。却要教粽子辣派人。且據上集書中。那箇攫蛇眼的偉男子說。蛇珠是好東西。蛇眼是次等的。那末邈邈公子。如何要將好的完全讓與別人。自己願意取那次的呢。這都有講究。講到邈邈公子的道行。比粽子辣深。粽子辣尚未知道磻家山上有死蛇之事。他早已知道。且曉得這蛇珠與蛇眼別有主人翁在。

着。不是自己應得的。去取。也是空勞跋涉。這點。他既然曉得別有主人翁。何故又要教腕子辣派人。不是豈他開心麼。這倒也不是。原來他曉得胡參禪。與此事有關。教腕子辣派人。必派胡參禪的好。教他前去了。却一重公案。所以教雷驚天來對他說。雷驚天的來意。既經說明。要講到胡參禪了。他聽罷。雷驚天說話。說與他是自己人。不知與他怎樣稱呼。要待問時。雷驚天看了。已知其意。便告訴了他。和來意。胡參禪纔始明白。說道。如此待我稟報師父去。師父在後殿參禪呢。說着。讓雷驚天在丹爐旁少坐。自己進內去稟話。過了歇。胡參禪偕腕子辣出來。雷驚天見了。忙過去見禮。見過禮。將來意說了遍。腕子辣聽得。眉頭一皺。說道。葫蘆。這幾天剛有丹貯着。不能交你帶轉。待我將那蛇眼取得後。一齊着人送上是了。雷驚天聽說。道聲如此也好。但我還有別事去幹。要到滿洲一走。此時少陪了。隔天再見。說着。別了。腕子辣走了。雷驚天走後。腕子辣在袖中。取出那箇水晶球。用顯微鏡似的東西。看了遍。對胡參禪道。你可趕往漢中磻冢山下。幫助你師兄安大年。去取那蛇珠。你師兄我曾對你說過。他是箇乞丐打扮的。你在山下見着他。他初

見不認識時。可叫他一聲安大年。要是是的。他必來答應你。如今趕快前去。我看取蛇珠的人。很多呢。恐被捷足先得。便白犇波了。胡參禪奉了命。急便仗劍飛到礮冢山下。他剛在後山落下。聞得奇臭。四面一望。見得那邊有箇叫化。遠遠地犇去。看他並不往山上來。是與山背道而馳。走往別處去的。他想那邊走的。莫非是師兄。他取了蛇珠。走了不成。如此待我追上去。遂吐劍直追到那叫化面前。那叫化正是安大年。安大年在二次上山。見得蛇珠被取。與葉文燦頂撞了幾句。氣沖沖下了山。走不多遠。忽見眼前落下道劍光。吃了驚。定睛看時。眼前現出一人。看他打扮。與自己一樣。也是箇叫化。安大年與胡參禪不曾謀過面。所以見面不識。是師弟兄。正要問他來意。胡參禪先開口問道。尊駕可是姓安。叫安大年麼。安大年答道。不錯。我姓安。叫安大年。你是誰呀。如何認得我。胡參禪聽說。正是安大年。不覺大喜。忙對他述明彼此關係。和來意。安大年聽得。纔知道是師父新收的徒弟。自己幾年來。闖浪湖海。不曾到金頂觀一走。所以不知詳細。當下兩人見過禮。談起取珠之事。安大年道。不必去了。珠已給人先取去了。取珠的人。此時還立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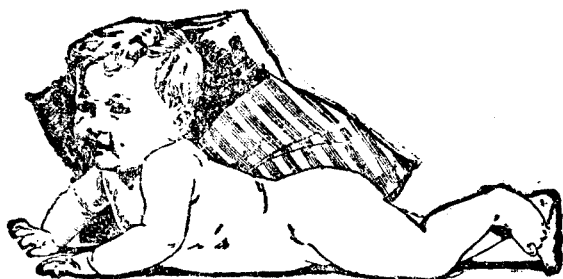
山巔。方才我與他頂撞幾句。走下山來。不想遇到了師弟。我們且回去見過師父。再說。胡參禪道。且慢。我們千里遙遙。趕到這裏。況且此事經雷驚天兄。奉了邈邈公子之命。前來教師父派人的。倘然我們赤手回去。只使師父不來責怪我們。邈邈公子知道了。不是要說我們沒用麼。如今且上山去。要他拿出珠子來觀看。待到了手中。再同他談話。好在珠有三顆。你我與他。各取一箇。這算平均分派。倘然一箇不對。就統都拿了回去。看他怎樣。安大年想起方才兩次上山。空勞跋涉的。冤枉心中也有不甘。聽了胡參禪說話。竟表同情。說道。好。掉頭走罷。當時兩人便轉身。如飛走回山來。兩人返身走時。遇到葉文燦走下後山。要到甘肅去。便迎將上來。一碰面。兩人就向他索看蛇珠。遇到葉文燦全不領教。彼此就吐劍相爭。兩人的劍。是銀葉煉的。不及葉文燦厲害。敗了陣。胡參禪想丟了臉啊。便下殺手。吐出七煞氣。一團黑氣。噴倒了葉文燦。在他身上搜索蛇珠。却又不見。安大年道。此事實。胡參禪道。不對啊。此中恐有別故。要是他取了。如何身邊沒有。安大年道。此事實。在奇怪。非得回去。請師父查看水晶球不可。胡參禪道。如此即便回去。要是他取

的也不怕他逃到天外去。兩人說着回身便走。正打算飛劍起程。胡參禪忽然想到一事。對安大年道。師兄且慢走。我還要到山上一看呢。安大年問他作什麼。胡參禪道。師父對我說過。三顆蛇珠之外。還有兩隻蛇眼。聽說蛇眼是邈邈公子要的。取來給他送過去。我們珠沒取得。取兩隻眼去。也可送給邈邈公子。光光我們的臉。安大年不知除却蛇珠之外。蛇眼也有用處。且也不知蛇眼已經那箇偉男子取走了。因爲在他見得失去蛇珠之時。蛇眼還在着的。此時經胡參禪一說。連道那箇東西在着。我們快去取罷。兩人遂飛劍來到山後。看蛇土依然埋起。地上却有許多馬蹄印痕。看了不明底裏。遂吹口氣。分開土。一看就是一呆。見得蛇眼也沒有了。安大年道。奇怪。奇怪。這兩箇箇大蛇眼。誰取去了。若說是被師弟噴倒的那人取的。爲何身上一件都不見。此中一定有隱情。請問師弟。可能把那人弄他蘇醒過來。待我來問個詳細。不是他取。他在山上。總瞧見的。或者是他同黨的人。取了去。我們問明。便趕向前途取回。也省得跑回金頂觀去問師父了。你看如何。胡參禪等他道完。想了想。倒也不錯。說道。要那人蘇醒。是平常事。如此走罷。兩

人雖將蛇土分開。也不將蛇照舊掩埋。徑自下了山腰。來到原處。一看葉文燦。却不在地上了。兩人大驚。尤其是胡參禪。他怪叫道。這箇是何道理。莫非那人有大能耐的。假裝倒地。否則噴倒了。非我自己。或者是有金丹的人。不能使他蘇醒的。難道給人救去了。安大年道。今天的事。着實希奇。非得去問過師父。我與你要越弄越糊塗了。安大年說到這裏。看天色立時黑暗下來。抬頭看時。見得烏雲四合。雷聲隱隱。狂風逐陣吹發。知道頃刻間。要下傾盆大雨了。胡參禪道。雨來了。不要遲延。回觀去罷。兩人當即飛劍。看閃電霍霍。與他們白色劍光天矯相映。金銀兩色。相映成趣。不表兩人飛去。要說這陣大雨。這陣雨來得甚是奇突。莫非有講究在裏面。不錯。有講究。但看那陣雨。一下直下了一天。將山上山下所有的血蹟血水。盡行沖洗乾淨。還有幾箇大霹靂。一團團雷火。將蛇頭蛇身統統燒燬了。看那講究。似乎是天公見得胡參禪等將掩埋蛇土分開後。不顧而去。葉文燦又被黑氣噴倒而失了蹤。眼見得第二箇肯來掩埋蛇頭的人。是沒有。如此蛇頭腐爛起來。黎民要大受其害了。天公看事行事。覺得不好。便下雨發電了。這箇講究。大約

是不會錯的。且丟開不提。要講那失蹤不見的葉文燦了。他自被胡參禪用七煞氣噴倒地後。卽昏昏睡去。及待醒來。覺得此身在犇馳中。開眼看時。青天會貼近了面龐。仔細認過。原來此身被人家背負着。在天空中犇馳。那人行度過高。且將葉文燦仰面朝天的背着。所以一開眼。青天在眉睫。葉文燦想起方才事情。是被後來的一個叫化。噴了口黑氣。遂卽昏迷倒地的。此時馱我的。不知是否就是他。或者是別人。可惜我被反背着。否則也一望可知了。想着眼前許多的白雲。撲面掩將過去。一霎時。在雲堆中犇馳了。如此過了歇。覺得落將下去。忽然停止。將他放下地上。到了地。葉文燦已清醒如舊。卽忙回頭去看。一看。吃了驚。看馱他來的那裏是什麼叫化。和其他救他的人。乃是隻龐大無朋的金毛獅子。那隻獅子。就是上幾回所說的在天姥山被許真人召黃巾力士打死過的那箇獅太保。他自死後。在太虛道人與嶗山六君子開過玩笑之後。復活過來的。當時被萬道金光捲去。他復活的原因。和金光捲他的來由。待作者表明幾句。他能夠復活。就仗着發金光的人。那人是誰呢。說出却有來根。那人姓羅。叫羅公遠。他是漢末晉初時

候得道的。與遁跡而去的徐庶同時參修。徐庶在後文另外提及。此時不表。那羅公遠道法高妙。在晉初時得道後。一向隱跡在蜀山。待到了唐朝天寶年間。因為與唐明皇有些未了之緣。便下山來見明皇。當殿顯了許多道術。明皇見了。知他是神仙中人。便留在宮中。朝夕問對。想跟他學道。欲知究竟。下回再敘。



第三十三回

九華宮化身驚妙法

興安嶺談道說諸天

羅公遠因與明皇稍有微緣。要去了。却便入了宮中。侍候明皇。明皇知他是異人。要跟他學道。羅公遠對他說。陛下富貴心太重。不能學道。學道須得棄了皇位。跟貧道到深山去。明皇聽了。却捨不得皇位。對他搖搖頭道。這箇須得再緩幾時再說。現在可否先教我學些玩意。羅公遠問他要學些什麼。明皇道。要學好玩些的。羅公遠說。什麼叫好玩些的。除非待我施展出來。你看着。歡喜那樣。就學那樣。如何。明皇道。那箇甚好。你得多施些。我看看。羅公遠聽得笑應着。便在九華宮中。施展道法。施了許多。那時楊貴妃也在座上。明皇看夠多時。五花八門。看得眼花。一時何舍何從。教他把握不定。便問貴妃說。學那樣才好。貴妃道。我看隱身法最好。看他忽隱忽現。猶如神仙一樣。明皇聽了。便要學那隱身法。羅公遠遂教了他。明皇學得。如法去試驗。唸動隱身咒。忽然隱去不見。他在隱處。高聲問道。你們看見寡人麼。貴妃等看去。只聞其聲。不見其人。雖然人不可見。却有些袍角露在外面。

被人着眼。明皇出現後。貴妃請他再試。如此試了多次。每次不是露出袍角。便是露出袍袖。或者露出冠頂。總使人家看得到他隱的所在。便告訴明皇。明皇想雖然會了。還有些缺點。要請羅公遠糾正。羅公遠回他說。這箇不能。要糾正。須得依貧道所言。去了皇帝位。脫却龍袍。換上道袍。跟我到深山去修道。明皇聽了。不管他。堅請糾正。甚至說了許多好話。羅公遠總是不答應。明皇大怒。發出皇帝脾氣。罵道。牛鼻子不識抬舉。寡人這樣哀求於你。却如此放刁。不要學了。你也去罷。羅公遠聽了。裝着不聽見。自言自語。重復說道。要糾正。須得依貧道所言。去了皇帝位。脫却龍袍。換上道袍。跟我到深山去修道。羅公遠邊說着。邊隱去。一時聽得在殿前石柱內說話。明皇料他隱在石柱中。心中怒氣未息。竟忘了他是神仙。教值殿將軍。將那根石柱擊斷。石柱斷後。成了數十段。聽得每段中。都有羅公遠在說話。石塊變成光明透體。見得羅公遠影子。祇有數寸長。隱在石塊裏。對皇明戟指的說着。明皇見了。更怒不可遏。教將石段。盡行爲擊片片。當時石隨擊碎。羅公遠的影子。也隨擊隨分。看每片小石上。都有羅公遠影子。石片有千百塊。羅公遠的

影子。也有千百箇了。這千百箇影子。同時高聲說話。教明皇修道去。明皇看到這裏。不覺心悸。貴妃看了。更嚇得香汗遍體。知道得罪仙人了。教明皇對他說好話。明皇無奈。起身對他作揖。說道寡人知罪。請仙長現身相見。如此一來。忽見每片石內的羅公遠。同時都舉手還禮。說道皇上自重。貧道去也。遂隱去不見。羅公遠本想度脫明皇出世。遇到明皇塵心太重。不可教導。因此施些玩意。遊戲一番。便走回到蜀山後。遇見了臨叩道士。說道山海關外興安嶺上。有箇好去處。恰合道友修真之所。爲的貧道已有一處。這處擬作薦與道友。請道友前去一看。那箇臨叩道士。與羅公遠甚是知己。他尋見一處好場化。教羅公遠去看。羅公遠感其厚意。便隨了他。來到興安嶺。到得那裏。果見有處好洞府。便在那處住下。住了多年。有一年。到天姥山遊玩。正遇着太虛道人在對衆妖物作法。羅公遠在暗中看着。不覺好笑。待到衆妖物逃走後。忽然靈機一動。想到那隻死的獅子。與他有緣。當有復活之望。便一轉身。發出萬道金光。將獅子治活了。然後再發金光。帶了獅子。回轉興安嶺。此事在當時。太虛道人雖然知道。却不肯說明。現在作者。就此表

過羅公遠將獅太保治活。帶到興安嶺後。便教他看守洞門。又教他學些道法。獅太保感激涕零的。在羅公遠座下效命。又過了多時。遇到葉文燦被胡參禪噴倒地上。羅公遠在興安嶺上。早得了道友明月道人的請託。那箇明月道人。是天涯老人的師兄。在本書第二集上。也曾提及過。說道天涯老人夢遊王屋山。在與明月道人奕棋。這回事想讀者總可記得。他知道某月某日。葉文燦在礮冢山下有難。到那時。天涯老人必要入定去的。凌雲觀中又祇賸一箇婷兒。所有于文雲這班人。多雲遊在外。無人知道葉文燦被難之事。本來明月道人自去援救。因爲到了那時。明月道人自己。也有別的事情繫身。不能前去。因此想到葉文燦與羅公遠有一段未了夙緣。就跑到興安嶺。請羅公遠到某月某日。派人往礮冢山下搭救葉文燦。羅公遠經他一說。運靈光算來。知道與自己確有一番前緣。便答應了。待到某月某日。即是葉文燦被噴倒地的那天。羅公遠把看守洞門的獅太保叫進。吩咐他。教他到礮冢山下大道上。將一箇被人噴倒地上的死人背來。又說那人中了黑氣。時間過多。要防中毒。給你金丹一顆。見得那人後。先撬開門牙。將金

丹塞入口中。然後背起回來。獅太保奉了命。乘風如飛來到礮冢山下。前後左右一望。適巧見得那邊葉文燦被胡參禪噴倒地上。獅太保見了。本想下去。與那箇噴黑氣的叫化。見個高下。打箇抱不平。又一想。主人吩咐之時。不曾教我與人家打架。倘然打輸了。人倒沒救去。自己要教主人來救了。豈不要受責備。還是等着他。他等胡參禪與安大年再回到山上去看蛇眼之時。即便下手。背起葉文燦如飛回興安嶺而來。他因爲見得胡參禪與安大年兩人。會飛劍。自己飛低了。恐怕碰到他們。所以飛到格外高。直可與青天接吻了。他一路飛着。葉文燦服了金丹。受着犇馳的震動。漸漸蘇醒過來。等獅太保到了興安嶺。將他放下。纔見得背他來的。是隻金毛獅子。幸而他師父是南山二爺。這種通靈猛獸。葉文燦司空見慣。知道是隻神獅。不足爲害的。只要不是冤家。馱了我來。便無憂了。此時獅子已一伏身。幻成人形。對葉文燦道。我家主人在裏面。你可隨我進來。說時。已朝前帶路。向那邊一箇山洞中走去。葉文燦四面看過。是座高山。聽他說有主人在洞裏。諒無惡意。就隨了他去。想着已隨他來到洞口。看那洞口。雖不大。却甚講究。洞口的

石都是玲瓏透明的水晶。不是凡質。進得洞來。看是箇瓜形圓洞。面積祇有畝許。石質生成鵝黃色。看是瑾瑜一類東西。洞中情形。在他進洞之時。一瞥看過。再看地上正中。有張豹皮鋪着。皮上坐了箇道士。清眉秀目。方面長鬚。頭戴純陽巾。身披天藍道服。腰束金黃絲縑。手握麈尾。盤膝坐在地上。滿面春風的對外望着。葉文燦不認識他。看他神氣。料來是箇得道高人。進洞後。獅太保已先上前。向羅公遠稟道。剛纔奉主人命。前往救人。已救得來也。說着。回身指着葉文燦。葉文燦見了。卽趕步上前拜見。獅太保忙向旁一讓。聽葉文燦拜着。說道。仙長在上。弟子葉文燦。仙長見愛。遣使來救。感激大恩。無從圖報。但不知仙長道號法名。與仙長有何夙緣。弟子愚昧。請仙長指示一切。葉文燦的意思。想我與他素昧平生。有了難。凌雲觀天涯老人。總可曉得。理應派人來救。何故他們不來。倒弄出他來了。所以動問。羅公遠聽得。笑了笑。叫聲葉文燦。你且起來。坐在一旁。聽我詳言。葉文燦道。仙長在上。弟子安敢無禮。羅公遠道。何必太謙。教你起來。你且起來。好說話。葉文燦聽他說話誠懇。不好再拘執。便順他意思。拜了拜。立起身。在一旁垂手立定。

眼視鼻。鼻對着心。必恭必敬的站着。聽羅公遠說道。葉文燦。你且聽了。我的道號法名。稱爲無畏真人。羅公遠便是。我與你原素昧平生。只因與你略有前緣。和經你師父的主人。天涯老人的師兄。明月道人。來此相託。託我在今日派人前去救你。如今你已得平安到此。可在此地暫住。待我教你學些小功夫。完却你我一段前緣。葉文燦聽畢。纔始明白過來。想羅公遠在唐史上就記載他的歷史。說他的道法高妙。今天會遇見他。且蒙他肯教我煉些功夫。乃是我三生之幸啊。想着歡喜不勝。當時要想上前拜他爲師。葉文燦的心念方起。羅公遠已經知道。忙說道。葉文燦且慢。你要拜我爲師。那可不能。你可曉得天涯老人見了我。也叫我聲老師的呢。明月道人也曾跟我煉過丹。我本可早入上清。爲太極真仙。祇因塵緣未了。所以尚在塵寰羈留。卽是今天救你來此。也是塵緣中一段未了之緣。如今你旣到此。算箇客卿地位。跟我學道可也。葉文燦聽他說了大篇。都是駭人聞聽的話。說什麼通天本領的天涯老人。見了他。要叫聲老師。照此說來。要想拜他爲師。當然趕不上了。我也記起。初到太上凌雲觀時。要拜于文雲爲師。尙且說不可能。

何況是他想着早將此念打消。遂不敢上前拜見。從此長在羅公遠座前煉些道家小功夫。那些小功夫就是燒丹煉汞。隱身縮地。辟穀絕粒。和服氣煉形的一類道法。有一天羅公遠講解道經給他聽。使他明瞭道家的歸宿。與那釋家一樣。有不可思議的靈境在着。葉文燦聽了。非常欣慰。側耳靜聽。羅公遠講道。道家的歸宿。與釋家略有相似。但名稱有別。釋家所謂三界。道家在三界外。却有四人天境。這四人天境。稱常融天。玉隆天。梵度天。覆奔天。在這四人天境外。還有三清。這三清。大赤一清。禹餘二清。楚微三清。三清之上有大羅天。大羅天之外。有九天。九天。稱波利。荼那。空然。等等。在四人天境裏。又有洞天六宮。分駐六天鬼神。每宮面積。週圍一萬里。宮牆高度。有二千六百里。真比千仞要高。每宮前有匾額一方。第一宮題曰。紂絕陰天宮。第二宮題曰。泰煞諒事宮。第三宮題曰。明辰耐犯宮。第四宮題曰。怙照罪氣宮。第五宮題曰。宗禱七非宮。第六宮題曰。敢司連究宮。洞天六宮。專司人間禍福生死諸事。所有神仙鬼官。都有階級等次。那神仙職位。有九大帝。二十七天君。一千二百仙官。二萬四千靈司。三十二司命。有七十五品鬼官。還有

三品、九品、七城、九階、二十七位等等。共有七十二萬的次第。這些都是道家歸宿的大概。根據修道人德行道性。授受職位。可牢記了。好好積德修道。希望將來超凡入聖。名列太清。葉文燦聽得連聲應諾。但因他在當時聽得津津有味。遂起了妄想。要想先到四人天境裏觀光一番。此念方起。羅公遠又知道了。對他道。你的德行不厚。妄念太多。要想遊行四人天境。那裏能夠。你要潛心修煉。一切妄念丟開。將來自然有去的一天。又說。你的妄念都是三尸未除所致。現在先來教你除滅三尸的方法。好讓你心神歸一。你且聽了。葉文燦滿面羞慚的。立着恭聽。聽羅公遠說道。要曉得人身體上。分爲五藏、九宮、十二室、四支、五體、三焦、九竅、一百八十箇機關、三百十六道骨節、三萬六千箇神意。神意隨心所至。神意之外。又有魂魄。魂以精爲根。精盡魂死。魄以目爲戶。目盲戶掩。慾望所生。以魂魄爲行止。魂分爲三。魄分爲六。三魂可拘。六魄可制。主宰三魂六魄。又有三尸神。三尸神一日三朝。往洞天六宮。言人罪惡。三尸神有專名。上尸居人頭中。稱爲青姑。伐人兩眼。使人多思。好欲。重富貴。中尸居人腹中。稱爲白姑。伐人五臟。使人好飲食。恚怒。恣事。

下尸居人足中。稱爲血姑。伐人智慧。使人好色喜煞。這管理三魂六魄的三尸。在人身。若不除滅他。要想修道。萬萬不能。我現在教了你。等於教了你三乘大道。今後你每逢庚申日上。徹夜靜坐。所謂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滅。你能守得到七次。就是將來學大道的根本成就了。但須仔細。依言靜坐。我要到海外一走。此去少則一年。多則二年。即可回來。回來後。自有吩咐。說着。羅公遠起身出洞去了。羅公遠去後。洞內祇賸了葉文燦一人。洞外還有隻看守門戶的金毛獅子。他待羅公遠去後。將所教的各種道家小功夫。依次練習過。然後把那教他守庚申的話。牢牢記起。等到庚申日晚上。照言靜坐起來。當時一心一意的坐着。坐到午夜模樣。忽見洞外進來箇人。看那人不是別人。正是前番被他用黑氣噴倒地上的叫化。這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想你會跑到這裏來。要曉得我現在本領比從前大了。正愁尋你不見。難得送上門。再好沒有。想着。便立起身。惡狠狠的發出箇掌心雷。滿想打倒他。那知叫化不爲所動。反而一張口。黑氣又撲面噴來。葉文燦見了。大驚。覺得嗅了黑氣。身不由主。跌倒地上。欲知究竟。下回再敘。

第三十四回

守三尸深宵成惡夢

煉雙劍絕技授同胞

葉文燦在興安嶺羅公遠洞府中。學守庚申。第一天守坐。坐到半夜。就見前番噴黑氣的叫化進來。與他相打。不料又被他噴倒地上。他在倒地時。心中一急。忽然清醒過來。原來胡裏胡塗中已經做了一夢。方才之事。乃是夢境。他想奇了。莫非三尸神在作祟。遂再坐起。坐不多時。叫化又來了。他此番不再上當。由他來。不去理他。看叫化氣忿忿。犇到他面前。舉起巨靨似的手掌。在他頰上。批了兩下。罵道。不要臉的東西。竟敢將蛇珠取了。假裝死去。逃到這裏來躲避。快將蛇珠取出。否則休想活命。叫化聲色俱厲的罵着。當初葉文燦按定宗旨。當他是三尸神作祟。不去理他。由他批了三下頰。直到他索取蛇珠。說什麼不給他。休想活命。不知如何一來。又當是真的了。心中勃然大怒。一張口要飛劍殺他。忽然失了叫化所在。定睛看時。又是一場幻夢。他想不對啊。我的夢這樣多。如何守坐呢。想再去坐。此番不當他是什麼。不去理他了。如此又坐。直坐到天明。總算無所事事。從此以後。

便接着庚申凝神默守。將來守得成功。與守不成功。且待下文交待。此時由他守去。要表到前番礮家山上取去蛇珠的兩箇人了。那兩箇人一箇是補鍋的一箇是釣魚的。補鍋釣魚有如此大能耐。大福份。別人忙忙碌碌。要想取得蛇珠。都不可得。他們却一來就得。是何道理。若要講明。先要講那蛇珠有何用處。蛇眼且慢提及。那蛇珠上文說過。一共有三顆。這三顆珠。一顆叫香餌珠。可釣東海金鰲。一顆叫雷火珠。可避雷擊火焚。一顆叫驅魔珠。魔鬼見了潛形。這三顆珠好處如此。釣魚的取了顆香餌珠。預備到東海去釣尾金鰲。補鍋的取了兩顆。一顆預備去救箇雷擊的人。一顆留在身邊。好驅除妨礙修道的魔鬼。再講到那兩人的姓名來歷。這兩人乃是同父各母的手足兄弟。姓柯。補鍋的叫柯玉。釣魚的叫柯珠。柯玉居長。嫡母所出。柯珠居幼。繼母所生。他們是貴州梵淨山下。七桃邨人氏。父親柯思明。是箇農夫。家裏種了幾十畝租田。得些餘利。養了家口。倒也可以過去。柯思明的家境。布衣菜飯。雖稱溫飽。可是那箇妻子。十分凶悍。就是柯珠的生母。柯玉的繼母。柯玉的自己生母。早已去世了。在他十四歲上。柯珠也有八歲了。兩人

的待遇大不相同。柯玉是食不得飽。衣不得煖。柯珠却吃好着好。舒適非常。不但如此。且將家中所有勞苦事件。概歸柯玉去幹。他們是個家。刈草。飼牛。挑糞。耘田。這一類事情。不管他年紀小。力氣不夠。幹得來。幹不來。非幹不可。否則鞭撻亂加。打得體無完膚。柯玉的身體。非銅打鐵鑄。食既不飽。衣又不煖。要幹這許多事情。且不時領受夏楚。所以被繼母磨難得焦黃枯瘦。看去祇賸了皮骨。柯思明對親生兒子。一樣的留心。他看繼室如此虧待柯玉。不免要批評幾句。衛護柯玉。可是繼室凶悍中又兼潑辣。一聽批評。立發雌威。一哭。二詐。三上吊的愚婦人慣技。統統施將出來。說他寵愛兒子。不把他放在眼裏。柯思明雖有一股勇氣。護衛柯玉。待見到他使出看家本領。早嚇得魂靈飛去。不敢多說。還要向他說好話。算是他說錯了。聖人說過。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聖人尙且如此說。何況是箇農人。對於凶悍潑婦。自然無法制伏了。柯思明既不能護衛柯玉。只得由他去蹂躪。可憐一箇小孩。爲因沒了母親。無人保庇。時常捱餓忍寒。含淚度日。有一天在廚下打碎隻碗。被繼母知道。打了頓。又罰他晚上不許進餐。柯玉雖知繼母待他與兄弟柯

珠不同。但是天性純孝。當他做親生母親一樣看待。任你打他罵他。他並不同話。也不呼冤。罰他不許進餐。他就得到草舍裏。哽咽啜泣。哭了一回。忽見悄悄進來一人。柯玉當是繼母進來。看他在哭泣。不免要被打罵。心中大驚。仔細看去。原來是兄弟柯珠。他們兄弟倆。雖各母所生。却很友愛。柯珠看母親虐待哥哥。大不爲然。常常在母親面前。說哥哥好處。希望母親愛惜。他又不時將餅餌暗地給哥哥充飢。他不過八歲的人。友愛天性。早已生成。今天見得哥哥打碎隻碗。被母親打了頓。又罰他不許吃晚飯。他心中不忍。懷了幾箇米餅。東西去尋哥哥。尋到草舍裏。被他尋見了。見得哥哥在哭泣。他見了。不覺也掉下淚來。忙從懷中取出米餅。給哥哥充飢。柯玉吃了。教他快進房去。倘然給母親知道。又要打我罵我了。柯珠道。小弟進房睡去。哥哥怎樣呢。柯玉道。我就在這裏宿一宵罷。進房去。怕被母親責打。柯珠聽了。心中傷悲。淚如雨下。柯玉看了。抱住柯珠。相與哭將起來。怕被母親聽得。又不敢放聲。哭了陣。柯玉聽得母親在叫柯珠了。忙教他進房去。說母親在尋你了。柯珠聽了。撇了柯玉拭淚而去。那時是十月天氣。濃霜四被。氣候寒冷。

柯玉在草舍裏宿了一宵。既無被褥。身上衣又單薄。當晚受了寒。到次日早上。發起寒熱來。初覺頭痛。繼則渾身發熱。四肢疲軟。步履蹣跚。原本起身不得。曉得田間有事。早晨又須去洒掃庭除。不能不去。只得強打精神。到外面料理各事。繼母見了他。也不來問他。昨夜睡在那裏。和飢寒諸事。等他洒掃完畢。提出副小水担。教他到河邊去挑水。柯玉等洒掃完畢。氣力已屬不支。身體由熱轉冷。冷得格格發抖。繼母見狀。罵道。十月天氣。是小陽春。有什麼大冷。你身上又不是赤身的。發什麼抖。敢是裝腔給別人看。好讓別人批駁我。繼母待虧你。要是再裝。立即打斷你脊背骨。繼母不知他有病。當他裝腔。柯玉雖有口。要行分辯。自知不蒙見憐。也是徒然。惟有咬緊牙齦。忍着冷。不使他抖。挑起小水擔。眼淚汪汪的。向河干行來。走在路上。歪歪斜斜。想起苦楚。珠淚簌簌落下。將到河干。聽得後面有人奔來。回頭看去。原來是兄弟柯珠。柯玉忙問兄弟。你來做甚麼。柯珠未曾開口。先從懷中取出兩隻肉粽。說道。哥哥一夜來餓了。帶得粽兒。請哥哥吃下充飢。又問哥哥夜來冷否。柯玉接過肉粽。抖着手。不覺哭了起來。柯珠忙掩住他嘴。說哥哥不要哭。

怕給母親聽得。再看哥哥面色蒼白。用手一摸頭冷如冰。急向哥哥道。頭如何這般冷。柯玉道。方才身體發熱。此時發冷。想必昨晚受了寒害病了。柯珠聽罷。心中悽然。教哥哥快將粽兒吃下。柯玉道。口苦得很。不想進食。兄弟自吃了罷。柯珠道。兄弟吃過兩隻。這兩隻特地留下給哥哥吃的。你且吃了。水讓我與你挑上岸來。再由哥哥挑回去。說着。將水擔奪了去。柯玉急忙拉住。說道。你年紀比我小。那裏挑得動水。不是要滑入河中去麼。這箇給母親知道。不祇罵我打我。你如愛我。快些回去。柯珠聽了。無可奈何。只得放下水擔。回家去了。回到家中。向母親面前嘆的跪下。他的母親見了奇怪。問他所以。他說道。哥哥昨晚在草舍裏過了宿。身子受了寒。此時在發寒作熱。請母親請箇大夫。給他調理調理。不要再教他挑水了。望母親看在兒子上。依了兒子所請。他的母親聽了。一面將柯珠攙起。一面罵道。這柯玉畜生。現在越養越壞了。倒會裝腔裝病了。乖兒子。你不要去聽他。他生成一副賤骨頭。別說在草舍裏過了宵。就是在草場上睡一夜。也不會害病的。由他去。等歇挑水回來。待我把他衣服脫却。將他挑來的水。在身上澆一下。看他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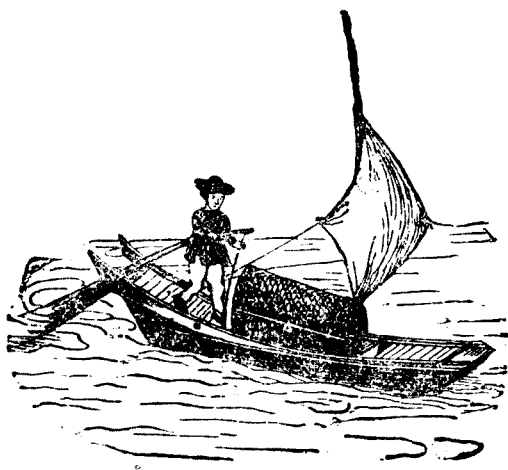
冷到甚麼地步。問他再敢裝腔麼。柯珠聽得大驚。想我本想在母親面前求他。可憐哥哥。那知反撩起了母親怒氣。說要將冷水澆他身上。他身上有病。乃是真的。再給你冷水一澆。還得了麼。又想母親脾氣如此。說得出。做得到。我愛哥哥。不是反害了哥哥麼。想着心中着急。一面苦求母親。不要澆水。一面在想。不如去關照哥哥。挑水回來。說道沒有冷。推說是我說謊。哥哥說着。我出來承認。箇說謊。那末母親不好澆他冷水了。他想這箇法子倒好。便趁母親一箇不留意。悄悄溜出後戶。如飛來到河邊。他指望去告訴哥哥。一看哥哥不在那裏了。水擔倒仍放着。想奇了。莫非哥哥冷不過。挑不動水。回家去了。那末怎不將空水擔挑回去呢。難道空擔也挑不起。繼而一想。回家去。祇有一條路。我來彼往。如何沒遇到。除非他進前門。我出後戶。或者他犇到屋旁的草舍裏歇去了。待我犇回去看來。他心裏記念哥哥。急急忙忙。先犇到草舍裏一看。沒有。再犇進家門。看母親坐在堂中紡紗。父親在旁同他說話。不見哥哥影子。左右看過。都不見。再犇出門來。重又犇到河邊。水擔依舊在着。哥哥却始終不見。想奇怪了。莫非哥哥落了水了。否則如何會

不見影子呢。想着心中起慌。忙挑起空水擔。回到家來。柯思明剛要出門。見了歡喜道。你小小年紀。倒能幫你哥哥做事了。你哥哥呢。柯珠便將哥哥昨晚受寒害病和方才到河邊挑水。此時不見影子的話說了。他父親聽得也吃驚。想不要落了水呢。父子說着。婦人已聽得住了紡紗。過來問他。柯珠照樣述了遍。他聽了。冷笑一聲。對柯珠說道。這賤骨頭活着裝腔作勢。死了倒也乾淨。由他去。管他落水不落水。快將水擔放了。讓你父親去挑罷。柯思明聽了。不服氣。要待與他吵鬧。知他性情脾氣。不可理喻。同他吵鬧。反增自己氣惱。不如到河邊去看兒子。遂卽返身。奔向河邊而來。柯珠見父親奔到河邊去。便也挑了水擔。如飛追來。婦人見了。狂叫不要去。柯珠裝着沒聽見。跟父親趕到河邊。指手劃脚說給父親聽。說哥哥原本在這裏站着的。待兒子回家一走。哥哥就不見了。大約是落了水了。柯思明聽了。望了水面。心中悲痛。仗着自己深悉水性。也不管寒冷。縱身入了水。泗入水底。在下面摸索有頃。不得兒子身體。忍不住氣。鑽出水來。上了岸。對柯珠道。水底不見你哥哥身體。要是落了水。總有身體的。或者他是逃走到別處去的。亦未可

知且回家去。等過兩天。要是落水。身體會浮將起來。不然。再來尋訪他。下落。柯珠聽着。含着淚。隨父親回到家來。那時柯思明。實在忍不住。當天與妻子吵鬧一場。要他交出柯玉來。婦人聽了。不肯認錯。反而拍枱拍桌的。說是柯思明。要逼他去死。就拉了柯珠。要一仝投到河裏去。柯思明。想已經失蹤了柯玉。怎可再丟却柯珠。知道這箇婦人。沒法制度的。還是自承晦氣罷。沒奈何。只有自家認錯。拖住了他。婦人哭哭鬧鬧。吵了多時。纔始安靜。到了下午。仍不見柯玉回家。柯珠立在門外望着。柯思明也悶悶昏昏。奔到前妻墳前。揮淚訴告。說道家門不幸。娶了這樣的一箇繼室。害得將你遺下的兒子。不見影蹤。生死莫卜。柯思明在前妻墳前。哭泣一番。他對陳死人告訴。不會與你分憂。毫無用處。直到天晚。纔始快快回家。見柯玉並未回來。不但柯玉未回。連柯珠都不知去向。婦人正在尋找。防他到田間找父親去的。見得柯思明回來。忙問他有否見過柯珠。柯思明回說。不曾啊。婦人聽了。着慌。奔到左右鄰居。去問過。都說不曾看見。對田隴阡陌。四遠瞭望。也不見影子。婦人慌急非凡。跑回家中。叫柯思明到外面去尋。務要尋見回來。柯思明如

奉綸音不敢違背。到外尋去。心中在想。你生的兒子不見了。如此着慌。別人生的不見了。爲何毫不在懷。這也是眼前報應。想着胡亂去尋找。尋到天色黑暗不好走路。始終不見。只得回家。婦人問他。有尋見了沒有。柯思明道。尋得天也黑了。毫無頭緒。明天再尋罷。總不至跟他哥哥一樣。落下水去的。婦人聽了。連哭帶罵。說多是這箇柯玉畜生。害了人。他不落水。柯珠怎的會不見呢。柯思明道。這箇怎可去怪柯玉呢。他早上不見的。柯珠吃午飯。還在家的。多分是疑心哥哥不曾落水。逃走的。去尋他去了。且等明天再說罷。或者天明會同柯玉一起歸來。亦未可知。婦人聽了。說道。柯玉歸來不歸來。不關我事。這柯珠可着落在你身上。要是明天不給我尋見。諒必是你愛護前妻的兒子。看他落了水。當是柯珠將他推墮的。把他害死了。柯思明說。這算什麼話。兩箇都是我親生兒子。你們會分得出前母後母。我可分不出前父後父的。不要吵。且吃了晚飯。等到明天。讓我好好兒尋罷。婦人聽得。仍是無休無息的吵鬧。鬧得隔鄰對戶。都過來解勸。安慰他說。小孩子偶然失蹤。大約是去尋哥哥去的。早晚總會回來。不要着慌。衆人勸了番。相繼去了。

柯思明躲在房裏。惘惘然在胡想。婦人在外面吵得無意思。也就慢慢歇將下來。到廚下去端整飯菜去了。柯思明家中諸事。暫且慢表。先要表那柯玉。他早上在河邊挑水。待兄弟柯珠回家後。自己越想越傷悲。身體也越立越冷。柯珠給他吃的粽兒。手在抖擻着。不意墮了地。挑起水擔。要想挑水回去。不料走到河邊。尙未俯身汲水。脚已發軟。一箇不留意。就向水裏撲身下去。心中一急。叫聲哎唷。一聲尙未住口。聽得後面有人說道。孩子不要驚慌。說着已有隻手。將他後領抓住。欲知究竟。下回再叙。



第三十五回

釣金鯊安排垂寶餌

捉蒼蠅遊戲殺孩童

柯玉一箇脚軟。撲身入河。不料後面有人。將他抓住。且將他抓到岸上。放下後。柯玉回頭看時。見是箇肩挑鍋擔的補鍋匠。看他細眉長目。長面大耳。雖然打扮得是箇匠人模樣。却有一種讀書人氣概。且目生四規。睛露綠光。小孩子不曾見過。四方眼睛。且會放綠光的人。不免吃了驚。竟會驚出一身冷汗。你道那來者是誰。那人乃是建文帝座下的御史大夫。軼了姓氏。那人與建文帝一全出走的。當時隨建文帝出走。原有十八箇大臣。待到蜀中。祇有這箇御史和其他兩三箇人了。後來有種種關係。不能同走。這箇御史。便離了建文帝。到別處遁跡。當時就喬裝成了補鍋匠。人家問他姓氏。他就將補鍋匠三字。來作代表。這是史乘上也記載的。並非虛構。補鍋匠隱名遁跡後。漫遊天下。不知他在何處探得仙芝。服後漸悟。養性修真之道。後來又遇到異人。指點一番。遂得了煉丹諸法。修鍊到後來。就日有進步。不能限量。道術着實高妙。那天他路過七桃邨。瞥見河邊有箇孩子。似在

撲向河中。去。他見了。急忙一縮大地。來到柯玉身後。說時遲。那時快。伸過手。早將他一把抓住。提到岸上。對他面上細看。看出種種事情。知道他是箇有父無母的失恃孩子。眼見得要被繼母磨難致死。他便動了惻隱之心。要收他爲徒。便對他撲面吹了口氣。柯玉立時昏迷過去。不省人事。由補鍋匠將水桶放在岸上。將柯玉放在擔內。挑起他。如飛而去。補鍋匠又曉得他還有箇兄弟柯珠。十分友愛的。今天不見了哥哥。一定要東西亂尋。且曉得他必定要尋到桃花河邊來的。桃花河在七桃邨東首。補鍋匠就挑了柯玉來到桃花河旁坐着等他。他是隱着身子。連擔兒一概隱起。如此直待到下午未牌已後。就見柯珠奔得汗流滿面地。來到桃花河邊。柯珠自早上不見了哥哥。便發狂似的四處亂尋。此時尋到桃花河邊。立定脚。舉目四矚。補鍋匠見了。急便過去。暗中對他面上吹口氣。柯珠打了箇寒噤。也就胡塗過去。由補鍋匠將他抱起。抱到擔上。兄弟兩人。各置一邊。遂卽挑起擔兒。運用縮地法。回歸煉丹習靜之所。那處是在雲南蒙自碧安寨西北角上。封龍山中。將兩人挑入洞中。收爲徒弟。各人先教煉了口劍。然後教他們學些道家

法術。過了三十幾年。統將所教學成。到那時。囑他們下山採補外道十年。當兩人下山時的打扮。柯玉是承襲補鍋匠的本相。也是挑了擔鍋。柯珠打扮箇漁夫樣子。持了根釣竿。這根釣竿。是預備教他到東海釣金鰲的。得了金鰲。補鍋匠別有用處。要釣金鰲。須得礮冢山上黃蛇頭上的香餌珠。補鍋匠早已算准。曉得某月某日。有建文帝去度脫黃蛇。黃蛇必要尸解自戕。到那時十年期滿。兩人已回山。補鍋匠便派他們下山來取。當時對柯玉說。蛇珠有三顆。分爲青、黃、赭三色。青色的。卽是香餌珠。可交與柯珠帶去。釣金鰲。黃色的。可避雷劫。你可卽到某地某家。救箇人。那人爲了怎樣那樣的一樁事情。你可牢記了。赭色的。可避邪魔。帶在身邊。預備將來習靜時。用他護道。但是取蛇珠的人很多。可趕快前去。免爲捷足者先得。兩人奉命下山。向漢中而來。算來兩人離家已有四十多年了。對於家中。在學成下山。採補外道去之時。已經去過。抵家後。父母因爲失了兩箇兒子。抑鬱成疾。相繼去世。一家香烟。已經叔父的兒子承繼去了。他們見得兄弟同時回家。都驚奇非凡。問長問短。兩人也不說實話。略爲敷衍一番。到父母墳前。哭拜了回。遂

卽棄了家門。走了以上的一切。是他們遇師經過。和學成回家的段事。順此補叙。過。要歸講到兩人取珠的事。去取珠之時。兩人萬想不到半空中有箇不識好貨的葉文燦在窺視着。也更想不到在他們之前。已有安大年來過。那時若非葉文燦在山巔立定。早給安大年取去了。要是此時葉文燦不在空中飄蕩。也像安大年上山之時。木立山巔。給兩人見了。或者一時也不敢下手。如此躊躇一來。安大年又上山來。彼此同爲取珠。葉文燦是不會去爭奪的。安大年可保不定。或者要爭將起來。到那時。倒有一番熱鬧。而那箇後來取蛇眼的偉男子。說不定也加入火線。相戰一場。這是作者的一種未成事實的過去幻想。然而他們多不與幻想相合。恰有鬼使神差般。一來一往。穿梭似的。使彼此不相謀面。柯玉柯珠取了珠。偉男子取了眼。各得應得。分道揚鑣。所吃虧者。就是葉文燦。然而也不吃虧。要是不給胡參禪噴倒地上。羅公遠不來相救。學不到今後功夫。看去萬事前定。得失有數。閒話少說。且說柯珠得了香餌珠。別了哥哥。向東海釣金鰲去了。柯珠此去。釣得與否。後文再表。要說柯玉了。他懷了避雷珠。依着師父吩咐的。怎樣。那樣。某

地某家去救箇人。便飛也似的向某地某家而來。某地某家。究在何處何家。原來是在湖北襄陽滄浪山南面。對峙河旁。化口鎮上。雲百萬家中。雲百萬單名叫表。有箇女兒。叫雲嫻秀。才貌過人。且甚慕佛老之學。常請父親禮聘高僧高道。來家講解玄道。禮聘來的。也有幾箇有道行的。也有幾箇是左道旁門的。有道行的。見那雲嫻秀花粉氣太重。不宜學道。只配嫁個如意郎。倒可以成一番相夫的事業。所以多不肯將衣鉢傳授。祇對他講些經典掌故就走。其間却有箇和尚。稱爲雲陽僧。他不諳禪理。精研左道。居然教雲嫻秀學了許多左道旁門的符錄法術。什麼遮眼法。搬移法。攫取法。夢幻法等等。都教會了他。遇到雲嫻秀有種脾氣。就是好動。那時他有了二十歲了。尙在閨中待字。人家知道他會邪術的。當他做人妖看待。名門望族。多不敢來論親。低三下四的人家。雲表又不肯許配。所以到了二十歲上。還未字人。他在閨中。自學會了許多邪術。後便將詩書女紅拋却。竟天嬉皮玩笑的。將那些邪術玩弄。有時竟將閨房搬到廳堂去。看廳堂忽然變成閨房了。尋廳堂時。却在樓上了。要是遇到有賓客來會他父親。進來之時。是大門直達

的。出去之時。要下樓落梯。穿曲廊迴榭了。多被弄得摸不着頭腦。有時早上去請父親的安。好好見在前面說話的。忽然隱去不見。說話聲有的。影子不見了。有時幻了幾場惡夢。去驚嚇家中僕人。使箇箇僕人。見神見鬼的。鬧得徹夜不安。他初試幾次。人家還不覺得。後來都想到是他弄的玄虛了。看見他都嚇得走避不及。當他是妖物看待。有一天他在樓窗上閑眺。樓窗之外。前面就有片空場。場上剛來了五六箇男女老幼。也有肩背花槍單刀的。也有牽羊馱猴攜犬的。也有挑簾挑擔的。原來是一起走江湖玩把戲的山東人。見得那邊有片空場。便一齊歇下。拉開場子。拿出銅鑼皮鼓。鑿鑿鑿。敲將起來。不多時。引集了一大堆人。山東人中有箇鬚鬚斑白的老頭兒。步到中央。抱拳拱手。先向四下裏。略灣身體。轉圍唱箇喏。隨着嘴裏說道。兄弟們路過此地。缺少盤費。玩幾套把戲。給各位相公們散心。請各位相公。幫幾箇錢。俗話道。積少成多。集腋成裘。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又道。各位相公。倘然出門之時。身邊不曾帶錢。那末兄弟玩過把戲。不給錢不妨。不要就走。綳綳場面。老頭兒說罷。又對四下唱箇喏。退將下去。當時便上來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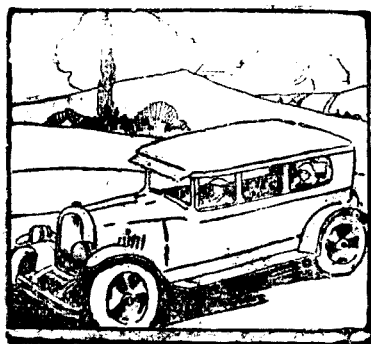
小孩子跟着小孩子又上來箇壯年。孩子一到場上。裝着驚慌的神氣。回頭一看。見得壯年。拔步繞場就跑。壯年見了。把雙眉一豎。喝聲小子那裏走。隨後追來。追了幾箇環圈。小孩子被抓住了。一把提起。按在地上。聽小孩狂喊救命。就見老頭兒。拿出一把紅布紮柄大撲刀。拿了刀。惡狠狠的對觀衆道。今天玩的把戲。叫做殺人種西瓜。把這箇孩子殺了。斬成塊塊。放在泥罈裏。上面覆了泥土。看他萌芽生莖生葉。開花。直待結成一箇大西瓜爲止。各位相公。你們看仔細了。玩得好好。請多多幫忙。玩得不好。少幫些忙。但是還有一句最要緊的話。戲法人人會變。無非巧妙不同。懂得巧妙。須存好心。不要暗中破法。這套把戲。不是玩的。破了法。就沒了命。得了幾箇錢。死了箇孩子。想各位也有兒女。當然不會的。但是兄弟不得不預先交待。現在話既交待明白。各位看仔細了。老頭兒說罷。又對大衆唱箇喏。這纔將刀遞給壯年。小孩子見了。在地下殺豬般的喊救命。場旁鼓聲鑼聲。同時並起。老頭兒跑來跑去。假作求饒。那壯年連聲謾罵。將老頭兒推開說道。那孩子打爹罵娘。大逆不孝。非將他殺死不可。說着已是拍的一刀。竟將孩子攔腰斬斷。在

場上觀看的人。胆小的。幾乎跌倒。胆大的。也要心驚魄動。看好好一箇孩子。被斬兩斷。那得不怕。人雖斬斷。血却沒有。五臟六腑心腸等。都可見得。有的說道。這是遮眼法。實在是沒有斬斷哩。有的說。一定斬斷。否則如何看得見五臟六腑心腸等哩。有的說。既然斬斷。血爲何沒有哩。有的似懂非懂的說。不見有血。因爲還要使他復活哩。血流了。如何能活。觀者議論紛紛。但無論他是真是假。眼見得好好箇孩子。一分爲兩斷。死在場上。總是實情。此時老頭兒與壯年向觀衆拱手索錢。說道。要兩吊錢。滿了兩吊錢。就將孩子斬碎。裝入泥罈。種瓜了。觀衆要緊看他種瓜。又看玩的悲慘可怕。都很願意拋錢。噉啣啣一片拋錢聲。霎時拋滿一地。五六箇山東人。都不迭的拾錢。拾起後。看有二吊多。老頭兒一拱手。說道。謝謝各位相公。兩吊錢足了。看我們種瓜罷。接着老頭兒與壯年。又同對觀衆說了許多好話。教不要破他的法。然後老頭兒端出隻泥罈。壯年便將孩子屍體。當場支解。頭手足上下身。一共斬成十餘段。壯年斬一段。老頭兒假哭一聲。隨哭隨將一段段拿進罈中。盡行放進後。就地蹦起些泥土。敷在上面。壯年腰間解下塊紅布。將泥罈

口上包住。再對天對地畫過符錄。唸動咒語。唸了回。將紅布揭開。叫聲萌芽了。各位相公看咧。觀衆引頸閃目看去。果見鑿口萌茁五寸長芽。和金錢大的瓜葉。當時齊聲喝采。觀衆喝着采。看瓜芽逐漸的長將起來。不多時。蔓延了一地。瓜葉繁茂。碧綠生青。觀衆看得個個咋舌。叫怪叫好之聲。不絕於耳。到那時。壯年將紅布向瓜葉中蓋定。又向觀衆索錢。說瓜就在紅布下產生了。要看瓜。請各位相公幫些忙。觀衆看他們戲法。變得如此活現。與普通玩把戲的。有天淵之別。都願意出錢。一霎時。又拋下兩吊多。此時地上。因爲皆是瓜莖瓜葉。不好拾錢。山東人也不去拾他。看拋得不少了。壯年便將紅布揭去。喊道看呀。瓜來了咧。喊聲未已。觀衆早已見得。果見瓜葉堆中。出來箇斗大西瓜。西瓜出後。又向觀衆索錢。觀衆看得非常滿意。又拋了不少。前後總計下來。看約有十來吊錢。山東人見今天錢得到不少。心中也甚快活。西瓜讓觀衆看夠多時。壯年乃將紅布掩在上面。不多歇。揭布看時。瓜已失蹤。然後與老頭兒兩人。將瓜莖瓜葉四面擺攏。堆在鑿旁。紅布捲起。少頃。布揭去。瓜葉也沒了。祇留着五寸長的瓜芽。到那時。紅布向鑿上掩定。預

備復活孩子了。老頭兒對觀衆說道。方才殺死的孩子。只要我們將紅布揭去。他就能夠從罈內鑽身出來。請各位看定了。老頭兒說罷。觀衆都全神貫注的。看着壯年喊聲孩子呀。你種了瓜啦。承各位相公賜了許多錢。都是你的功勞。你雖大逆不孝。得了錢。可以養活你爹娘。給你將功贖罪了。孩子呀。饒了你罷。給你還魂返魄。恢復身體罷。壯年說時。一旁金鑼皮鼓。敲擊得震天价响。壯年邊喊邊露驚慌之色。爲什麼呢。因爲他喊說時。不聽見罈內答應的聲音。照理他往常變這套把戲時。喊說一聲。裏面必定答應一聲。且要回話。表示申謝觀衆賜錢救活他的性命之意。此時壯年喊說完畢。聽罈內始終不發一言。大爲驚慌。這時老頭兒在旁聽着。看他聽第一聲喊說時。面上有些喜色。要聽罈裏應聲。不見答應。面上立時變色。低下頭。湊近罈邊去聽。直聽到壯年喊說完時。仍不聽得一聲。老頭兒久闖江湖。經歷甚多。知道不好。給人破了法了。想那破法。關係性命。連忙向場上跪下。大叫相公們呀。發發慈悲啊。不要破法啊。破了法。快將原法收回。讓我孫兒復活啦。原來罈內被殺的孩子。是老頭兒的孫兒。那壯年是老頭兒的兒子。也是

這孩子的父親。老頭兒曉得有人破法。急忙跪在當場求饒。壯年還有些不信。防孩子作怪。急將紅布揭開看時。不覺大驚。看那裏有活孩子。連五寸長的瓜芽也不見了。罈內只見孩子的段段屍體。壯年看得面如土色。急將紅布掩起。來謀補救的方法。依理破了法。只要破法的人。將破法依前整理完好。便可復活。譬如破法的人。用紙紮的人。照着殺人的樣子。你去頭。他也去頭。你去足。他也去足。將紙人支配得與真人一樣。假使是這樣的破法。祇要將紙人湊合。使他完好。罈內孩子也可活了。壯年掩了布。跟老頭兒一齊向場上跪定。求破法的大發慈悲。欲知究竟。下回再叙。



第三十六回

萬里雲山冤魂入夢

一聲霹靂少女驚心

一起山東人在雲嫻秀閣對窗前空場上玩把戲。演了套殺人種瓜。將要復原時。不想給人破了法。一時不能復活。壯年與老頭兒都跪在當場求破法的大發慈悲。將破法復原。求了多時。兩人起來。再將紅布揭開。看時依舊如前。知道不能更生的了。到那時老頭兒與壯年和還有幾箇男女山東人都哭喪着臉。大聲說着。我們賣藝混飯的。初到貴地。與各位相公們無怨無仇。何必下此毒手。我們得了十來吊錢。斷送一箇孩子性命。如何過得去。這樣說了多時。尤其是老頭兒。淚下如雨。哭着說道。不得了呀。我的孩兒給人害了命咧。我這老命也不要了。老頭兒說罷。對壯年道。罷了。罷了。一不做。二不休。他們既然害了我們。我們索性再種箇瓜。給他看看。壯年聽了。好似提醒了他。把胸脯一拍。喊道。不錯啊。我們的命也不要了。再種回瓜罷。說罷。教幾箇同伴退去。敲鑼擊鼓。老頭兒在懷中取出張黃紙。看上面有道符籙畫着。將黃紙向泥罈上蓋定。壯年將紅布掩起。接着老頭兒

與壯年繞場狂舞。聽他倆嘴裏在說。冤有頭。債有主。上有神。下有鬼。破我法。害我命。神總覺。鬼總聞。人既死。不能生。再種瓜。取他命。聽這樣的繞場唸了幾週。壯年將紅布揭去。不見了黃紙符籙。瓜芽倒又長出尺來了。壯年又大聲喊道。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瓜芽瓜葉快長快成快產生。壯年喊罷三聲。當場見得瓜芽萌茁。如蛇離洞。蜿蜒而來。分莖生葉。看他一霎時。蔓延得滿地。這時在場上看的人們。自從見得他們哭喊之時。早都吃驚。知道給人家破了法。死了孩子了。但起初有幾箇。還當他們是裝假。想多騙幾箇錢。後來看他們錢並不要。倒又種瓜了。知道此事是真。膽大的。要看箇究竟。膽小的。不曉得玩出怎樣惡法來。也有溜走不願看的。要看的。也在忐忑地擔着心。看瓜葉瓜莖。又蔓延了滿地。到那時壯年將紅布向葉上掩起。不一回。急便揭開。看又是箇大西瓜在着了。壯年見了西瓜。即便將他採下。向旁放定。隨後與老頭兒將那些瓜莖瓜葉。四面抓却拋去。場旁人拾來看時。當真是好好瓜莖瓜葉。並不見假。都覺納罕。壯年將場中去了瓜莖瓜葉。清清楚楚地。將西瓜放在中央。拿起斬孩子的撲刀。惡狠狠的對那西瓜撲

的一刀。這一刀下去。在他用意。可將破法的人頭斬落。是不會錯的。且斬落人頭。西瓜裏面會流出血水來的。壯年劈開瓜後。與老頭兒同看。有無血水。看血水流。出甚多。兩人看了。認爲大仇已報。將瓜放入罈中。將泥罈放入擔裏。收了場子。拾起地上鈔錢。哭哭罵罵的去了。山東人一走。觀衆也作鳥獸散。回家去。當作一件新聞去講。且丟開不表。要說那箇破法的人。到底是誰。原來就是雲嫻秀。他在樓窗上望着。見得山東人在玩殺人種瓜。一時起了好動心。想與他們開回玩笑。回頭一看。見得那邊壁上。有隻蒼蠅。伸手捻訣。把他捉了。看山東人斷了頭。他將蠅頭斷下。看他們斷了四肢。他也分去四足。看他們斷了身軀。他也斷了身軀。斷却後。放在掌上。預備等他們種過瓜。要待復原時。這裏遲一步復原。讓他們急上一急。然後再合上。蒼蠅也可復活。孩子也不會死的。因爲他懂了破法。也懂得合法的。那知風不作美。雲嫻秀正在看他種瓜。忽來一陣天風。將他掌中的蒼蠅肢體。吹得無影無踪。這一來。可把他急壞了。想這還了得。沒了蒼蠅。那箇孩子沒了命了。停歇不能復原時。山東人知道有人破法。豈肯干休。且曉得他們必要再來種

瓜將瓜劈開。破法的人頭也落地。下面種的瓜。便是孩子的頭。以頭易頭。我的命也沒了。他一想。這便那處。幸而雲陽僧教他這箇邪法時。也曾對他說過。有箇急救的辦法。想事不宜遲。快來施行。遂匆忙下樓。奔到廚房中。施箇法。將廚下僕役人等。盡行調到柴房裏去。將他們弄得胡裏胡塗的。坐在那裏。廚房裏祇他一箇人。順便捉了隻貓。將貓兒放在灶上。又取了九隻鐵鍋。覆面疊起。自己管不得骯髒。跳進灶突。將鐵鍋頂在頭上。用捉拿法。將貓兒放在鍋頂上。屏息靜氣的坐在灶突裏。待聽得上面貓叫一聲。和鍋底噠噠噠噠一來。知道危險已過。抬起鍋子。跳出灶突看時。貓頭已被斬落。鐵鍋被斬碎八隻。說聲好險。如飛奔回闔中去。忘却將柴房內困禁的僕役調回。也忘却將死貓破鍋收拾過去。只管奔到樓上。向樓窗伏定。看荒場上山東人的究竟。看他們已經將二次種的瓜劈開。認爲大仇已報。收拾籬擔走了。山東人走後。雲嫺秀把心神放定。退到一邊椅上坐下。一時不曾想到自己身上。在灶突裏蒙了滿臉滿身的烟煤。偶然抬頭。見得對面的着衣鏡裏。有箇黑面烏身的人。對他坐着。他當是五道七煞的惡鬼。想唵真咒捉他。

但見鏡裏自己一起身。他也起身。自己一舉手。他也舉手。有些希奇。仔細看時。不覺啞然失笑。原來是自己的影子。知道在灶突裏染的烟煤。忙叫丫鬟進來。要打水洗臉換衣。丫鬟在外面正做女紅。忽聽小姐在裏喊叫。急忙進來。一見小姐。當做見了鬼。大叫一聲。跌倒地上。雲嫻秀見得一呆。回思一想。明白了。他是見了自己形狀。嚇倒地上的。忙過去將他扶起。看丫鬟已嚇得面如土色。手足冰冷。昏了過去。忙將他喚醒。丫鬟醒後。開眼看時。不知是小姐。見得鬼將他抱住了。大叫小姐有鬼呀。快來救我。雲嫻秀罵道。小丫頭。我不是小姐是誰。青天白日。那裏來的鬼。就是有鬼。也不會跑到我這裏來。快些定了心。不要驚慌。給我到廚下倒些熱水來。我要洗臉呢。丫鬟起初總當是鬼。此時聽了他的話。纔始漸漸鎮定。聽聲音看服裝。果然是小姐。如何弄得這般模樣。活像箇鬼。又一想。小姐精通邪術。常常裝神做鬼。諒必方才又在玩着。便放了心。問道。小姐爲何弄得如此模樣。把婢子嚇壞了哩。雲嫻秀笑了笑。說嚇些什麼。快給我倒水去罷。丫鬟應着。拍拍身上塵埃。回身下樓。向廚下面來。一到廚下。見廚司人等。一箇不見。灶上碎鍋。堆得高高。

有隻斷頭貓。在灶上。想這又奇了。難道廚下諸人反了。殺了貓。破了釜。逃走了。想那是不會的。且不去管他。取了熱水。再說。他取了水。匆匆上樓。來報與小姐知道。說道小姐不好了。廚下鬧翻了。鍋子敲碎許多。貓也給殺了。廚下僕人。逃得一箇不見。待婢子去報與員外知道罷。雲嫺秀聽得。方才省悟。知道自己要緊上樓。忘却將他們調回原處。和將碎鍋死貓收拾過去。害得婢子起疑。自己忖起發笑。遂即唸動咒語。將在柴房內的廚下僕人。盡行調到廚下。衆人到了廚下。如夢方醒。不知所云。看灶上堆了大堆碎鍋。不知何人敲碎。又見殺了隻貓。也不知何人所殺。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覷。連道奇怪。不表廚下。且說雲嫺秀梳洗一番。換了衣服。他以為逃過今天危險。就沒事了。那知山東人的眼。雖給他瞞了過去。冥冥中的眼。不給你欺蒙。他雖無意殺人。但人家爲他而死。非得抵償不可。於是某月某日。有五雷擊頂的慘禍。雲嫺秀如在夢中。不知底細。過了幾時。他的師父雲陽僧。在碭山中煉丹。忽然來箇冤魂。向他索命。看那冤魂。是箇孩子。山東口音。說是因他而死。還他命來。雲陽僧心中大奇。自維生平。不曾傷過人命。且山東也不

曾去過。更沒山東人的冤魂。想想奇極。便問冤魂道。還命容易。殺人償命。理所當然。但我自己想不起。何時殺了你。可詳細說給我聽。然後還你的命。冤魂不是別箇。便是玩把戲的孩子。他不向雲嫺秀索命。何故到雲陽僧那裏去呢。這就是冤有頭。債有主。雲陽僧不教雲嫺秀邪術。何至將他害死呢。所以向雲陽僧索命。當時冤魂聽雲陽僧要他說明底細。便將詳細說了。雲陽僧聽得大驚。知道徒弟闖了禍了。也無暇對冤魂分解。急便縱身。撇了冤魂。御風如飛向雲嫺秀家中而來了。到了雲家。雲嫺秀接着。請過師父安。問他從何來。此雲陽僧將冤魂索命之事。告訴他。盤問他有無其事。雲嫺秀聽了。暗暗吃驚。知道此事萬不可瞞。便老實說了。說道。當初弟子本出無心。實被一陣天風。弄假成真。現在人既死了。無能挽回。請師父給我超度那箇冤魂。免得將來纏擾。雲陽僧道。他尋不到我。一定要到三界去控告。說我縱徒殺人。要滅壽算。你呢。恐怕要受天雷之劫。待我來看你髮根。說着。教雲嫺秀將髮髻打開。由他逐根看過。見得髮根已有五根起了紅色。便對雲嫺秀道。不對。不對。雷劫的日期。近得很。現在髮根已有五根發紅。再紅兩根。雷劫

就到。你得仔細了。雲嫻秀聽得。面色灰白。急問師父。可有解救辦法。雲陽僧道。那箇我可不知道。別的好躲避。這箇極難想法。要看你的福命如何的了。雲嫻秀聽師父說。無法可救。急得哭了起來。雲陽僧是實在無辦法。看徒弟在哭泣。恐他尋短見。即便誑他道。讓我再來給你看。如若紅髮中有青色。一定有救星來的。雲嫻秀聽了。深以爲真。再讓他看。他看了。說道。有啊。不要緊。一定有救星。你可放心。但是每天要唸千遍南無阿彌陀佛。可得現世十大功德。求福降福。求壽得壽。你可牢記了。爲師的尚有別事要去也。說畢。隱身走了。雲陽僧此去。恐怕冤魂再來纏擾。直向海角天涯逃去。不知去向。且丟開不表。且說雲嫻秀當師父之言是實。每日在閨中焚香唸佛號。何止千遍。直唸到萬遍以外。唸得舌敝唇焦。精疲力盡。自己唸不夠。叫幾箇丫鬟一淘唸。唸得震天價响。蘭閣璇閨。竟變成梵宮佛國。家中人等。看小姐無緣無故。大唸阿彌陀佛。不明何故。雲表是箇好人。不管何事。儘由女兒去幹。不來聞問。他唸了十餘日。外面來了箇取得避雷珠的柯玉。真有救星來了。那雲陽僧無意一說。被他說着。也是巧事。柯玉依了師父所說。尋到湖北。

襄陽滄浪山南面對峙河旁化口鎮上雲百萬家。那天雲表正在門上閑立。忽見那邊過來個補鍋的。挑了鍋擔。直上石塔。雲表想我們家裏並不要補鍋。何故不問情由。挑將進來。便對柯玉說道。補鍋的。我們不要補鍋。別挑進來。柯玉對他一看。見是員外打扮。知是必是師父說過的。那個雲表了。便拱手說道。你可是雲員外麼。我不是來給你補鍋的。是來給你們補命。雲表聽得一驚。當他是瘋子。喝道。你說些什麼。快給我退下去。柯玉不由分說。快搶幾步。闖進大門。雲表見了大怒。要待吩咐門上。逐他出去。就見柯玉將擔放下。雙手一舉。對雲表說道。雲表聽者。俺乃奉了師父之命。特從雲南蒙自至此。前來搭救你女兒性命。不要誤會。當我是補鍋的。可快說與你女兒知道。自會明白。雲表聽他說話。並不見癡。說什麼來救我女兒性命的。我女兒好端端活着。又沒半點疾病。要他救什麼命。便道我女兒無疾無病。何用救命。你說話。我不大懂。柯玉道。你不懂也罷。可叫你女兒出來。待我對他自己說。他自會曉得。不然。我要走了。我從千里迢迢。到此這裏來救你女兒性命。不來好好招待我。反疑我幹什麼。當我發瘋。豈非是你不識好人。說着。

連催雲表去叫女兒出來。雲表爲人聰明幹練。想起女兒。這幾天來。鎮日價在房中。高誦佛號。早上來請安時。面露憂色。我曾問他有何心事。看他強作歡笑。笑中帶愁。不知葫蘆中賣的何藥。今天又突如其來的來箇補鍋匠。說什麼奉了師父之命。千里迢迢。到來救我女兒性命。想女兒深知邪術。莫非暗中闖下禍。有性命出入。得高人派遣此人來救。如此。不如將他留進廳堂。我先去問過女兒。再與他相見。雲表想罷。便對柯玉道。兄台所說。鄙人已略懂一二。既說問過小女。定可知道。那末且請到廳堂少坐。待鄙人問過小女。再來請教。說着。將柯玉留進廳堂。落坐後。讓柯玉坐着。自己來到女兒閨房樓下。先高叫丫鬟妙兒。妙兒聽得下面員外叫聲。連忙下樓。嘴裏却不斷的在唸南無阿彌陀佛。見過員外。雲表道。小姐在樓上麼。可給我傳話。說員外有話問他。妙兒奉命如飛上樓。稟與小姐知道。說道員外在樓下。說有話問小姐。請小姐去迎接。雲嫺秀正在愁眉不展的與丫鬟們狂唸佛號。聽說父親到來。要問他話。不知所問何事。即便整衣出房下樓梯。迎接父親。將雲表迎上樓。到外房落坐。雲表遂直捷問道。我兒這幾天來。愁眉不展。面

露憂色。且鎮日價高誦佛號。行動一反從前。不知幹過什麼事。或者是闖了禍。可老實對爲父說明。好待爲父明白。或者可代我兒分憂。雲嫺秀聽父親所問。有些奇突。想我闖的禍。我自己和我師父都沒辦法。你如何能給我分憂呢。要是對你說了。聽說女兒要遭雷劫。不是要急壞麼。如何可說。便道。女兒沒有甚麼憂愁。也沒闖過禍。這幾天。不過感覺到不大快活。所以鎖起雙眉。惹得父親擔憂了。請父親放懷。至於鎮日價誦佛號。無非想借此解解煩惱。雲表聽了。要待說時。猛聽得雷聲隱隱而起。向窗外一望。天際黑雲如飛四集。狂風閃電。接着而來。知道要下大雨了。正在這箇當兒。突見女兒趨步過來。向自己面前撲通跪下。欲知究竟。下回再敘。



第三十七回

明珠能避劫霞影麗天

巨浪欲吞舟文光射海

雲表正在詰問女兒。猛聽得天際雷聲隱隱。接着黑雲四集。狂風閃電。撲面而來。到那時雲嫻秀趨步到雲表面前。跪下說道。女兒實對父親說。今天要與父親永訣了。雲表本要問他作過何事。聽他說要永訣了。那末對於外面補鍋匠的話。確有意思。急道女兒作過何事。可快對父親言來。好代女兒設法。雲嫻秀聽了。淚下如雨。說道女兒的事。話來甚長。師父也曾來過。他尙且無辦法。何況是父親。我且將事情告訴父親。便將前日無心害死賣藝的孩子回事說了。又說。今天眼見那孩子影子。滿身污血。轟進房中。向女兒索命。女兒對他說。此事出於無心。並非有意。當爲你超度。以解怨仇。那知孩子不肯答應。說道。我已上控天界。恐怕天公不放你過去。你須記取未時。便是償我命的時候。孩子說畢去了。想此時已交未時。外面雷電交作。必是女兒永訣之時。女兒因一時好玩。無意殺人。致今日遭此天譴。有負父母養育之恩。罪該萬死。說畢。哭聲大縱。雲表靜靜聽着。等他說完。不覺

大驚。想女兒果真闖了彌天大禍。急道：女兒不必擔憂。爲父不是對你說過。可爲設法麼。既然有這回事。可隨爲父下樓去。廳堂上有給你設法的人在着。說到這裏。天空雨下傾盆。雷聲大起。閃閃電光。直向樓頭照入。雲嫻秀急得面色蒼白。聽父親說樓下有設法的人。不管他是誰。便道：如此快去見他。遲恐不及。遂與雲表匆忙下樓。直向廳堂走去。纔到中堂。已有一箇震天霹靂。唵唵一聲。打將進來。把雲嫻秀驚倒地上。昏了過去。這箇雷。乃是試雷。並非實行。殛死他的。柯玉在座上見了。知道第二箇雷來。是沒命的了。急將避雷珠取出。過去放在雲嫻秀頭上。教雲表跪在一旁。柯玉自己也跪下。三叩頭。說道：願天神赦宥雲嫻秀死刑。使其改過自新。多積陰功。爲冤魂超度。雲表也搗蒜似的叩頭。求上天開箇好生之德。赦宥女兒一命。容圖自新。兩人在雲嫻秀身旁。不停哀求。雲嫻秀自己胡胡塗塗的昏了過去。天上雷火。在他身上。唵唵亂响多時。瞥見廳堂中霞光萬道。仔細看時。原來是從雲嫻秀頭上放的那顆避雷珠上發出來的。雲表回頭看過。見了驚奇。柯玉見了。也覺奇怪。想這顆珠。果然厲害。避雷珠發出萬道霞光後。雷聲便漸

漸退去。最後却起個大霹靂。一聲响亮。直把雲表柯玉一齊驚伏在地。不敢抬頭。過了。好久。柯玉膽大。先側身去看。霞光不見。珠也不見。原來珠被雷火攝引去了。那顆珠的來根。有的說道。就是雷部推車的阿香所有的。不知在何年遺失了。給那礮家山中黃蛇吞了去。藏在頭頂。今日見了珠。算獻還原主。將功折罪。又念他無意殺人。便赦他一命。雷聲既退。雨止天晴。雲嫻秀也給柯玉喚醒。醒後。父女兩人與柯玉相見。彼此問過姓氏。和來意。知道蒙柯玉搭救的。兩人感激涕零。再三拜謝。柯玉謙讓一番。說道。此事乃是我師父主意。並非是我的能力。要謝。還得謝我師父。但是我師父無名無姓。雲遊天下。四海爲家。也無從去謝。還是你們努力修德。從今以後。不要再把邪術玩弄。第二次。怕沒有人來救了。雲嫻秀唯唯聽命。連聲說道。從今以後。當長齋禮佛。懺悔罪孽。對所學邪術。一律摒除。不敢再試。柯玉道。如此甚好。也不枉我師父一片好生之心了。說罷。柯玉起身要告辭。父女見了。不肯放行。說道。先生乃是救命恩人。理當在舍下盤桓幾天。聊盡東道之意。怎可便行。柯玉笑道。鄙人自學道以來。有三十年。不食人間烟火。和住宿人間床榻。

了山野村夫。性喜閒遊。事情已了。便要回去尋師復命。說畢。已過去挑起歇在堂下的鍋擔。說聲再會。御風而起。父女兩人。無法挽留。當他是神仙臨世。忙望空禮拜相送。柯玉御風起在空中。越出院牆。如飛向前而去。柯玉此去。想到雲南蒙自封龍山師父那裏復命去的。但不知此去。可直達山頭無阻否。且丟開慢表。這裏雲嫻秀。自經過此番雷劫後。嚇得亡魂喪胆。從此不敢再將邪術玩弄。終身也不嫁夫。獨守閨房。禮佛懺悔。丟開不表。要講到往東海釣金鰲的柯珠了。柯珠懷了香餌珠。縱金光來到東海大洋。這尾金鰲。產生在東瀛三島的西面大海之中。那金鰲神通廣大。魚身長大。約有瓊州五指山一指大小。他在東海之中。不時護衛航行船舶。其功甚偉。有一次他曾拯救了八十三命。那件事。乃是發生在三年前八月裏。有隻大帆船。船上滿載了乘客和貨物。從福建出發。擬往寧波舟山一帶貿易。船經溫州灣。天降濃霧。將去路迷住。船工水師。怕船觸了礁。拋錨停船。暫緩前進。待霧收後再行。那知平地起陣颶風。將船吹掉了頭。順風相送。風浪高。不由你作主。直送到東海之中。金鰲潛伏之所的水面之上。到那時已出濃霧範圍之

外。但見白浪滔天。船如一葉。幾乎要直翻轉來。船中搭客和舵工水師。共計八十人。都嚇得主意毫無。自分必死。要想死裏逃生。也有跪在艙內求上天保佑的。也有焚香點燭。齋供海神水怪的。也有將字紙灰燼。拋入海中。希望風平浪靜的。這許多急來抱佛脚似的勾當。算拋字灰最爲有效。當時船上拋下百餘觔字灰。雖不卽見風平浪靜。却驚動了潛伏海底的金鰲。金鰲正在運氣呼吸。修煉內部。忽見眼前起了尋丈文光。看文光直從水面冲射而下。仔細看去。原來是許多字灰。因爲字乃倉聖所造。功蓋造化。德侔天地。一變成灰。到了水中。仗着聖人餘德。尙能發出尋丈文光。金鰲見是字灰。知道航海的普通習慣。遇到風大浪高。危急之時。常將字灰拋下。求海神看在聖人面上。出而保護。如今的拋下字灰。也必是如此無疑。如此待我將字灰收了。出去搭救他們便了。金鰲想罷。一張口。將百餘觔字灰。吞將下去。字灰不是金丹仙藥。何必將他吞入肚中。那箇據說可以補煉心藏。增益智慧。臻進修煉功夫。有神祕功效的。且不去管他。金鰲吞了字灰。想箇方法。慢慢將脊背浮出。浮出水面不到其半。在船上人看了。忽見那邊海中有座

孤島半月形似的攔住去路。舵工水師見了大喜。忙把定舵。將船駛到鰲背之旁。一齊用錨用鈎。將船釘牢在鰲背之上。當時衆人都不知是金鰲之背。總當是座孤島。金鰲背上積土如阜。土上苔蕪海草。生得甚長。鱗甲魚翅。混合不見。直待颶風過去。風平浪低。衆人見危機已過。便看出方向。知道飄在東海大洋了。怕再有風來。急忙起錨拔鈎。扯起滿帆。察准方向。把定舵。如飛向西而駛。要回到溫州灣而來。剛離孤島不遠。忽見那座島漸漸低將下去。倏然隱去不見。衆人皆大驚奇。指着那邊道。怎的。方才給我們拋錨的那座孤島。會沉下水去了。有幾箇聰明的道。一定是海神水怪。現身救護我們。大家快拜謝罷。衆人都對他叩頭禮拜。帆船去後。金鰲潛入水底。仍度他苦修生活。今天柯珠懷了香餌珠。來到東海金鰲潛修之所。使劍光在空中飄定。略爲下降。將近水面。取出明珠。繫在釣絲上面。手持釣竿。向水中垂將下去。金鰲在水中。抬頭看見靈光萬道。當是又有船隻出事。想要浮上水面來救護。仔細看時。覺得不對。且又嗅到一陣香味。這陣香。冲鼻氤氳。極耐尋味。金鰲嗅得香味後。急使騰身上來。瞥見香餌珠在水中。條上條下的蕩

漾。這尾金鰲功德深厚。神通廣大。今天本要上那香餌的釣。給柯珠釣了去。雖不至將他害死。想補鍋匠對他必有一番用途。生命危險。且不去說他。一上釣鉤。便失却自由了。因爲他功德深厚。見了香餌珠。要想張口去吞。忽然一想。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魚爲餌誘。此珠來路奇突。怕其中有詐。待我到水面看去。想罷。便微露半頭。閃目看去。見得有一綸銀絲。直從空中垂下。銀絲盡頭。有一縷金光。盤旋飛舞。金鰲不知是劍客的劍光。當是妖物。便一張口。吐出幾道黑氣。直向劍光噴去。上面柯珠正在垂綸下釣。釣了多時。不見上鈎。忽見水面露出半座孤島。柯珠不知卽是金鰲。心想。莫非是海市蜃樓。爲何水面忽起孤島。柯珠不曾看出金鰲。金鰲倒看見金光了。知他來意不善。急吐黑氣噴他。那黑氣。要比胡參禪噴葉文燦的七煞氣厲害。柯珠正在疑惑那座孤島。忽見島前噴出幾道黑氣。對他噴來。知道不妙。要待避時。黑氣來勢驟急。忽的已沖入劍光陣中。柯珠嗅得黑氣。不覺頭暈。虧他機警。如飛翻身。沖上霄漢。仗着劍光。尙在空中。連打幾箇倒翻身。纔始鎮定。在他如飛上騰之時。一箇慌張。失落了釣竿和香餌珠。金鰲見金光上騰天空。

了。也不去管他。低下頭。見得香餌珠脫了絲。沉將下去。下面有許多水族鬼怪。見了香餌珠。認爲至寶。要來攫取。金鰲見了大怒。想我幾乎被他所害。虧我機警。先下手爲強。將他趕跑。掉下明珠。你們無功食祿。要想取珠。看你們有多大能耐。想着揚鬣豎翅。先對香餌珠撲去。輕輕一吸。吞入腹中去了。然後對水族鬼怪。大嘯一聲。海底翻瀾。洪濤四起。衆鬼怪知道他神通廣大。不是對手。四下竄散。金鰲見了。暗自好笑。笑他們敢來妄想明珠。金鰲得了珠。可果三千年飢腹。歡喜非凡。且不去管他。要表失珠逃走的柯珠了。他奉了師命。來此釣鰲。滿想一釣便得。那知鰲未釣得。珠倒失却。回去見了師父。不是要受責備。要想闖入水去。奪回明珠。所惜自己。不諳水性。不能不去。只得憑着劍光。把海底去搗亂一番。或者能把金鰲揮爲兩段。也可消了失珠之恨。柯珠想畢。正要揮劍下去。忽見西南角上。有三道銀光。追逐一道金光。向東北而去。他見了那道金光。劍光相引。好生眼熟。像是哥哥柯玉的劍光。怎的會在前逃走。給後面多人追趕呢。想着覺得不好。非追上去。去看個明白不可。遂撇了金鰲。掉金光直向西面追來。待要追上。三道銀光有兩

道似已覺得。突然停止追趕。來與柯珠對面。還有一道却照舊追去。兩道銀光。你道是誰。就是胡參禪與安大年。他兩人自得不到蛇珠。回到金頂觀。將上項事說與碗子辣聽了。碗子辣深致詫異。說道蛇珠既然另屬有人。何故邈邊公子會遣雷驚天到來。囑我派人去取呢。想邈邊公子道行比我深高。事先當然曉得。度此中必有緣故。待我查察一下。碗子辣想罷。在懷中取出那箇八面玲瓏的水晶球。又取出那面顯微鏡似的東西。對球上細細查看。碗子辣這箇球。在他到尋陽山。撮石人去的時候。曾經用過。此時是第二次發現了。他對小球細看多時。被他查出蛇珠被柯玉柯珠兩人取去了。且查出避雷珠。要被雷部攝去。香餌珠要被金鰲吞去。所賸者唯有一顆驅魔珠。在柯玉身邊。那柯玉救了雲嫺。回頭必到封龍山師父那裏復命繳珠。可在前面堵截。奪回驅魔珠。也不枉兩箇徒弟跋涉。波。碗子辣主見定後。即吩咐兩人。着到湖北宜都那邊等候。在某某時辰。有道金光過去。便是懷珠之人。兩人奉命拜別師父。縱劍光向湖北宜都而來。在未到宜都。見得前面有道銀光。橫掠過去。安大年向胡參禪道。那邊是什麼。胡參禪回道。

師父說過。懷珠的人是金光。這箇過去是銀光。諒來別有此人。在前經過。與我們無關。且莫去管他。安年大道。不是這樣說。管他是不是。我們追上前去。看個明白。倘然就是懷珠的人。當面錯過。那末到宜都候上一輩子。也候不着的了。胡參禪聽說。想也不錯。橫豎銀光現在前面掠過。追上前去一看。甚是便當。遂道那末追罷。便與安大年從後追來。銀光正向前進。聽得後面有聲。回頭來看。見得有兩道劍光隨後追來。他看了奇怪。急忙停住劍光。等候這裏過去。看箇明白。待安胡兩人追及看時。你道那道銀光是誰。就是邈邊公子的高足雷驚天。他自從奉了師命。到金頂觀。見過碗子辣。教他派人前去取珠之後。即便來到滿洲。見過攝政王多爾袞。教他操演兵馬。整頓軍旅。預備等箇機會。進兵中原。奪取大明天下。邈邊公子與多爾袞有舊。故遣雷驚天前去關照。雷驚天關照過多爾袞。遂即回頭面師復命。邈邊公子洞府在貴州苗嶺山上。從滿洲回頭。來到湖北相近。遇見安胡兩人。隨後追來。便停劍等候。看來者是誰。雷驚天在金頂觀中。與胡參禪已經會過面。與安大年不曾見過。胡參禪一到眼前。從劍光中閃目看去。認出便是到觀

中來關照師父。教我去取蛇珠的雷驚天。便叫道。雷大哥到那裏去。這邊雷驚天也看得明白。見得是金頂觀中椀道長的高足。彼此認是自己人。獨有安大年兩不相識。當由胡參禪引見說明了。正說間。忽見那邊飛來一道金光。欲知究竟。下回再敘。



第三十八回

劍客動貪曠空中截寶

療人施怪幻頸上飛頭

胡安兩人在天空中遇到了由滿洲回頭的雷驚天。方說了幾句話。突見那邊飛來一道金光。胡參禪眼快。叫聲安兄取珠的來了。說着兩人忙左右包抄過去。留雷驚天守住中路。在分開之時。關照他別放那金光過去。蛇珠就在他身上呢。雷驚天聽得不大詳細。但依着胡安兩人的話。在中路守定。胡安兩人包抄金光來。到切近。看金光中。裹定一人。肩上挑了副鍋擔。想好厲害。能在劍光中挑了擔走路。當時仗着人多。也不去忌憚他。直冲上前。攔住去路。那金光來者正是柯玉。他在湖北襄陽化口鎮口上。救了雲嫻秀回頭。要回蒙自封龍山向師父復命。不料未到中途。遇着了胡安雷三人。他正行間。見得眼前有三道銀光。兩道從左右包抄過來。一道前面堵截着。像是要同他爲難似的。他好奇了。我自會飛劍以來。在外面並無半箇冤家。今天眼前何故有狹路相逢的情形。實在希奇。待我上前看個明白。遂一催劍光。來到安胡兩人面前。閃目看去。是兩箇叫化。想更奇了。叫化

與我有何轆轤。欲待開口問時。胡安兩人先發言道。來者可是取得礮冢山蛇珠的人。可速將蛇珠留下。放你過去。否則休想。柯玉一聞此言。就可不必動問。兩人來意了。聽他們問起他礮冢山蛇珠。和要將珠留下給他們的話。不覺勃然大怒。想我與你們。素昧平生。又無仇怨。我取得蛇珠。關你們底事。要來狹路干涉。便回答道。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蛇珠不蛇珠。與你們無關。問我則甚。可快快讓路。否則休怪我無情。胡安兩人聽了。笑道。既然你知道蛇珠。我們看得不錯。那有放你過去之理。可快快送給我們。柯玉看兩人如此橫蠻不講理。不與理論。掉轉頭向西而走。胡安兩人那裏肯放。便穿到西邊截住。柯玉見他們又堵截住了。忙向東走。暫不回山。擬打算到東海會齊兄弟柯珠。雷驚天在中路見他望東而走。遂向東截定。柯玉見東邊也有箇人截住。便向東北溜轉過去。正在那時。柯珠剛從東海回頭。柯玉不會見得。他倒看見了。見得那邊一道金光。像是哥哥柯玉的劍光。想爲何在前面被三道銀光追逐。急忙跟踪過來。被胡安兩人見得。忙停住劍。前來相迎。雷驚天不會覺得。獨自追趕柯玉下去。柯玉越過河南山東。打算從滿洲經

朝鮮溜到東海去。回頭一看三道劍光。有兩道在後面停下。祇有一道追將下來。在兩道停留劍光之後。好似有一道金光在着。看金光像是兄弟柯珠的飛劍。講到柯玉柯珠的兩口劍。是在同一時間煉的。分爲雌雄兩劍。柯玉得雌。柯珠得雄。雌劍見了雄劍。也同雄劍見了雌劍。劍光相引。距離雖遠。也能認出。柯玉既見了金光。把膽一壯。不再溜向東北。回頭來看雷驚天。他與雷驚天不曾照過面。一見之下。見他不是叫化。乃是箇紅眉毛綠眼睛的大漢。想那裏來的醜漢。且賞他一劍。想着便揮劍對雷驚天剝去。雷驚天見了。連忙還劍相迎。兩人便不問情由。在空中大戰起來。這裏柯玉與雷驚天交鋒。那邊胡安兩人。也與柯珠搭上手了。因爲他一到胡安兩人面前。看是兩箇叫化。開口問他們何故截道。及前面所追的是何等樣人。胡安兩人並不瞞他。叫聲來者可聽明白。我們乃奉了師父之命。來此堵截取得磻家山蛇珠的人。前面被我們追的。便是取珠的。你是何人。師父是誰。打算何往。可詳細言明。放你過去。柯珠聽得。知道前面走的。果然是哥哥。想哥哥是往湖北救人去的。怎的會同這班人在混纏。你看他們仗多欺寡。不把我兩

人放在眼裏。如此且給些手段他看。想畢。更不同他們打話。喝聲。小子有何本領。敢作攔路賊。照劍早已揮劍剝將過去。胡安兩人見他動手了。想起那邊走的人。面目與他酷肖。施的劍也同一顏色。莫非兩人是昆仲。如此豈可放他過去。遂也還劍相迎。兩戰一箇。虧得柯珠劍法高妙。左右應付。綽有餘裕。這裏戰得難解難分。那邊雷驚天戰不過柯玉。敗了陣。雷驚天在動身之時。邈邊公子原本吩咐過。教他了畢事情。即便回轉山中。路遇一切。可別去管他。如今被胡安兩人拖入漩渦之內。與柯玉戰了陣。受了下風。丟了臉。想起師父臨行吩咐。更不敢逗留。想他們截他們的珠。關我底事。走罷。便撤回劍。對柯玉道。朋友。你我往時無怨。今日無仇。苦戰則甚。俺就算輸給你。不與你再戰下去。有事要走了。有緣分。隔幾時。再領教罷。雷驚天說着。已掉頭不顧。如飛而去。柯玉正戰得高興。看對方漸覺不支。方欲努力進展。想得上風。那知對方非常識趣。忽的撇了他走了。臨走之時。又說幾句很漂亮的話。看去倒是箇好人。大約被兩箇叫化誑了。來想奪珠的。那末且由他逃去。不去追他。且去結果兩箇叫化。遂一催劍向柯珠那邊來。這裏胡安兩人

戰不下柯珠。正希望雷驚天將柯玉戰敗。來帮他倆的忙。那知雷驚天會撇了柯玉。話也不回聲走了。兩人見了生氣。與柯珠拚命作戰。又見柯玉飛劍過來。加入陣中。一方面是兩箇師弟兄。一方面是兩箇親弟兄。作對兒廝殺。胡安兩人戰柯珠一箇。尚且勉強。何況來箇柯玉。更非敵手。纔戰不多時。胡安兩人都支持不下。撇了兩人。向左右逃開。依柯珠要去追趕。柯玉却喊住道。窮寇莫追。放他去罷。柯珠依了哥哥吩咐。便不追了。問哥哥何故與他爭將起來。柯玉道。我又不認識他們。我從湖北救了雲嫺秀。飛回山去復命。路上遇到了他們。攔住路。說要將磻家山蛇珠給他們。也不知他們如何會曉得我們取了珠。且曉得我在此處路過。攔路相截。這箇大約他們後面有主使的人。我見了他們。本想與他們動手。看他們人多。所謂好漢不吃眼前虧。預備溜到東海來會齊你。雙戰他們。免得失風丟臉。不料來到此處。你剛回來了。是巧不過的事。此事究竟是誰主使。回去見過師父。自會明白。我且問你。你往東海釣的金鰲。怎樣了。柯珠道。不要說起。不但金鰲沒釣得。連釣竿香餌。一齊失了。柯玉訝道。這是什麼話。你且說給我聽聽。柯珠便

將詳細情形說了遍。柯玉聽得說既如此。可快去見過師父。聽師父怎麼說。再定辦法。柯珠道。我也想去問過師父再說。如此趕快走罷。兩人說着。如飛向雲南蒙自封龍山而來。到得封龍山。見過補鍋匠。柯玉先稟過了。取得蛇珠。和搭救雲嫻秀的經過。然後再將中途遇到截珠的人說了遍。補鍋匠聽了點點頭。教柯珠說來。柯珠將釣金鰲經過情形。和至中途遇叫化與哥哥爲難等一切稟過了。補鍋匠聽了也點點頭。然後說道。你兩人且在一旁少站。待我查來。兄弟兩人向旁靜立恭聽。補鍋匠閉目入定。運靈光向各處查去。查了週。被他查出所以。先查那截珠之人。知道是安徽阜陽金頂觀中。腕子辣的兩箇徒弟。一箇叫胡參禪。一箇叫安大年所幹的。又查出邈邈公子曾叫雷驚天去知會腕子辣。論此事雖有前定。然而腕子辣不應該遣徒截珠。有傷道中和氣。本想立往金頂觀。與腕子辣理論。礙在邈邈公子面上。因爲自己與邈邈公子有數面之緣。理論起來。此事多少與邈邈公子有關。你想他不去知會腕子辣。腕子辣不會教胡安兩人去截珠的。咧。補鍋匠爲的邈邈公子面上。暫時忍住。又以兩箇徒弟本領高強。不曾丟臉。懷得

避魔珠回來。總算給自己掙氣的。但又曉得胡安兩人敗去不肯干休。必有重來尋事的一日。到那時我可不能放他們過去。就難爲了他。在邈邈公子面上也無關係。現在可暫時丟開。當時將詳細內容說給兩人聽了。又教柯玉將避魔珠取出。藏在補鍋匠自己身上。要防他們來竊取。柯玉便將珠交與師父。補鍋匠藏好後。對柯珠道。截珠的事。姑且勿論。要講那尾金鰲給你們聽。在當初我教柯珠去釣。却不曾算得那東西。道德高深。不易上釣。反丟了明珠。這便那處。但一時也無辦法。且待日後有機會再說。此時你們且退去。守住前後山洞。防碗子辣派人來竊取避魔珠。兩人領命退出去了。補鍋匠仍在洞中閉目養性。這裏事。且按下慢表。要講到那箇雷驚天。他因事不關己。回去復命要緊。便撇了柯玉。也不來與胡安兩人打話。望斜刺裏飛去。飛回貴州苗嶺。苗嶺山脈綿亘。起東落西。橫貫貴州全省。邈邈公子的洞府是坐落在霧籠山上。那貴州地處蠻荒。漢人與苗人雜居。苗有三十餘種。各稱各異。稱爲花苗、東苗、牯羊苗、青苗、白苗、谷蘭苗、大苗、紅苗、羅漢苗、黑獼獼、白獼獼、打牙犵狓、獐人、狗人等等。風俗異特。且又慄悍難馴。官法不

能治。賴土司刑威馴伏之。霧籠山下所處的苗族。稱爲宋家苗。宋家苗據說乃是戰國時代楚伐宋國。俘其民族。放之南徼。流入貴州。便爲苗民。雖爲苗民。而中州禮義。尙能習說。所以宋家苗中的人。淳厚可馴。常與漢人通商貿易。那邛邛公子本是宋家苗中一箇頭領。在霧籠山上遇了仙。得了道。便隱在山中潛心修煉。他有三箇徒弟。大的便是雷驚天。次的姓龍叫龍飛天。幼的姓水叫水盈地。這三箇人。雷龍兩箇是漢人。水盈地乃是獠人。獠人原來無姓無名。給邛邛公子收了來。起個姓名叫水盈地。那水盈地有箇異術。能夠飛頭。這種異術。起初本是天成。因爲他是獠子。頭原本會飛的。講到嶺南溪洞中。多匿獠人。常有飛頭之事。稱爲飛頭獠子。飛頭的習慣。頭將飛時。在前一日。頭頸上起條紅痕。匝頸一週。鮮紅奪目。如項見紅縷。到那時家中妻孥人等。知道他耍飛頭了。大家環守左右。不敢稍離。那人到了夜間。形狀如發患狂病。守到午夜。頭上兩耳。忽變成爲兩翼。頭卽脫頸飛去。頭去後。其人兀坐不倒。忌見貓犬等家畜。一見。則頭不能飛還。去時必飛往河畔水窪。尋覓蟲豸等物。吞食不計而返。頭返後。翼仍成耳。完好如初。腹亦飽矣。

飛頭之人。如做一場春夢。毫無痛苦。那水盈地是箇獠子。遇到飛頭的日。上頭飛去後。在河畔啖飽了魚蟲等物。將要飛回家去。遇到邈邈公子。雲遊天下。路過嶺南。見得那邊有箇東西。飛將過去。看去是箇頭。却生了兩翼。當初邈邈公子不會知道。有飛頭獠子的事。想頭如何會飛。且有兩翼。這是什麼飛禽。待我捉住他。看箇究竟。想畢。伸手一招。喊聲來。頭便飛落在邈邈公子手中。他仔細端詳一番。看那顆頭。是剛從人身飛脫的。想又奇了。如何兩耳會變成兩翼呢。他不詳底細。急忙運靈光算來。知道是飛頭獠子的頭。便袖了頭。來到那箇獠子家中。這時家中愁頭去已久。如何還不飛回。忽見進來箇生人。飛頭之時。雖忌貓犬等家畜。生人也忌的。見進來的是生人。便一齊起來。要同他爲難。邈邈公子將手一指。衆獠子都木立不能動彈。到那時邈邈公子操着獠話對他們說話。說道。我非歹人。乃是送頭給你們的。說着。在袖中取出頭來。將頭放在獠子頭上。還了原。獠子起來後。對他所說。早已聽得。知道他是箇異人。便跪下地。要求他收爲徒弟。邈邈公子看他雖是獠人。與衆不同。再一算與自己也有夙緣。便答應了他。收爲弟子。起名。

叫水盈地。教他煉了口劍。學了許多異術。水盈地在他座下潛心修煉。也有百數十年了。他們三箇師兄弟。分爲兩派。雷驚天與水盈地一派。龍飛天是自成一派。雷龍兩人的根底。不大詳細。從略不表。要講那雷驚天逃回苗嶺後。見過師父。報告到金頂觀和滿洲去的經過。對於中途遇到的胡安兩人截珠的事。抹下不談。邇邊公子早已知道。見他不說。便說道。你在中途所幹何事。雷驚天聽師父問及了。知道不能隱瞞。便據實說了。邇邊公子道。你這人好沒來由。我遣你出外。臨行之時。曾經對你說過。教你幹完事。急便回來。對取珠之事。我早知有人捷足先得。因爲他們與太上凌雲觀下的葉文燦有段夙仇。應得教胡參禪去了。却後來腕子辣教胡安兩人去奪珠。這回事。是腕子辣算錯的。你還會去捲入漩渦之內。要曉得那兩箇取珠的人。劍術既比你高明。他的師父與我又有的緣。是箇故人。此番被他知道。要是你不是我的徒弟。他一定要來找你。到那時。弄得不好開交。如何是好。雷驚天被師父抱怨得不敢抬頭。邇邊公子看了說道。你且退去罷。往後出外幹事。不經我吩咐。休得染指。雷驚天啞啞連聲而退。邇邊公子那邊的

事。算暫告段落。下文再提。要說到胡參禪與安大年兩人了。他倆戰不過柯氏兄弟。向左右分開逃走。逃得遠遠地。不見他們來追。纔招聚集攏來。胡參禪道。今天出來。如此丟臉。怎樣的。可去回見師父。安大年道。那也沒法想的。這事還得怪師父。我們不曉得他們的本事高強。師父總可曉得。怎的事前不關照。教我們去丟臉。應得回去向師父講話。胡參禪聽說。想這話倒也不錯。還是回去見師父。問師父作何辦理。便道。師兄所說倒有理。如此回去見師父請命罷。安大年答應着。遂一仝起劍。向安徽金頂觀而來。欲知究竟。下回再叙。



第三十九回

陷神京自成稱帝

借外援三桂勤王

胡安兩人打了敗仗。回到觀中。見過師父。稟報過去事情。腕子辣聽得氣往上湧。在他當時雖經查出取珠的必過湖北宜都。着派徒弟在那邊等候截取。但不曾查明。取珠的師父是誰。本領怎樣。此時聽說如此厲害。重復拿出晶球。細細查看。查得取珠的師父。是封龍山上的補鍋匠。他早聽得邈邈公子提及過。說道封龍山上有箇補鍋匠。很了得。如此待我去見過邈邈公子。問他如何對付那廝。以雪今日之恥。腕子辣想畢。教胡安兩人看守觀中。自己借土遁直向貴州苗嶺而來。到得那裏。邈邈公子接着。彼此叙過寒暄。腕子辣就談起補鍋匠的徒弟恃強欺人的話。要教邈邈公子想箇對付方法。爭回面子。邈邈公子聽了。笑道。這件事情。論私交。我與你有八拜之情。凡事當然帮你的忙。論公理。他教徒弟取了珠。所謂捷足先得。你却派人去堵截。是你錯的。從公私兩方說來。那補鍋匠要是沒有我夾雜在中央。怕他要來找你們呢。他來找你們。你們原也不見得懼怕他。但是是

非難逃公論。鬧到後來。總要請出衆道朋友來細解。到那時評論緣由。都要批駁。你不好。依我主見。有事不如無事。珠既給他取去了。你也派人去截過。截不得。是截的人本領不高。他不來找你。你也媽虎些算了。何必動氣着惱。損壞自己道行。腕子辣聽了。邈邊公子一大段話。心中忿忿不平。但邈邊公子的道行比他深。自己常要請教他。對他所說。也不能十分不聽。只得唯唯點頭。暫自作罷。兩人又閒談了回。腕子辣有事在心。不願久坐。告辭走了。臨走之時。對邈邊公子道。金絲葫蘆。再借用幾天。當即送上。邈邊公子道。好的。好的。遂相將作別。腕子辣回到觀中。對徒弟道。邈邊公子有庇護他們意思。想取珠之事。原是他來關照的。如今你們給人家欺侮了。教他想箇對付方法。爭回面子。這箇並不是我自己辦不了。因爲他認識補鍋匠的。想少結一箇冤家。或者教他對我們道箇歉。也就完了。那知據他意思。說道補鍋匠不來找我們。還是我們運氣呢。你想欺人不欺人。我現在想上封龍山。直向補鍋匠取珠。給我便罷。否則要與他比箇高低。胡參禪聽了。稟道。師父說要親上封龍山。依弟子主意。還是從緩。因爲師父此去。勝了固好不

勝給邈邊公子知道。不是要見笑麼。還是讓我們兩人前去。不用強奪。只用智取。趁箇機會。乘其不備。把珠盜了來。到那時落在我們手中。不怕他們了。椀子辣聽胡參禪所說。倒也不錯。便道。如此你們前去。須要小心纔是。胡參禪道。那是無勞。師父記念。弟子等當然曉得。說着遂別了椀子辣。與安大年兩人。往封龍山盜珠去了。椀子辣聽從胡參禪所說。由他們前往盜珠。兩人此去。能否將珠盜來。此時尚在不可知。容待後文交待。要說到久無消息的葉文燦了。他自從得了羅公遠搭救。在興安嶺苦自用功。對所守庚申。已被他守住五次。照理要守七次。尚有兩次。給惡夢沖破了。未得圓滿結果。且也不能再守。這箇原因。容待說明。在他守到第六次庚申上。記得在過去五次中。第一次。曾兩遇惡叫化噴氣。尙能勉強過去。第二次。至五次。這四次裏。要比第一次着惱和害怕。總算也給他支持過的。到了第六次。那晚他照舊坐起。到得午夜。忽見外面進來箇舌長三尺。披髮散髻。滿面流血的吊死鬼。一縱一跳。來到葉文燦面前。噓噓呼嘯幾聲。舉起枯骨似的手。手中拿着條巨繩。向葉文燦項上套來。葉文燦膽雖不小。生平祇聽得有吊死鬼這

回事可沒親眼見過。今日不但眼見且拿着繩子要來勒死他了。他想這還了得一急一嚇。會脫口叫了聲。哎。講到守庚申。上乘的無論什麼來。不爲所動。下乘的見了不准叫喊。一叫喊就守不成了。葉文燦在過去五次中。雖十分害怕。並未叫喊過。此次他一叫喊。忽的一來。這箇吊死鬼就沒了。接着見得眼前有兩箇青衣童兒。對他拱拱手。笑了笑走了。葉文燦看了不懂。然而也知道方才不應叫喊。要想再坐守。儘你坐。怪異的事情。一件也不見了。只博得滿腹心事。胡思亂想。連坐也坐不定了。寫到此處。要說明出去的兩箇青衣童兒。這童兒是何等樣人。乃是羅公遠暗下派定監視葉文燦的。經他一叫喊。青衣童兒便走了。去報告羅公遠去了。葉文燦看坐不定。也就不守了。竟天在洞中學習羅公遠所教道術。光陰匆匆。羅公遠臨去之時。曾經言過。多則兩年。少則一年。就可回頭。如今算來。自他去後。桃花開過兩次。知道有兩年了。但不見羅公遠回山。要想到太上凌雲觀一走。羅公遠不在。又不敢擅自離開。也不知大明天下如今鬧得怎麼樣了。想着心中煩悶。步出洞府。向興安嶺上閑眺遊玩。守衛洞外的獅太保。見了。上前對葉文

燦道。葉公子主人一去兩年了。還不見回頭。我非常記念他。不知公子記念否。葉文燦聽說答道。那得不記念。可惜不曉得他走在那裏。要是曉得。立刻就去見他。獅太保道。是呀。我也這般想。請問公子。此時走到那裏去。葉文燦道。我因坐在洞中納悶。想到山上各處遊玩一番。獅太保道。那箇很好。我同公子一淘去。興安嶺上我住了多年。熟悉各處風景。待我指點你看。葉文燦喜道。有你來作鄉導。那是再好沒有。便全了獅太保。向右面山頭而走。走得離開洞府。約莫兩里之遠。遊過不少山景。葉文燦看離開洞府遠了。恐怕羅仙長回來。便止住步。打算回去。忽聽得金鼓喧天。銃炮齊鳴。聽了。忙四下尋看。見得那邊遠遠地。有千軍萬馬。一隊隊越過西興安嶺而去。葉文燦見了。問獅太保道。這是何處軍馬啊。你可曉得。獅太保聽了。圓睜環眼。向那邊看去。見得兵士們頭裹青布。上披闊鑲衣褂。將軍們頭戴纓帽。後垂羽翎。看罷。對葉文燦道。那邊軍馬。像是滿洲的旗兵。不知開到什麼地方去。正說間。忽聽後邊有人。口唱道歌。一步一唱。走將過來。葉文燦回頭看去。却被一座山崖隔絕着。唱的人。原來在山崖後面。要想上崖去看。是何等樣人。一

看崖那邊有條路。可灣到這裏來的。想這崖後的人。必須經此。便立着先聽他唱歌。聽他唱道。

山迴峯轉起層崖。雲散林空見霧霾。想望道心貫日月。偏遇魔障重重來。這叫做。六根未淨。三尸未滅。空勞苦打算。

葉文燦靜聽歌聲。知道不是等閒之人。必是箇修道之輩。要待他轉出崖來。看個明白。那知崖後來者唱完了歌。動靜全無。却不見有人過來。葉文燦大奇。獅太保也覺奇怪。對葉文燦說。崖後唱歌的人。聲音很熟。爲何祇聽他唱。而不見他走過來。待我過去看他。說着轉身使走。葉文燦也隨後跟來。獅太保走得快。早轉過崖去。葉文燦在後。忽聽獅太保在那邊喊道。葉公子快來呀。主人在這裏呀。葉文燦聽了。吃了驚。急忙轉過崖去。已見得獅太保伏在地上。對崖石上坐的羅公遠在叩頭了。原來這箇唱歌來的就是羅公遠。所以獅太保在說。聲音很熟。葉文燦與他相處的日期少。故而一時聽不出。此時見是羅仙師到來。忙不迭跪下叩頭。羅公遠遨遊四海回頭。知道他們在這裏遊玩。便在崖後唱歌。警覺他們。當時葉文

燦與獅太保見過禮。羅公遠教都起來。一旁站定。裝着不知。佯問他們不在洞府。來此則甚。葉文燦也不相瞞。實說了。坐在洞中不耐煩。到外面來散悶。羅公遠聽了。笑道。修道之人。有什麼耐煩不耐煩。要曉得修道的事情。原本是沉悶的。你坐庚申的結果不好。我早已知道。在你第六次守坐之時。可曾見得有兩箇青衣童兒。對你拱手含笑而去麼。這兩箇童兒。就是我派他們。在你身邊監視守坐的。看你犯了規。不可再守坐。便離了你。來我面前稟告。你守庚申。雖未成功。所學的道術。我曉得你很有進步。如今你與此地夙緣已滿。可回歸中原去了。却未竟的事業。你看那邊金鼓喧天。旗旛招展。這一隊隊軍馬。乃是滿洲韃奴的兵。他們此番調兵進山海關去。想去奪取大明天下。想大明氣數已盡。韃子應得入主中原。這也是天數前定。無可挽回。你回歸中原後。就在暗中保護。在劫不在數。可以逃得性命的忠臣孝子。節婦賢夫。不必去與韃子爲難。話已說完。好好進關去罷。葉文燦聽得羅公遠教他進關。一團高興。連忙上前拜別了。再與獅太保作別。獅太保要送他一程。葉文燦不讓他送。也就不來勉強。拱手送別。葉文燦此時會了縮地。

法和隱身法等。便不飛劍。要在大地。上玩賞游行。便隱着身。借着縮地法。離了興安嶺。向山海關而來。在途與韃子兵相遇。他看見他們。韃子都不看見。葉文燦看他們打扮。腦後拖根羽翎。像條鳥尾。袖上成箇蹄形。像是馬蹄。俗話道。披毛帶角。這種不類不倫的打扮。有些相像。想這樣的人。讓他去入主中原。要是我們漢人。依照他的制度。改換服裝。打扮成功。這箇模樣。還成人樣麼。想着打算衝上前去。阻住他們去路。回想羅仙師臨行說過。有天意前定。不可干涉。諒必我們漢人不肖。造了許多孽。累年被盜賊任情殺戮。算不夠末了。還教韃子來主宰我們。這是從那裏說起。葉文燦左思右想。緩緩看着軍馬而走。不料有箇統帶。因爲坐下馬。發起野性。嘶蹶起來。一時勒他不住。向左右裏亂闖。剛闖到葉文燦面前。他正愁有氣無處出。見馬到跟前。不覺怒起。飛起左腿。對馬下腹很命踢了腿。此時葉文燦。不比從前。力不勝鷄。這一腿去。着實有些分量。馬着痛。犇騰起來。把那統帶掀下馬去。跌得箇鼻青臉腫。起來後。不知有人暗中作祟。總怪馬發野性。舉起馬鞭。一陣亂打。大軍正行之間。被他一鬧。前隊一停。後隊湧塞上來。一時鬧得雜亂無

章如此鬧了好久。纔始整齊。照舊進行。那箇統帶是原本白面龐。此時上馬後。變成箇青面紅腫的醜漢了。葉文燦在旁看了好笑。如此一路在暗中與韃子兵爲難。有時過去把他們刀奪了來。舞了回。向空拋去。兵士們正走着。忽覺手中刀。被人奪去。但又不見人。再看時。刀在空處自由舞動。舞了回。飛起天空。墮下來。不讓開。要被他們戳死。大家想奇了。刀如何會作怪。拾來看時。又無變化。這樣的奪刀。奪槍。與他們一班鬧着。鬧得全軍着了慌。報與領兵的知道。領兵不信。親上軍中來觀看。葉文燦看那邊來箇人。大紅頂子。三眼花翎。黃緞馬褂。手捧令箭。甚是威武。你道那人是誰。乃是攝政王多爾袞。那時多爾袞因爲上次得到雷驚天的通知。便在庫倫一帶練兵。如今奉了滿廷檄調。教他領兵進關。奪取大明天下。滿廷所以教多爾袞進兵。原來是有箇機會可乘。說到這箇機會。先要講明現在大明朝中的情形。講到大明朝在葉文燦墮水的那年。是崇禎十年。這時天下祇覺遍地是賊。還沒有傾覆宗社的現象。待葉文燦在南山二爺處煉了五年劍。那時李自成張獻忠兩箇大亂賊。累陷名城。猖狂到不可名狀了。此事在上兩集中曾經表

過待葉文燦在興安嶺上住了兩年。算是崇禎十七年了。那時李自成兵陷京師。崇禎帝自縊煤山。李自成僭號稱帝。在京師未陷之前。崇禎帝曾檄調遼東總兵吳三桂入關往援。吳三桂的軍馬人多行緩。他在十七年三月十六日才進關的。二十日抵豐潤。就得到探子報告。說道京師已陷。皇上自縊。吳三桂聞言大驚。遂不敢前進。頓兵山海關。想孤掌難鳴。到滿洲求取救兵。滿廷見有機可乘。允了吳三桂所請。着多爾袞領兵入關。多爾袞乃是滿帝的叔父。封爲攝政王。爲人好殺好淫。清朝有皇太后下嫁攝政王的回事。是以嫂作妻。就是那廝幹的。韃子進兵的機會。和大明朝中此時的情形。大略既經敘過。要回講到今天多爾袞聞得軍隊中。時有奪刀拋槍的怪事。想奇了。我大清軍馬。自我兄長太祖皇帝發揚進取以來。併吞哈達、葉赫、馬拉、諸部落。扈倫國之四部。悉歸我邦所有。大清軍馬似奉天命。旗旛到處。敵氛消斂。何況在行軍之間。敢有怪異。沿途作祟麼。待我看來。便拍馬到隊前。葉文燦不知道他是多爾袞。看他神氣。必是滿奴中領兵的大將。待我來戲他一回。欲知究竟。下回再敘。

第四十回

雙上香親王搗鬼

連珠箭賊將喪師

葉文燦要戲弄多爾袞一回。待他馬到面前。一躍身上。上了多爾袞馬後。用兩箇指頭。撮住他珊瑚紅頂子。一抬手。要是纓帽下沒有絲絛結在顛邊。這頂纓帽。早給葉文燦拋掉了。然而帽雖未拋掉。被他一挈。挈得顛邊發痛。覺得不對。連忙舉手捧住纓帽。心中暗暗吃驚。想不對啊。似乎有人在挈我纓帽啊。當時仰面亂看。不見半點動靜。那知捉弄他的人。就在馬鞍後呢。葉文燦想想好笑。等他回頭之時。拍的一聲。摑了他一下耳光。摑得多爾袞火星直冒。想有生以來。並未給人批過頰。今天究竟是什麼東西在作怪。忙拔出佩刀。攔頭亂舞。葉文燦見他拔刀。翻身下了馬後。在地下看着。見他發狂似的亂舞一回。舞得衆兵士目瞪口呆。三三兩兩停住了進行。在交頭接耳紛紛議論。說道不對啊。那箇怪異在捉弄攝政王了。一衆親兵和將官。都犇來請問根由。多爾袞對他們說道。有怪有怪。可速備豬羊狗血沖洒。衆親兵奉命。碌亂地去措辦了。須臾羊狗等血。都已端來。多爾袞教准

備在馬後。聽他號令。教向什麼方向冲洒。立時洒去。不得有誤。衆親兵領命。眈眈而視的。等候號令。多爾袞見此時無甚怪異。但不敢將刀入鞘。一手擎了刀。一手握着令箭。傳令進兵。葉文燦看得手舞足蹈。跟定他們前進。多爾袞在路上提心吊膽的防著。葉文燦本想再去戲弄他。看他預備了污血。怕有損道術。便不再上前。但一路跟定。走了幾天。來到山海關外。天時將晚。見關上吳三桂戎裝來迎。見過多爾袞。請他進關安歇。看多爾袞倨傲不堪。對吳三桂十分輕視。葉文燦老在左右看着。代他不平。當時多爾袞隨吳三桂進了關。一衆旗兵在關外扎營。同多爾袞進關的。有數十位戰將。和兩百多箇親兵。葉文燦在多爾袞馬旁走着。誰都不知道。進了關。到衙中落坐。傾談多時。多爾袞所說的。無非是探問關內情形。好作進取準備。吳三桂所說的多。是些求他匡助。掃蕩賊寇。詞卑禮恭。多爾袞談笑自若。意氣揚揚。葉文燦看夠多時。委實看不下去。便暗地裏。在壁角上。捉個大螞蟻。放在他領襟之內。那螞蟻便慢慢爬到背上去。了。癢得多爾袞坐不定身。且正搭足架子。與吳三桂說話之時。左右又站了許多將官。又不好抓背揉身。作出不

